



337
357



目次

一	新舊合璧的婚禮	一
二	洞房花燭夜	七
三	風流象婦	一四
四	愛的飢渴	二一
五	兩顆櫻桃	二八
六	養了一個女兒	三六
七	寂寞的一月	四四
八	少奶奶生活	五一
九	我的丈夫	五八
一〇	小學教員	六四
一一	歸葬	七二
一二	脫籠的鳥	八〇

一三	奉到上海.....	八九
一四	小家庭的咒詛.....	九六
一五	開始投稿.....	一〇四
一六	小心眼兒.....	一一二
一七	產房驚變.....	一二一
一八	逃難記.....	一二八
一九	避居鄉下.....	一三六
二〇	丈夫的職業.....	一四四
二一	父女之愛.....	一五一
二二	骨肉重叙.....	一五九
二三	愛的侵略者.....	一六六
二四	都是為了孩子.....	一七四
	後記.....	一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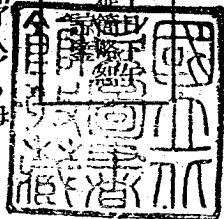
一 新舊合璧的婚禮

徐正甫 爲 蘇俞淑宜 爲
長男崇賢 長女懷青 結婚啟事

謹啓於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三時在青年會舉行結婚典禮
不束邀特此敬告諸親友好護希

雙十節的早晨，當我們的結婚廣告刊出時，天還沒大亮，房間裏却早已黑壓壓地擠滿了人了。母親昨夜是同一床睡的，那是N城的規矩，說是在遠嫁的前夕，娘該伴着女兒睡，好在夜裏細細地做媳婦的道理。可是母親沒有教我，她上床的時候，我早已睡熟；第二天還不到五更時分，她便匆匆起身，料理雜事去了。其後祇進來過一次，叫我先在床上吃些點心，吃好了仍舊睡下，千萬別起身，在花轎沒有進門以前。

坐花轎是我鄉女兒的特權，據說從前宋康王泥馬渡江以後，就逃到我鄉某處地方，金兀朮追了過來，康王急了，向路旁的一個姑娘求救。那個姑娘便叫他躲起來，自己却誑兀朮說康王已逃向前方去了，因此救了康王一命。後來康王即位，便是高宗，想報此恩，可是我不到這位救他的姑娘，於是便降旨說凡N府姑娘出嫁，均得乘坐花轎。這花轎據說乃是仿御轎形式而造，周圍雕着許多鳳凰，轎前一排彩燈，花花綠綠，十分好看。按照一直傳下來的規矩，只有處女出嫁，才可坐花轎，寡婦再離便祇可坐彩轎（在普通轎子上繫些彩，叫做彩轎），不許再坐花轎。若有姑娘嫁前不貞，在出嫁時冒充



處女而坐了花轎，據說轎神便要降災，到停轎時那位姑娘便氣絕身死了。

母親當然相信我是處女，因此堅持要我坐花轎，不可放棄這項難得的特權。我覺得坐了花轎上青年會去行文明結婚禮，實在有些不倫不類，但一則因為羞答答的難於啓齒，二則恐怕母親疑心我有他故，以爲我在怕轎神降災而不敢坐了，所以結果還是由她們主張去，坐花轎就坐花轎吧。

花轎是由男宅僱定，抬到我家來迎親的，進門的時候已經晌午了，我正在床上着急，因爲整個上午沒有起來，大小便急得要命。好容易聽得外面人聲鼎沸，房間裏的人也騷動起來了，孩子們哭呀哭：「媽呀！花花轎子來啦！我要去，囡囡要去呀呀！」我知道花轎到了，心中恰如遇到救星，巴不得她們都一齊出去，好讓我下床撒了尿再說。不料她們却不動身，只在窗口張望，一面吆喝着孩子不許頂頭迎上去，說是沖了轎神可不是玩的。她們喊：「囡囡，不許上去，快回來呀，新娘子還在床上滾起來哩，快來看新娘子打扮呀！」真糟糕！他們還不肯放我自由哩。那時我的小便可真連拚命也自忍不住了，然而却又不能下床，給人家笑話說：花轎一到新娘子便猴急起來自己竄下床了，那還了得嗎？我急得流下淚來。淚珠滾到枕上，滲入木棉做的枕蕊裏，立刻便給吸收乾了，我忽然得了個下流主意，於是輕輕的翻過身來，跪在床上，扯開枕套，偷偷地小便起來。小便後把濕枕頭推過一旁，自己重又睡下，用力伸個懶腰，真有說不出的快活。不一會，吹打手在房門口「催妝」了，我拿被蒙住了頭，任他們一週，二週，三遍的催去，照例不作理會，正想朦朧入睡時，伴娘却來推醒我了。

其後，便有兩個伴娘來替我化妝，我的五姑母坐在旁邊指點，房間裏滿是看客，我生平從不會當着人塗脂抹粉，心裏覺得怪不好意思。可是五姑母却得意洋洋，巴不得多些人來欣賞才好，因爲我這天的新娘裝束完全是她出的主意，母親一向信任她，當然不會不同意。她說時下的禮服雖然都用白色

，但是她看着嫌白色不吉利，主張一定要改用淡紅綢緞，上面繡紅花兒。紗罩也是淡紅色的，看起來有些軟綿綿惹人陶醉。手中捧的花是絹製，也是淡紅色，這是我五姑母頂得意的傑作，她說鮮花易謝，謝了便不吉利，不如由她用人工來製造一束，既美麗，又耐久。她真替我設想得周到，處處是吉利第一，好看第二，頭上的花環也用粉紅色，脚上却是大紅緞鞋，繡着鴛鴦，據說這雙鞋子因與公婆有關，因此不能更動顏色。我的身材既矮且小，按理一雙高跟皮鞋是少不來的，「但是，」我的五姑母說：「你年青不明白道理，這雙紅緞鞋子却大有講究，你穿着牠上轎，換下來便妥爲保存，將來等到你公婆百年之後，你要把它拿出來縫上孝布，留出鞋跟頭一闊條紅的，那便是照你公婆們上天堂的紅燈，假使你今天穿了皮鞋，將來又怎能縫上孝布去呢？不是害你公婆祇好黑暗中摸索着上天堂了嗎？」

「我想好在禮服是長裙曳地，穿什麼鞋子都看不見，紅緞便是紅緞的吧。」

打扮完畢，外面奏起樂來，弟弟便來抱我上轎了。據說那時我應該嗚嗚的哭，表示不願上轎，由弟弟把我硬抱進去。可是我沒有這樣做，因爲那太冤枉了弟弟，他事實上並不會強迫我上轎嫁出去，那是真的。然而他還得循俗抱我，累得額上青筋暴漲，好容易喘着把我抱到了轎前，我趕緊下來，走進轎子。那時祇聽得客人們都譁笑起來，據說爲的是我不該自己進轎。還該由他把我推了進去，才算合理。可是我既已進去了，再出來也不好意思，祇得索性一屁股坐定，垂頭閉目裝新娘樣子。說起這坐轎的規矩來，母親倒是教我過的，她說坐定後便絕不能動，動一動便須改嫁一次。我不敢動，直到後來伴娘把一隻滾燙的銅爐放在我脚下了，灼得我小腿都快焦掉，不禁左挪右挪的，那屁股不知顛動了多少次。至於我將來是否便會再嫁三嫁而至於多次嫁呢，那是有待事實證明的了。

於是四個轎夫上來關好轎門，放好轎頂，花轎裏便幾乎全是漆黑的了，悶氣煞人。脚下的銅爐二

陣陣瀰漫出熱氣來，逼得人昏沉沉地，我生怕窒息了，移時反冤枉落個不貞的罪名。我孤另另地悶坐在轎中，與我作伴的，據說還有個轎神，她是吊死鬼，因不服黑鬮搶親而吊死在轎中的，後來皇帝封了她，叫她專門考察這轎中新娘的貞節與否。她這時正高踞在我的頭上，若是發現我稍有不貞之處，便會馬上把我處死。我雖然自信決沒有處死的罪名，可是總也有些害怕她散髮吐舌的吊死鬼樣子，因此閉了眼睛抵死不敢向上觀看。轎中文熱又悶又黑暗，冥冥中還伴着個可怕的轎神，我奇怪康王當時爲什麼要以怨報德，把撈什子花轎賜坐給我鄉女人？我想，這樣看來，怪不得後來他會害死精忠報國的岳武穆呢，原來真是個昏君！真是個昏君！

正憤憤間，花轎在青年會禮堂外停下了。接着又是一陣騷動，彷彿所有的人都圍了上來，於是有人吆喝着讓路，轎門開了，眼前光亮起來，一個漂亮的小姑娘站在我面前，把我的裙子扯了一下，我知道那叫做「出轎」，我便可以走出來了。祇是我剛才在上轎時會給人家訕笑過一次，還怕這次太急了又要惹人笑話，因此仍舊端坐在裏面不敢自己下來。於是小姑娘退出去了；一個臉孔蒼白，嘴唇塗得紅菱般的少婦探首進來打量我一下，回頭悄聲對旁人說：「這個新娘子是N城人打扮，嚙沒上海派頭。」我聽得怪刺耳，不禁心裏動起氣來。

慢慢地，慢慢地，隨着音樂的拍子，一步一挨，我挨到了禮堂中間站定了，頂使我奇怪的是，前面沒有一個興奮地，帶羞地等候着我的新郎，倒反而是我站定了在等候着他，讓衆人品頭評足的說個高興。後來客人中居然也有人查問新郎究竟躲到那兒去了，我這才知道我的新郎原來不按照新式規矩先我而入席，却是遵循從前舊式結婚的習俗，預先躲藏好了，表示不願拜堂，要人家把他拽着了硬拖出來，這才無可奈何地勉強成禮。這規矩雖不是他自己首創，但不知怎的，我對於這點竟是感到非常

不快。等了許久許久，我的新郎總算在眾人拍手聲中趑趄着出來了，在我的右旁站定，便露得一個女人聲音在悄聲噴着他：「跟你講過多躲一回，怎麼這時就跑出來？」我不禁偷眼向右面脚下望過去，祇見貼近新郎腳旁的是一雙銀色高跟皮鞋，銀色長旗袍下擺，再望上去，越過銀色的雙峯，在尖尖的下巴上面，玲瓏地，端正地，安放着一隻怪嬌艷的紅菱似的嘴巴，上唇微微翕動着，露出兩三粒玉塊般的門齒。我不敢再往上看，因為我怕接觸她的眼光。

婚禮在進行了，新郎新娘相對立，三鞠躬，我微微戰慄着，生怕失儀。許多來賓都不按座位，紛紛圍上來，主婚人，介紹人都給擠到旁邊去了，霸佔在女方主婚人席上的是個粗黃頭髮，高顴骨，歪頭頸的姑娘，她正咧開嘴向新郎笑，一面喊着哥哥，一面扮着鬼臉，顯得她的尊容更加醜陋了，我不禁暗暗打個噁心，低下頭去不再觀看。

婚禮完了，我們都在結婚證書上蓋了章。證婚人，介紹人，統統都在上面蓋過了章，崇賢與我便是一百年偕老的夫與妻了。他那時才二十歲，我才十八歲，假如我們都有六十歲壽命的話，便足足要做上四十年夫妻。

行禮畢，伴娘領着我退了出去，在一個耳房中換過妝，重又進入禮堂裏來。這次賢已先我而在，他也換了長袍馬褂，僕役鋪好紅氈，我們便站在上面向長輩族人及親戚們行獻茶見面禮了。先是翁姑，繼而伯公伯婆，叔公叔婆，而至於舅公舅婆，姨丈公姨婆，姑丈公姑婆等等，一對對，一雙雙，挨了下去，有幾個身子守寡的婆字輩女人都推三阻四的不肯上來，說是不祥之身，叫新人免禮了吧，後經新郎一請再請，始噙淚接過盤中的茶去。

長輩見過，見平輩了，那個歪頭頸的姑娘原來便是我的小妹，我不禁偷望了賢一眼，拚命忍住發

笑，賢不會看我，但他似乎也感到這點，臉上諷諷的有些不好意思。那個姑娘却狠狠地釘了我一眼，她的眼珠凸了出來，眼圈上雖塗着青灰的顏色，却掩飾不住她的紅眼臉的毛病。她真是一個醜丫頭，我想。

後來，賢在招呼那個銀色衣裳的少婦上來見禮了，她不勝幽怨地瞪了他一眼，輕輕噴他道：「你倒好，也來搭我尋開心。」說着，撮起他紅菱似的嘴巴裝出生氣樣子，但是賢一笑，她也馬上笑了。賢扭轉頭來半像對我講，半像對自己講似的說聲：「算了吧！」接着就請別人上來同我們見禮了。

他家的親族真多，見禮畢，天已全黑了。於是大部分人都到他家去喝喜酒，只剩少數愛吃西菜的男客，留在青年會自管自吃大菜。回家去的時候，我同賢分坐了兩頂官轎，他在前面，我在後面，一路如飛的擡到本宅。本宅裏外照樣也是掛燈結綵，吹吹打打，熱鬧非凡。前進大廳中陳列着我的嫁妝，花花綠綠，在供女客們批評指摘。她們指摘我五姑母送我的頂講究的綉花枕套，指摘我母親煞費心計給購來的各種擺設，嫉妬冷笑的語句不時投進我的耳中來，我恨不得馬上跑過去擰她們的嘴，大聲地告訴她們說：「那些東西都是我的！不是你們的！叫你們來批評啥屁話？」可是我究竟是個有教養的女兒，我不敢這麼做，看看她們愈來愈胆大，索性批評到我的面貌來了，尤其是那個銀色衣裳的少婦，揀着我走過時偏要悄聲對那個歪頭頸的小姑說道：「新娘子面孔雖還不難看，不過身材太矮啦不好，同你哥哥一些勿相配。」她是個苗條身子，在笑我生得矮小，哼！

我賭氣再不要去與她們，我只想休息。半天的站立，鞠躬，跪拜，把我的腳腿都弄酸了，半新不舊的婚禮真累死人。我的房間在那裏？我的新郎又在那裏呢？

二 洞房花燭夜

前廳，中廳，以及後面正廳裏的汽油燈照得雪雪亮，喜筵已經擺好了，衆賓客紛紛入座，秩序很凌亂。新娘坐筵在正廳上首，兩張八仙桌併在一起，周圍圍着大紅緞鑲錦花的桌裙，水鑽釘得滿天星似的，雖在強度的燈光下，也能够閃閃發出光亮來。我換了套大紅緞花衫裙——那是舊式結婚的新娘禮服——頭上戴着珠冠，端然而南而坐。在我的面前擺着一副杯筷，四隻高脚玻璃盆，盆內盛着水果，一字排在前。較遠的一張八仙桌上，整齊地放着珠五牲，燦爛奪目。桌前落地放着對大鑲臺，鑲着福祿壽三星像，高度與我身長彷彿，上面燃着對金字花燭，發出它們熊熊的火光。桌上尚有兩對小台，有玻璃罩子，夜間也燃紅燭。正廳左右兩邊各擺四桌酒席，階前一排也有好幾桌，兩個大天井都用五彩滿天帳罩住了，也擺酒席，樓上也有，後來據他們統計，這晚共擺百多桌酒，到的賓客有一二千人。正廳以及正廳外面的天井中都坐着女客，中廳是男女席都有，中廳外面的天井以及前廳中則都是男賓席，男席的酒菜較女席好，這也是習俗，女客們絕不會生氣。我坐的這席上的菜也與男賓一樣，可是我不能吃，新娘坐筵是照例不舉箸的，眼看着一道道熱氣騰騰，肉香撲鼻的菜及點心捧了上來，我只好暗中嚥口唾沫。伴娘們虎視眈眈的在旁監視着——與其說侍候，不如說監視爲確——因爲那桌菜收下去統是她們的好處，這也是老規矩。前廳中猜拳賭酒，吵得震鬧，夾着管弦樂隊的彈吹聲，唱戲聲，擾得你耳朵一些也不得安寧。女賓席雖然比較斯文一些，只是孩子們爬上跳落，抓這樣要那

樣的，一會兒指頭燙痛了，一會兒舌頭咬出血了，哭呀吵的，也够嘈雜。在諸般雜亂之中，我的心裏祇惦记着一個問題，就是：我的新郎究竟在那裏？

當我的新郎出現在我眼前時，我們已對坐在房內飲合卺酒了。這次說是飲酒，其實也是不沾唇的，只在伴娘等人的導演下扮演齣活劇而已。一會兒禮畢，房門外奏起樂來，便是送子討喜包了。接着衆賓客蜂擁進來，實行「開房」。開房是N城的大禮，不可或缺，據說是「愈鬧愈發，不鬧不發」，「發」當然是指發財囉！開房以男客為主，他們也有組織，推出一個為首的人來，叫做開房總司令。我們這次的開房總司令是賢的舅母的第二个兒子，他們都叫他「八戒和尚」。他們一窠蜂似的進來了，我嚇了一跳，眼睛望着賢，心想他們不知將怎樣為難我們哩！不料他倒若無其事地笑了笑，獨自倚着窗口站定了看，由着這批醉醺醺的野男人們把我團團圍定，一個個搶着提出無理的要求：

——我們要新娘唱一隻外國歌！

——我們要新娘跳一隻舞！

——你不答應，便要你跑過去同新郎親一個嘴！

——喂，新娘子，我問你今天吃幾碗飯？

——我問你幾時生小孩子？

——先養弟弟還是先養妹妹？

——……？

——……？

我茫然站在中央，心裏又急又惱，只憑着伴娘們在同他們交涉講斤頭，自己不知如何是好。正為

離開，幸而有一般老太太，太太們來了，這些醉小子倒也跪得穩道，讓出一條路來。於是老太太們按次坐定，叫伴娘另外端過一把椅子來，當中放下，叫我就坐在這把椅子上，這時我重又墮入五里霧中，不知她們在開什麼花樣。我坐定後，她們中有一位銀白頭髮癩了嘴的老太太，便來施發號令，命人拿燭台來。

「不用燭台，老奶奶，我有電光燈。」開房總司令上來獻殷勤了。

「不用你管，」他的祖母拒絕了他，一面仍命令下人：「拿燭台來！」

一個伴娘把燭台遞到她手裏，她接着顛巍巍的拿到我面前來仔細照看。她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我眉宇之間，半晌，把燭台交還了伴娘，對我說道：「好孩子！你的眉毛鎖結得密密緊緊的，幽閒貞靜的，是書香人家出來的好小姐！」

「而且新娘子五官也生得端正！」另一個態度大方的中年婦人也來湊趣，「真是個福相。你老太太有了這末好的外孫媳婦，明年準抱玄外孫了。」

「真的，」老太太癩着嘴巴笑了，「但願你們兩小口子和和氣氣，應了姑婆金口，明年給你公婆養個胖小子吧。」

「一定的！一定的！」醉漢們搶着替我答了，老太太們談了會閒話，便自一個個退出去了，最後，賢的外婆也站了起來；一面預備走，一面吩咐她孫兒道：「阿榮，別鬧得太兇了，他們孩子家臉嫩，攔不住你們瞎取笑的。他們今天也累了，早些讓他們安歇了吧！」

正說間，有幾個小姐少奶奶們也聞風追着進來了，最後進來的正是那個銀色衣裳的少婦，她的臉上新擦過粉。紅菱似的嘴巴，唇膏塗得特別多。老太太見了她進來怪不高興的樣子，她向她眨了眨眼。

，說道：「瑞仙，你來扶着我回去吧；」少婦露出失望的神情，但不敢不過來攙扶，她的眼睛睜視着賢，賢便上來替她求情：「老奶奶，你讓大娘子在這裏玩一會吧，我來扶你回去。」

「不，」老太太堅決地說，「你們新房要圖吉利，她是個……」少婦的臉色倏的變了，她氣憤憤地過來，使勁攙住老太太，頭也不回的走出去了，我不懂究竟，只是心裏納悶。

於是鬧房的人又舊話重提了，他們要我同賢接吻。我當然給他們不理不睬，這樣吵呀吵的十二點鐘多了，伴娘們苦苦央求：「諸位老爺！時候不早了，小姐同姑爺該安歇了！就是諸位老爺辛辛苦苦的，也請早些出去安歇了吧。」

「要我們出去容易，就叫你們小姐快些同姑爺親個嘴好了！」他們一致嚷了起來。

一個年青的伴娘回答道：「親嘴是床上的事，當着衆位老爺，我們小姐怎麼肯呢？我想……」

「你想什麼？」那個叫做阿棠和八戒和尙的總司令發話了：「既然你們小姐不肯親嘴，就是你來代一個吧！」說得衆人都拍起掌來。

伴娘飛紅了臉，說道：「老爺這說的是什麼話？我想，我是說，還是叫小姐同姑爺拉手吧！」他們起先不答應，後來看看已是一點一刻鐘了，大家一個個打起呵欠來，便祇得就此罷休，叫我們同賢拉了拉手。

客人散後，伴娘們替我卸了粧，把房間收拾乾淨了，燭台洋燈都拿出去，只剩床邊大梳粧台上的一對花燭。收拾完畢，她們都叩下頭去，說幾聲「早生貴子」，道了晚安，便自出去向賬房間領喜包去了。房中只剩下我同賢兩人，顫抖着的，行將燃盡的燭光映在窗上，幽暗地，而又寂靜地悄然無語，我微微覺得有些恐懼。

我們兩個人誰都不敢先開口。我本來是斜倚在梳粧台旁的，這時索性面對着鏡，疲乏而又無聊地別着自己的指甲。賢似乎也同此感覺，他在桌上拿了支香煙，擦根火柴把它燃着了，吸不到兩口，却又把它放下，口中輕輕吹起口哨來。過了一會，窗外似乎有人來窺視了，悉索有聲，賢便前去張望一下，把窗帘扯得更緊些，然後再到門隙處觀察一番，慢慢地踱到我的身後來。梳粧台上的大鏡子裏映出他頗長的身子，我的高度祇能及到他的胸口。

他遲延了片刻，輕聲而又不大自然地說道：「青妹，我們早些睡了吧！」

二點鐘了，還說早。

我不作聲，把頭直低到胸前，胸口跳得利害。

他搓着雙手，又踱回桌旁去，見上次吸過的一根香煙尙未燃完，便重又把它夾了起來再吸，吸了兩口，索性把它扔到痰盂裏去了。於是接連打兩個呵欠，又對我說道：「我要睡了，青妹，你也早些安歇了吧？」頓了一頓，又說：「你今天也累了。」

我在喉嚨底下「嗯」了一聲，只是不動步。他却自管自的脫了衣服睡了，我這才開始後悔起來。我想：假如他竟自睡着了，不喊我，我不是就在這兒站過夜呢？

梳粧台的鏡子中映出自己疲乏的面容，兩額通紅的，像是疲勞過度，虛火上升的樣子。兩眼呆滯而又乏神地，眼圈有些黑，我知道再不上床，整夜便要患失眠了。

幸而賢又在帳裏喊我了，沒有掀開帳子。我不敢再錯過機會，就自脫了外衣，羊毛衫擱連襪子都穿着，也不另換睡衣。到了帳子外面，我又躊躇着站定了，疲倦使我急於上床，胆怯却又使我不敢揭帳，我茫然站在床前有一三分鐘之久。

可是裏面的賢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我，一些聲息也無，我想他也許已經睡熟了罷！這樣一想，我的胆量就稍爲大了一些，二鼓作氣的把帳子揭開，天哪！他正睜大了眼睛瞪着，臉朝着外邊，對我點頭微笑。

床上祇有一條棉被，是大紅軟緞上面繡着「百子圖」的，他已把身子攢進它裏面了，那夜的枕頭也祇有一隻，說是什麼鴛鴦枕的，真糟糕！假如我早進來，便可把這兩樣要緊物事搶到，如今却讓他儘先占用了，叫我如何是好？同他並頭睡下去呀，太不成話。就是睡在脚後，也覺不好意思，他的身子已密密緊緊的裹在被頭裏了，我難道上去把它掀開，自己一同攢進去嗎？我後悔不來個捷足先得，如今疲倦透了，眼看着人家舒舒服服的睡着，正同餓着肚皮坐筵時看人家吃大魚大肉一般，心中惱恨非常，便把帳子撐下轉身出來，倚在梳粧台旁，忍不住獨自垂淚。

許久許久，賢才揭開帳子來，見我這樣，似乎非常詫異。他凝視我半晌，問：

「你的身子不舒服吧？」

我不響。

「想念媽媽吧？」

我仍舊不響。

「不歡喜我吧？」他說着笑了，以爲我一定會不好意思地搖頭。然而我還是毫無表示。

他似乎有些不高興，敷衍似的說句：「睡吧，別想了。」便自縮進帳子裏去。

我益發覺得傷心起來，竟是嗚咽着哭出聲了。

他在裏面低低發急：「青妹，這又算什麼？我們又不是不相識的，等歇給外面偷聽着的人知道了

多難爲情，快些來吧！」

想到外面也許有人會窺見，我祇得委屈地走進帳子裏來。

「睡吧？」

「不。」我倔強地獨自坐在床沿上。

我覺得那時候賢是應該來拉我一把的，可是他連手臂也懶得動一動，只空口白話的喊幾聲「睡吧」「睡吧」，我的心裏着實有些怪他。到後來日子多了問起他時，他說他當時實在是因爲曾在書本子上見過一段話，說是有一個年輕女子很害怕同她丈夫接近，見她丈夫前來扯她，便一嚇而神經錯亂了。

可是我在當時那裏會知道他這是出於小心的意思呢？我只道他是有意冷淡我，因此索性一直坐着。他以為我畏懼了，便也不勉強。後來坐得工夫多了，他先自入睡，我氣了一陣，便也失掉知覺。待次晨伴娘在房外喊醒我們時，我竟是伏在被外面睡熟過去了，當夜便受了涼。

三 風 流 寡 婦

我病了，在結婚後的第二天。

患的是傷風，鼻塞頭重。但是沉重的頭上還得加上頂沉重的珠冠，因為新娘裝束須待三天後始除去，那時候賓客們可以散了。

於是我打扮齊整，清早在公婆及各長輩親戚跟前捧過茶，略吃些點心，便垂頭端坐在新房裏，以供衆人的鑑賞及開玩笑。

崇賢是新郎，照例不得久留在房內，否則便要被人譏笑，就是他父母知道了，也要不開心的。新房裏黑壓壓地擠滿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一齊擁上來把我圍在中心。我孤另另地坐着，鼻子癢癢的，祇想打噴嚏。我想讓噴嚏打出來可有些不好意思，還是拿手帕用力擽住鼻孔吧，一面眼淚汪汪的幾乎要哭出來了。

擽乾眼淚，我偷眼向四周望望，心裏很難過。他，崇賢，他害我受了涼，自己却不知溜到那兒去了。

怕什麼人家譏笑？難道做新郎的便不該陪陪病着的新娘？所有看見的人幾乎都圍在這裏了，祇有公婆當然不肯輕易進新媳婦房間，還有她，那個銀色衣裳的少婦——瑞仙，也不會見個影兒。

「她該是在外邊同崇賢鬼混罷。」我不知怎的忽然會想到這上頭去，心裏像中枚刺。

「不會的，她是個寡婦，所以得避開些。」自己解釋着，拔去心中的刺。

可是到了晚上，這枚刺總於貫穿我的胸膛，再也拔不出來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剛從公婆房裏請過晚安回來，捧住沉重的頭，拖着疲倦的腳腿，一步一步走近房門的時候，忽然聽見裏面有男女夾雜的笑語聲，一個說：「看你對我們這樣，昨夜同着你的新娘，又不知怎的……呢？」

「別瞎說，」是賢的回答聲音，「昨天夜裏，我真的同她一些關係都沒有。好嫂子……」

「得哩得哩，」瑞仙的嬌聲又接上來了，「你同她有沒有關係干我屁事！瞎，人家今天疲倦得已經連眼圍都有些黑了，鼻子紅紅的，都是你太狂，才害得她傷風！」接着，便是吃吃的嬌笑了一陣。

我幾乎氣昏過去，兩腿軟軟的，頭更加沉重起來了。心裏想：好一對無恥的男女，深更半夜，在拿我做談話取笑的資料。想到這裏，忽然聽見另一個女人聲音在講話了，謝謝天，有第三者在內總還不打緊吧？

於是我聽第三者究竟怎樣說法，她說：「哥哥，你得保重身子，同她避開些，傷風頂易容傳染！」

忽然一聲，我推進門去，站在這個歪頭頸姑娘的面前。

賢走近來，怪不好意思地瞷我一眼，柔聲說道：「你來了嗎？我們正在等你呢！」我冷笑了一聲，半晌，才把臉仰起來對着他的臉，大聲吼：「請你快些避開些吧，當心傷風傳染給你，反正，……」說到這裏，我的聲音顫抖起來了，再也說不下去。但是我的脾氣却是話不說完不痛快的，於是低下頭拚命忍住眼淚，半晌，才迸出一句：「我與你又是什麼關係也沒有的……」

賢的臉紅了起來，他無可奈何地望了瑞仙一眼，然後對着自己的妹妹央求道：「杏英，你們早些去睡吧，明天見！」

瑞仙的臉色馬上鐵青起來，倏地站直身子，拖着這位歪頭頸姑娘，一面走出去一面冷笑道：「新郎下逐客令了，快些走罷！」說着，用力把門一拉，訇然響了起來。

隨着關門的響聲，我沉重地倒在床上，額角像火燙一般。

但是第三天，我又強戴上沉重的珠冠，在衆目睽睽中「入廚房」去了。廚房裏什麼都是現成的，伴娘告訴我祇要過去掀開錢蓋，手拿錢鏰把燒着的羹湯攪動幾下，入廚房大禮便算完成了。我想，這很容易，於是依言右手揭起錢蓋，左手拿起錢鏰來要去攪時，只聽得遠處一陣哈哈，那面來着瑞仙的尖銳聲音說道：「你們快瞧新娘子的外國派頭呀，左手拿錢鏰！」接着，衆人都唧唧私語起來，有的伸長脖子朝我瞧；我的左手正擎着錢鏰，覺得放下又不是，不放下又不是。

我無可奈何地向後望了一眼，意在求伴娘替我解圍。不料驀回頭，瞥見遠處瑞仙的臉正對着自己，癢白的下巴尖端，一隻紅菱似的嘴角上正掛着一串譏笑。於是我惱怒了，索性左手握緊錢鏰，在錢裏連搗幾下，然後撲的一聲，把錢鏰直丟進錢中央。沸着的羹湯飛濺起來了，灑在各人的衣上，於是一陣騷動，孩子們們銳叫着，女人們咕噥着，大家紛紛退了回去。我筆直站在甬前，額上如火燙般，耳中嗡嗡作響。但還聽見瑞仙的聲音似乎在門口冷笑：「好大脾氣的新娘子，賢叔叔，你可得小心伺候哪！」

賢的侍候功夫的確是不错，我病倒在床上，他總是小心地坐在床沿上照料着。過了三朝，賓客們都散了，我因為臥病在房裏，沒有一一送他們的行。賢說：「你靜靜地休息着吧，這裏再沒有客人了。」我心裏暗暗歡喜：沒有客人，當然沒有瑞仙囉！

賢陪着我，無事便談談上海大學裏情形。那時他正在上海S大學唸書，離他的外婆家裏不遠。

「你到外婆家裏去，常常碰着瑞仙的吧！」我把眼睛睜大了，急切地問。

他點點頭；瞧我一眼，又搖搖頭。

漸漸的，我也知道瑞仙的簡單歷史了。她的娘家姓白，嫁到盧家，給賢的外婆做長孫媳婦，還不

到兩年，她的丈夫便害癆瘵而死亡了。「所以我們結婚那天，外婆不許她進房呢。」賢說了又向我

解釋。

我點點頭，大家沒有話說，靜默了一會，我便朦朧入睡了。

等我一覺醒來的時候，只見床沿上坐的是王媽，賢却不在房內。我心想問她，又不好意思，祇得忍住了。後來次數一多，我便覺得詫異起來，於是故意裝睡，瞧他怎樣。他見我睡了。果然輕輕喊幾聲「青妹」，我不應，他便悄悄地溜出房門。一會兒，王媽就躡手躡腳的走進來了。

我閉着眼睛靜靜聽，屋子很大，全院靜悄悄地。忽然，對面書房間裏似乎有男女二人低低合唱着歌，女的聲音像瑞仙，男的當然是崇賢囉，他們唱的是「風流寡婦」。

我張開眼睛猝然問：「王媽，盧家少奶奶沒回去吧。」

王媽說：「是的，她跟老太太兩個還留在這裏，因為再半個月便是這裏太太的生日了，她們要這天等過才回去。也許，」王媽笑着對我應應：「那時候你少奶奶好了，少爺也跟她們一齊動身回上海去唸書呢。」

「那時候我也許就死了呢，——王媽，你去休息休息吧，這裏用不着你侍候。」我說完了就閉上眼睛；王媽出去後，我的心裏更空洞起來，愛與恨，妬忌與氣惱，統統消失了，我祇靜靜地聽她們合唱「風流寡婦」。

從此我的病一天天好起來了，但是我仍舊裝着，不肯起床。賢每次坐在床沿上，我總是對他說道：「出去玩玩吧，你累够了。」他笑着搖頭，說是願意陪我，但臉上却又不免訕訕的。我也不去管他，只自閉目裝出睡覺的樣子。

在夜裏，我堅持不肯同他並頭睡，說是怕病菌傳染給他。他也不勉強，而且每次在脚後睡下的時候，總是靜靜的，連動都不動一下。「他並不需要我哩！」我心想，眼望着淡綠色帳頂。「他的心中原來祇有一個瑞仙呀！」我覺得自己彷彿置身在茫茫無邊的大海中央，漂流着，一些沒有歸宿的地方。

也許他們倆要好早在我們結婚之前吧！是她在事實上占奪了我的丈夫呢？還是我在名義上攫取了她的情人？

但是愛情是奉獻，決不是占奪或攫取呀，我要回到南京去！我要回到C去！於是我決定等過這次婆婆的生日，便要動身了。

婆婆的生日在十一月三日，那天清晨，我很早便下床打扮起來。我穿的是紫紅薄呢夾旗袍，紫紅呢製高跟鞋，在長的燙髮上面，打着個紫紅呢帶的小蝴蝶結兒。於是我薄薄的敷上層雪花膏，廿多天臥在床上藏得我皮膚也白皙了，淡淡這些胭脂口紅便得。我是美麗的嗎？當然不，但是我總年青呀？捧着茶，我走到公婆房間裏，瑞仙已先坐在那邊了。她的臉孔撲得太白，嘴唇塗得太紅；眉毛畫得太濃，太細，太長，我覺得她一些都沒有自然之美。但是我却不能不承認她的人工之美呀；窄窄的黑綢旗袍，配着大紅裏子，穿在她的苗條身子上面，我真想不出有「太」什麼不好的字眼可批評；若是一定要批評的話，那祇有說她是「太好看」了。

晚上，大廳中張着壽宴，一家人團團圍坐着。上首是盧老太太，我的公婆分坐在兩旁，瑞仙的位在我婆婆旁邊，我與賢兩個則並坐在下面斟酒。賢的樣子似乎很快活，他一面替衆人斟酒，一面勸我也喝，他說：「多吃一些吧，你到這裏以後，一直病着，還沒有好好的吃過什麼東西呢！」

我暗想：「好吧，我明天動身赴校以後，恐怕此生再也不會回來了，今夜就算是你們替我饒行。」想着，酒便一杯杯灌下去。

酒是什麼滋味的，我不知道；人們怎樣在看着我，我也不知道了。我祇覺得眼前模糊得很，心中模糊得很，似乎胸口在卜卜跳，似乎身子駕着一片落葉在大海中飄盪着。海面起波濤，澎湃着，一會兒洶湧起來了。海風怒吼着，我祇覺得整個宇宙在動搖，週身痛楚得很。慢慢的，慢慢的，波濤靜止下來，週圍悄無聲息，我覺得自己軀壳給摧殘了，剩下一顆空空洞洞的心，沒處安放。

我不禁流下淚來，但馬上有人給拭乾了，我詫異地睜開眼睛仔細瞧；那是賢，正與我並頭睡着，在一個枕頭上。

第二夜，我們便上了輪船，與我同行的除賢外尚有盧老太太同瑞仙二個，但是她們都是到上海，不去南京。

第三夜，賢送我上火車了；瑞仙一定要與他同送，我也欣然答應下來。車行時，午夜的風，吹得人涼颼颼地。賢拉着我的手，悄聲說：「保重身體呀！」我點點頭，但馬上抽出手來，用指尖將瑞仙的手一拉，務必使她觸不着我的結婚戒子，於是低低向她說道：「請你原諒我吧，好嫂子！」

火車開動了，我獨自伏在窗口上，癡癡地向他們站的地方瞧；在深夜裏，微弱的燈下，他們還似乎站着沒有動，讓兩條長長的影子並臥在地上。漸漸的，車開遠了，影子看不見了，我倏地伸出腳才

與他們握過的手，將結婚戒子用力掙下，闖人不注意便塞在皮篋底裏。

「是深秋了呀！」我輕輕吁一口氣，在二等車上朦朧打起瞌睡來了。

四 愛的飢渴

回到學校裏，已經是深秋天氣了，但我却懷起春來。對於「春」的幻想，我本來很模糊，祇記得在十五歲那年的春天，廟裏有菩薩開光，我跟着雲姑姑去看開光戲，台上做的剛巧是「龍鳳配」，乃劉備娶孫夫人的故事，不知怎的，我當時對劉備却一些也不注意，注意的倒是粉面朱唇，白緞盔甲，背上插着許多繡花三角旗的趙雲。他的眉毛又粗又黑，斜掛在額上，宛如兩把烏金寶刀。這真是够英雄的，我想，有他護送在孫夫人車後，便顯得劉備完全是一個沒用的膿包了。當時我就希望自己是孫夫人，而劉備最好給東吳追兵擒去殺了，好讓趙雲保護着我雙雙逃走。

從此我便「愛」上了「趙雲」，白天黑夜都做著夢。閒下來時候，我祇把一部三國演義反來覆去的看，從趙雲出現起，到他的將星殞落止，我都一字一句一段一章的細讀下去，生怕把他的生平有些微遺漏的地方。後來看的遍數多了，我便知道某某幾頁有他的名字，而某某幾頁沒有，當然前者是更加值得一讀再讀的。而且我的讀書眼光又自不肯與人苟同，人家讀趙雲故事總是注意他長板坡救阿斗等事，而我却是注意他後來與黃忠等分取四郡，險些兒給趙範逼牢招親一節。他不愛趙範的寡嫂，真使我暗暗快意不置。不過，他後來終於也娶了親哪，否則，兒子又是從那裏來的呢？他的老婆是誰，演義上沒有說起，則其美不如二喬貂蟬，其才又不及黃承彥之女是可知的了，這頗使我在快快之餘，似乎還覺得欣慰一些。

於是我到了有所思時期了，我的理想中英雄是粉面朱唇，白緞盔甲，背上還揀着許多繡花旗的。但這種人物在眼前究竟有沒有呢？當然沒有。因此我祇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自己暗暗在腹中尋思：堂兄弟是說不上那種事情去的，表兄弟雖不少，但因為蕪渾熟了，也就看不出他們的偉大來。至於其他，我讀書的地方是女中，根本就沒接觸男性的機會。甚至於僅有的幾個男教員輩，也是老者居半而醜者居半。而且憑着他們這般老醜，校長先生還不放心，要在距教員宿舍三五丈遠處，高高豎起塊「學生止步」的木牌來呢。

自己沒有機會找英雄，母親便祇好代我作主了來，那就是崇賢。在我十六歲那年的春天，我們訂了婚，訂婚後便由人介紹通信，但却始終未曾見面。同一毫不相識的男孩子通信，這滋味，可真有些甜絲絲的。最初他稱呼我WC女士，後來寫着懷青兩字，再後來是青，青妹，我的青了；至於我對他呢，也是禮尚往來，由CY先生而至於崇賢，賢，賢哥，祇沒有冠上我的，因為我心頭實在跳動得利害，再也沒有勇氣寫，更加沒有勇氣寫好後寄出去給他瞧了。

也許有人會奇怪，我為什麼這樣傾心於一個毫不相識的未婚夫，而且這樣興奮地同他通着信吧？可是我自己對於這個却一些也不稀奇，因為每當我寫信給他的時候，便有一個粉面朱唇，白緞盔甲，背上揀着許多繡花三角旗的人兒在我跟前幌來幌去，我的心給他搖動得利害了，便想唱出些字來，稍微可以寬舒一下。本來我是預定每當接到他的來信後第三天才寫回信的，因為這樣比較矜持，回得太早了，怕他要笑我心急，瞧不起我。可是事實上我是一接到信便覺得白盔甲英雄的影子在幌動起來了，心裏顛倒難受，祇想唱，唱出三四張信紙的字才會舒服一些。——若要唱得痛快，恐怕七八張信紙還寫不完呢，但是我不敢多寫，這也是矜持，寫好之後又不敢即寄，塞在枕頭套裏，在沒人瞧見時偷

偷抽出來讀着，恨不得即刻寄出去才好。等到第二天傍晚，我終於忍不住了，把它悄悄丟入郵政信箱裏，一面心裏却又唯願郵差慢些來把它收去，幫忙我這個，替我完成這件困苦的工作吧。

及至他在信上稱呼我爲「親愛的青妹」時，已經是暑假，我在S女女初中畢業了。由於他提議，經我母親同意，我便轉學到F中學的高中部去。F中學是男女同學的，他初中就在這裏讀，現在則與我一同進了高中，不過他編在甲組，我編在乙組罷了。學校裏的風聲可傳得真快，當我的姓名還沒有在新生錄取單上揭曉時，人家都已經知道我們倆的關係了。以後祇要在走廊或操場上一相遇，便會惹得衆人拍手哄笑起來。那時我仍舊不認識他，不過察言觀色，祇要衆人一笑，便見近處有一個頗長的影子竄逃開去了，我知道那便是他，當然不敢細看。事後自己想想，一瞥中似乎還記得些模糊印象，他穿的是白襯衫白西裝褲子，面孔却是看不清楚。

雖然在同一學校裏，我們還是沒有見面交談的機會，大家仍舊通着信。我把寫好的信丟在校門口郵政信箱裏，由郵差帶往郵局蓋過章，再寄回本校，由他到門房裏去拿了出來。這樣通信又通了一年，直到他的畢業離校爲止。祇不過我在寫信的時候再不見那個白盜甲，插三角旗的英雄影子了，代替它的，却是他穿着白襯衫白西裝褲子的頗長的身軀。

他是我的英雄呀，我暗暗想，心中覺得快樂而且幸福。本來，在男女同學的學校裏，弱少僧多，女生總是不乏被追求機會的。於是我便爲他而拒絕了一切非英雄的追求。「一院芳菲今有主，崔郎從此莫留詩。」這是我所做的詠桃花詩中的佳句，被國文教師密密地圈過，在自己心中也便牢牢的記着。他是我的英雄呀，我的！我的！我的！

但是，那個銀色衣裳的少婦瓊仙呢？

「一院芳菲……」我再也唸不下去，心裏感覺得難過，自己的命運不是正像桃花瓣兒，片片給摧殘了，散落在地上，還是沒有主兒來收拾嗎？什麼幻想都消失了！白盔甲，背後插着繡花三角旗的英雄對我已經不發生興趣，至於那個穿白襯衫，白西裝褲子的人呢？他也是別人的，別人的呀！

我覺得心頭空虛，空虛得利害，祇想馬上抓住一件東西，把它撕碎了拚命咬，咬……

G大的女生宿舍共有四所樓房，以東南西北為名，我住在南樓，窗子正對着大門，大門進來，便是會客室了，每晚飯後，我憑窗眺望，祇見一個個西裝革履的翩翩少年從宿舍大門進來，走進會客室，一會兒門房進來喊了：「某小姐，有客！」於是那個叫做某小姐的應了一聲，趕緊撲粉，換衣服，許久許久之後，才打從我窗下婀娜走過；翩然跨進會客室去了。我們的一室中連我共有五個女生，她們四個都是吃了晚飯會客去的，九點鐘後便祇剩我一個人，睡在自己的牀上，看見電燈雪亮的，照着其餘四張空牀，心裏多難過呀！

於是我懷春了，不管窗外的落葉怎樣窸窣掉下來，我的心祇會向上飄——飄到軟綿綿的桃色的雲霄。而且，從前我對於愛的觀念還是模糊的，不知該怎樣愛，愛了又怎樣，現在可都明白了。我需要一個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夜偃着我並頭睡在牀上，不必多談，彼此都能心心相印，靈魂與靈魂，肉體與肉體，永遠融合，擁抱在一起。

但是，事實上，我却獨睡在寂寞的宿舍裏，對面，腳後，頭邊都橫着一張張的空牀。好容易，等到我朦朧入睡了，牀縫裏幾隻臭蟲爬出來，爬上枕頭，偷吻着我的頂頸與耳朵。

我的……呢？

於是我又暗暗在腹中尋思了：法學院男生，是穿得頂講究的，西裝畢挺，神氣活現，祇是我嫌他

們有些俗。而音樂系，美術系的男生呢？又頭髮太長，神情太懶，服裝也太奇特而不整齊了，也未免刺眼。其他教育系男生帶寒酸，中國文學系男生帶多烘氣，體育系的又吃不消，若說外表看得入眼，還是與我讀同系的——西洋文學系的男同學吧。他們的服裝相當整潔，却又穿得相當自然；態度瀟灑，却不像浮滑；禮貌週到而不迂；體格強壯而不粗蠻如牛；這是頂合適的了。還有一點最使我快意的是：他們對我都非常尊敬，而且客氣，這在他們也許是普通 *Lady First* 道理，而我因為在愛的飢渴之中，却誤以為他們對我可真有些意思。

我是個滿肚子新理論，而行動却始終受着舊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戀愛觀念來說吧，想想是應該絕對自由，做起來總覺得有些那個。一女不事二夫的念頭，像鬼影般，總在我心頭時掠過，雖然自己是堅持無鬼論者，但孤燈綠影，就無論怎麼解釋也難免汗毛悚然。

在我想你的時候，
你來了

——却不是我所真需要的。

於是我把一封封英文長信都退了回去，法文詩歌之類也撕掉，我的心中時時有着孤燈綠影之感。而且，我還有一種奇怪脾氣，就是喜歡求愛而不喜歡被求，不幸我是女人，習慣使我冷待着，學生不敢啓齒向人求，同時又不能絕對避免被求的麻煩，這可真使人悶煞，惱煞呀。

棲霞山的紅葉，飛滿地上，總於成了泥土養料的一部分；後湖的水也凍了，荷葉斷梗都橫在岸畔，沒有遊艇載着多情的人兒來憑弔，我的心裏依舊在懷春，但是天氣是寒冷了，身上總不能軟綿綿，輕烘烘地，沒奈何，祇得借圖書館裏的爐火，來溫暖我執筆抄摘記準備大考的僵手。

圖書館裏人並不多，天氣雖寒冷，他們也許可以到電影院，跳舞場裏去取暖。坐在我對面的常常是這個人，黑皮鞋，灰呢袍子，戴着一副白邊近視眼鏡，態度和藹却又相當莊重的。後來見的次數多了，大家似笑非笑，用以代替招呼。他看的是厚厚洋裝書，還有幾何書，似乎是關於工程方面的書籍。

有一次我走出圖書館時，他也出來了。照例似笑非笑的算作招呼，他突然問：「你到那兒去？」

「宿舍裏。」我低低回答。

「你是那一系同學？」他又問，態度很自然。

「西洋文學系。」我說了，不知怎的，反而有些侷促樣子。

「貴姓？」

「蘇。」

於是似笑非笑的算是道聲再會，大家便分開了。回到宿舍裏，我竟忘却寒冷，打開後窗面北而立，讓北風狂吼着衝面而來，但我毫無畏懼地迎受着它的襲擊，襲擊猛烈時，我的眼睛已經被沙彈射中了。還抵死不肯閉，閃閃射出快樂的光輝來：北面有一所簇新高大的洋房，那正是工程館呀！

人家都吃過晚飯了，我還站立着。那時假如我肯闔上後窗，回頭一看，宿舍的大門口就已經熱鬧着，一個個披着厚重的冬大衣，把頭縮在大衣皮領裏的少爺們都衝進會客室裏去了。一會兒門房也縮着頭，但沒有大衣，頭卻縮不進棉袍的領裏，祇得用兩手捧着，在路上迎面走一面喊：「其小姐，有客！」喊過一聲，便不管某小姐聽見聽不見，獨自捧着臉兒向後轉，回到門房裏屁股沒坐定，却又不得不愁眉苦臉的被逼出來，喊另一個小姐了。我想，做門房的祇要不在冬天裏患着軍傷風才怪。想猶

未畢，果然聽見樓下有一個沙喉嚨帶着鼻音，像正患着重傷風似的茶房在喊了：「蘇小姐，有客！」他竟沒有在半途上喊一聲就算，怪！

更可怪的，是他在喊過一聲之後，還打着噴嚏上樓來了，手裏擎着一張名片。我一跳跳到他的面前，劈手就把名片搶過來瞧，潔白而堅挺的紙頭上清清楚楚的印着三個長仿宋體大字：「應其民」。於是我急得在房中團團轉：「出去呢？不出去呢？換衣服呢？還是不換？」

門房可是怪到極點，這時還不去，祇捧住臉孔，露出兩隻烏溜溜的眼睛朝我瞧。我覺得自己條條地險熱起來，趕緊也用雙手捧住面孔，逃避門房似的跑出寢室，却又逃避寒冷似的跑進會客室裏，他，那個穿黑皮鞋，灰呢袍子，戴着白金邊近視眼鏡的人就在衆人中間站了起來，似笑非笑地招呼我：

「蘇小姐！」

「不敢。是應……應先生吧？」我說話聲音很急促，兩手放下來，臉上表情則大概也是似笑非笑的。

五 兩 顆 櫻 桃

從此我與應其民便一天一天的熟悉起來了，我是每天下午四時許才上圖書館的，他總先自坐在那兒。見了我，他就似笑非笑的點點頭，但馬上又把眼光移到書本上去，再也不說什麼。我照例是坐在他對面，然而不知怎的，自從那晚上他來拜訪過我以後，我就覺得不好意思，背着臉兒坐到另一個角落裏去了，但坐定之後却又後悔不迭起來。我爲什麼不多點一眼黑皮鞋，灰呢袍子，永遠帶着一副白金邊眼鏡的他呢？

我想起了白金邊眼鏡，我就聯想到他的學者風度。他雖然沒有賢生得漂亮，但態度却比賢穩重大方得多——拿他同賢一件件比較起來，我便再也沒有心思讀叢索了。一種狂熾的慾望逼得我回過頭去，我似乎覺得全室的人都在用灼灼的日光瞞着我，我幾次不敢，最後總算透視到他的白金邊鏡着的眼鏡玻璃上了！但使我頂奇怪的，就是沒有接觸，沒有交流，一些作用也不起，他還是靜靜的看他的書，書厚得很，當然是工程方面的。

於是我憤然了，談科學的人難道都是死豬，一些風情也不解的嗎？據說愛迪生就是在結婚那天途經實驗室，走進去大做其實驗，把新娘撇在門外有半天理也不理的。如今他在看書的時候居然也不理我，全室的人都瞞着我而祇有他一個人不理會，吓！難道他真也是以愛迪生自居而把我……把我當作他的新娘嗎？

「好一個不怕羞的女人！」我想到這裏，不禁恨恨的毆了自己一下，不許再想下去。一縷輕煙似

的悵惘却又從我的心底冒出來，瀰漫在整個的圖書室裏，瀰漫在整個的宇宙之間。我祇覺得眼前一切都模糊起來了，一行行蟹行文字，都化成煙樣的霧，霧樣的煙，慢慢地，慢慢地，從煙霧之中過來了一個灰色衣裳的男子，是他，在我身旁站定了，我覺得迷迷糊糊，祇等他一聲開口，把煙霧驅散，顯露出整個光明的天地。

但是他總不作聲。我奇怪地抬起頭來看：原來他是在翻一本章白司脫大字典，放在我身旁木架上，一本厚的，舊的，冰冷的，沒有靈魂的東西！

霧凝成水，水結成冰，冰塊壓在我心頭又冷又沉重，我戰慄着離開圖書館，急急向前逃奔。

前面是陰暗的，淡黃色太陽落山了。不到七點鐘吧？圖書館的門還不會關呢，我先出來了，急急地向前走。

一陣更急的腳步聲從後面追了上來，是他，在我身旁站住了說：「一同去吃晚飯吧？」

「也好。」我輕輕回答，心中迷迷糊糊地。

整個的冬天就是迷迷糊糊過去了，每天我同他在一室中看書，每晚我同他在一桌上吃飯。他是湖南人，性格堅韌，坦白，樂觀。我們談得很少，但是却投機。我常覺得自己有一句要緊的話同他說，祇是說不出口。

總於到了陽曆二月中旬了，寒假中我沒有回去，賢會寫信來叫我，因我回信說不去，他獨自也就不高興歸家了。他住在外婆家裏過年，有瑞仙陪着，當然是快樂的。至於我呢？我們在客中沒有什麼吃的，祇在陰曆大年夜，他買一隻板鴨，我也喝半杯酒。寒冬過去，很快的初春又來了。

有一次吃過晚飯，他忽然對我說：「到後湖去玩玩吧？」

我說：「也好。」

「那末，你去換一件厚些衣服來，天氣還冷呢，」他緩緩的說了，眼睛看着我：「近來你吃飯似乎……」

我默默不開口，心裏很奇怪他倒居然也留心我近來胃口不好的事，我以爲他一向是祇知道關心工程書籍與章白司脫大字典的。

換了件厚呢大衣，我同他坐車到了後湖。湖畔的遊人很少，我們緩緩地走着，我在前，他略後，那是一個月夜，寒光冷悽悽地，顯得蕭索。我說：「春天還沒有到呢，遊什麼湖！」

他答：「那是你身體不舒服，所以沒興趣，辜負這好風景。既然如此，還是回去吧。」

在歸來的途中，我真覺得自己病了，有些噁心。

但是第二天晚上，却是我先提議去遊湖了，他說：「你既然身體不舒服，還是不要去吧。」

我說：「去走走也許倒會好一些。」

於是我們又去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晚上都去，幾乎成了課程。他似乎真的相信走於我身體有益，而我呢，見他高興，自己也就高興起來了。

月亮總於漸漸變成鉤狀了，愈來愈細，像是一道女人的眉毛。在黑黯黯的湖畔，他瞧着我臉龐，半晌，低低的說：「你近來瘦得多了呢，身上覺得有什麼不舒服吧？」

「是的，」我說：「因爲……」我想說因爲身上的一件東西沒有來，但始終不能出口。

他焦急地追問起來，我祇是搖頭，最後他就決定說還是明天送我到鼓樓醫院去看看吧。

到了鼓樓醫院，他搶先去掛號了：掛號處的人問：「看什麼病呢？」他望着我，我回過臉去不理

他，一面悄聲說：「婦科。」

他替我掛了特別號，陪我走進診察室。一位慈祥的老醫生問我病狀了，我想說，就是開不得口，回轉頭來眼睛看着他意思叫他出去。但是他不懂，反而焦急地催我說：「快告訴醫生呀，你有什麼病。我感知道你近來胃口不好，想吃什麼，一會兒廚子端了上來却又說不要吃了……。」

醫生微笑點頭，叫我走到裏面去，他坐在診察室裏等候。當他瞧見醫生領着我出來，我的臉上滿是淚痕時，便惶恐地問：「什麼？什麼？你沒有什麼病吧？」

醫生拍拍他的肩膀說：「請放心，沒有什麼病，尊夫人是有喜了。」

他的嘴唇頓時發白，顫聲向我說：「你……你……」

我不敢再瞞他的臉，掉頭逕向外走。不知走了多遠，斜地裏忽然有一輛黃包車穿出來，他趕緊拉住我臂膀說：「當心呀！」車子過去了，他就放開手，大家仍舊默默地走。

半晌，我抖着喊：「其民！」這是我第一次喊他的名字。

他說：「我在這裏——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吧？」聲音很柔和，但微帶顫，像後湖灘灘的水。

我忽然膽大起來，坦白地告訴他：「我是精過婚的人哩！」

他似乎出於意外地感到輕鬆，舒口氣說：「那好極了，否則……否則我打算馬上同你結婚哩，你的孩子就算是我的好了。」說完這句，他似乎有些悲哀的樣子。

我的心裏重又感到無限惆悵，想對他說些什麼，却又沒有什麼可說。

他一直送我到女生宿舍。

第二天我沒有上圖書館，第三天也沒有去，晚飯是在宿舍裏吃的，一個人冷清清地。

到了第四天晚上，他來找我了。他的臉上已憔悴得多，頭髮亂蓬蓬地，衣服也不整潔。見了我，似乎笑了一笑，半晌，他這才啞聲說道：「再到後湖去談談吧！」

我默默地隨着他到了湖畔，夜是靜悄悄的，顯得寂寞可怕。他也不理我，獨個子瞧着湖水，呆了半晌，回頭向我道：「坐船不要緊吧？」

我點點頭，剛坐上船，他便起勁地划向湖中心去了。湖水黑沉沉地，愈到中心愈深沉了，天上又沒有月亮，一片黑黝黝的，遊人也少，只顯得周圍黑暗而荒涼。他用力地划，划，起勁使着槳，似乎無限憤怒在找發洩似的，我忽然覺得害怕起來了，心想他不要是在準備覆舟與我同歸於盡吧……

「其民！」我顫聲喊，兩手拉住他的臂膀。

他持槳停住不動了，大聲問：「什麼事？」

我聽了更加害怕起來，抖索索地，眼望着他臉孔央求：「我對不住你，其民，我……！」

「那……那是很好的事。」他的聲音低下來，有些悽慘，我更加害怕了。

「你不會……不會……吧？」我期期艾艾地問。

他的回答很爽直，他說：「我決不會恨你。」

「不。」我接下去道：「我的意思是說你……你不會自殺吧？」

「我為什麼要自殺？」他高聲笑了起來，我害怕極了，心裏又慚愧。

於是他拿起槳，在水面上劃了個十字，說：「告訴你吧，我說那是很好的事，你不會懂我的。」說着，他拉起我的手，用力捏，痛得我掉下淚來，一面掙脫一面說：「這算什麼？」他似乎一驚，隨着聲音就溫和起來，他說：「我們划回岸邊去吧。」

回到宿舍裏，我簡直哭上半夜。捨不得他，我怨恨自己，恨腹中一塊肉，當夜我就起了一個犯罪的念頭，我想打胎。

夜裏失眠，早晨便醒得遲，正當睡得酣時，門房來喊了，說是有客。我心裏奇怪，上午怎會有客來，於是匆匆梳洗了跑出去一看，還是他，坐在會客室長沙發上，臉色蒼白，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桌上兩本書。

那可不像工程的書，奇怪！

正奇怪間，他可站起來了，似笑非笑地，把這兩本書遞給我道：「這是送你的，今天一早我特地跑到花牌樓去買來——昨晚對不起你了。」

我接過書來一瞧：原來一本是「孕婦衛生常識」，一本是「育兒一斑」，看過了，我不禁羞得抬不起頭來，手裏拿着書，覺得放下又不是，不放下又不是。他也臉上訕訕地，祇說了一聲：「下午再到圖書館來。」就自起身告辭了。

我呆呆瞧着孕婦衛生常識與育兒一斑，心中考慮打胎問題。

當我下午在圖書館中遇見他時，他微笑向我招呼，神色却有些淒慘似的。看書的時候，我不時偷眼望他，他的眼睛直瞪瞪地，似乎在瞧着別的什麼，沒有看我，也沒有看書。

晚上，我又同他在一起吃飯，吃完了飯，一同到湖邊閒步。天氣漸漸暖和起來了，遊人增多，但我們很早就回來，他說是怕我太累。他的態度很溫和，一路小心護着我，似乎怕我會傾跌或會給人撞着的樣子。他說在這時期的女人是應該散步，瞧瞧外面美麗的風景的，但是不宜過勞。這些話似乎都是從孕婦衛生常識上看來的，他已讀過這本書了，我聽着不禁臉紅起來。

他快畢業了，我怕就誤他的功課。但是他說不要緊，每天早晚仍舊來陪我散步。不過他說後湖太遠，來去須坐車，坐車是有危險的，還是近處走走吧。因此北極閣，雞鳴寺，以及臺城等處，就成爲我們常到之地。有時他還買了水果蛋等食物去叫我吃，他自己吃得很少，真的，他近來連飯量都減了，每餐晚飯總是我吃得很多，而他似乎一舉箸就飽。他點了許多菜，都是揀我所喜歡的，而他自己連最愛吃的辣椒也不膩了，因爲他怕我瞞着眼睛，而據孕婦書上說是不能吃任何一些刺激性東西的。

我想打胎，但怕因此而遇到危險。幾次想問他，又覺得難於出口。而且他似乎更從孕婦衛生而注意到胎兒衛生上面去了，他給我買了許多富於營養的食品來，天天陪着我去吃，却不肯同我多說話。總於到了六個多月了，雖然穿着新做的寬大衣服，我總恐怕別人看出來，心裏天天懷着鬼胎。同時我的莫名其妙母愛也發生出來，每次走過百貨商店時，總要瞧幾眼櫥窗裏陳列着的小衣帽小玩具之類。就是路上瞧見有年青夫婦抱着孩子走過時，也會對着他們呆看一會。那該是多麼的幸福呀！我想，一個美麗的孩子，給他年青的媽媽抱在手中，而他媽媽的身旁還站着一個微笑的，得意的爸爸！孩子的爸爸！我的孩子總也該有一個得意微笑着的爸爸吧？於是我寫信告訴了賢。賢勸我速即回家，並問我幾時到上海，他可以到車站來接。我與他約定了日期，並把這個日期告訴了其民。

在臨別的夜晚上，其民請我吃過晚飯，就僱了一輛汽車，叫我一同坐了上去。我說：夜車須待十一點多鐘才開呢，你在急些什麼？他說：我們先到後湖去玩一會吧，櫻桃上市了，我請你吃櫻桃。

於是我一面吃着櫻桃，一面跟着他走遍了五洲公園。他說：這裏你最喜歡什麼地方呢？我們坐下來談談。我說我喜歡划船，今天是月夜，湖水亮晶晶地。在湖中央我們瞧見了皎潔的月影，也瞧見了兩人自己雙雙並坐着的影子。

我悽然說：「我真對不住你，其民……」

他祇悄聲回答：「不，那是很好的事。」

「爲什麼呢？」

「因爲……因爲我喜歡自由，希望這次畢業後能自由自在，到各處跑跑，我本不想同女人結婚的。——現在你去了，那是很好的事。」他幽幽地說，眼望着湖中的月影。

「但是我……我……」我不禁抽噎起來，心裏很難過，低頭儘瞧水裏的人影。

他替我拭去眼淚，一面伸手在籃中取出一枝僅有的櫻桃，像哄孩子似的把它塞到我手裏，說道：「別哭吧，吃呀！」

我搖搖頭，把櫻桃遞還給他，那是一枝三顆，的溜溜紅得逗人憐愛的小櫻桃，上面兩粒差不多大小，另外一顆則看起來比較小一些，也生得低一些。他拿在手中瞧了一會，便把那顆生得小一些低一些的摘去了，捏在自己手中，說道：「我好比這顆多餘的櫻桃，應該摘去。現在這裏祇剩下兩顆了——一顆是你，一顆是你的他。」說着，又把櫻桃遞到我手裏。

月兒已經悄悄地躲到雲幕中哭泣去了，我也不敢再看湖中的雙影，祇慘然讓他扶上了岸，送到了車站，一聲再會，火車如飛駛去，我的手中還不自主地捏着這兩顆櫻桃。

六 養了一個女兒

賢送我到家，公婆都笑逐顏開地，祇有杏英的臉上冷冰冰的。她說：「嫂子，恭喜你快養寶貝兒子了呀，我知道你一定會養個男的。」我的臉上不免紅了起來，心想：養兒子不是兒子怎麼可以担保得住呢？萬一我養了個……

明天賢又要回上海去了，夜裏我們全家坐在廂房裏閒談。賢的父親說：「我生平不會做過缺德的事，如今懷青有了喜，養下來要是真的是個小子，我想他名字就叫做承德如何？」於是婆婆說：「承德！承德好極了！懷青一定養男孩，因為她的肚子完全凸出在前面，頭是尖的，腰圍沒有粗，身子在後面看起來一些也不像大肚子。」

杏英朝賢披披嘴，冷笑道：「養個男小子，才得意呢！將來他做了皇帝，哥哥，你就是太上皇，你的少奶奶就是皇太后了。」賢不自然地笑了笑，抬眼向我瞧時，我却皺了皺眉毛直低下頭去。

婆婆問我：「懷青，你是不是覺得肚臍眼一塊特別硬，時時像有小拳頭在撐起來，怪好玩，又怪難過的？」我微微頷着，含羞地，頭再也抬不起來，祇偷眼瞧下婆婆的臉孔時，她在得意地笑了：「我知道她準是養小子；小子撐肚臍眼，丫頭祇摸腰，沿着娘腰圍癢癢的摸來摸去。」

賢的父親摸了摸鬍子，滿臉高興，却又裝作滿臉正經的教訓賢道：「你以後還不快快用心呀，兒子也有了，可真的不得！」賢似乎也諛諛的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是。

歸疑的時候，賢給他們指定在書房裏睡，却又怕我獨宿胆小，叫杏英過來伴我一床臥，真是糟糕！

我很想對着衣樹上的大玻璃門照自己的肚子是不是凸出在前面而且尖的，祇是礙着杏英不好意思，杏英也似乎一直在狠狠地釘着我，她的顴骨更高了，又粗又黃的頭髮亂蓬蓬地，儂個鬼。

其民在那裏？賢又在那裏呢？他們的聲音笑貌都遠了，祇丟下我一個人在陌生的家中，最親最愛的祇有腹中一塊肉，是男呢？還是女的？賢走後，公婆待我可真好。天天爲我準備吃食，蹄筋，燉鴨，小鯽魚湯，巴不得把我喂得像個彌勒佛才好。吃飯的時候，茶上來，公公便說：「這個是補血的。」於是婆婆便趕緊移到我面前，省得我伸手向遠處夾菜，牽動臍帶。杏英賭氣不吃飯了，她說她頭痛：「公公說：『那末夜裏還是不要同懷青一床睡吧，萬一病人精神不定做惡夢一脚踢痛了她的肚子……』」謝天謝地，我總算可以安靜地臥在大紅木床上想一切了。

母親知道我回來了，也會遣人好幾次來望我，而且帶來了不少吃食。她不敢接我歸寧，恐怕一不小心，弄壞了大肚子，可負不起責任。她叫人對我說：「靜靜的保養身體吧，生個胖小子，連外婆家也有面子呢！」

到了臨盆將近，賢也放暑假回家了，他仍舊宿在書房裏，連日間多在房中與我談一會，公婆都要藉故叫他出去，恐怕我們在白天幹那些不端的事。賢說：「養孩子真討厭，瑞仙從結婚到守寡就從來沒有養過孩子。」我哭着同他吵：「你既然歡喜瑞仙，又幹嗎要娶我呢？我養了孩子就與你離婚！」賢同我吵，他的父母就責罵他，因此杏英也處處敢怒不敢言了。還有黃大媽——賢家裏的一個老女傭——處處護着我，生怕我一不小心跌了，生怕我吃錯了什麼生冷的東西。

有一天，這麼的一天，母親揀個大吉大利的日子來替我「催生」了。先是差人來通知，隨後抬了兩扛花團錦簇的東西來，都是嬰兒用的，有襪襪，有小襪，有僧領黃布小襖，有葱白緞繡花嵌銀線的小書生衣。書生帽也是緞製，有二條長的繡花飄帶。我的孩子應該是個男的，像小書生，像他的爸爸——賢，但是不像我。

鄰居的人都來看催生衣帽，都說是外婆繡的，嘖嘖稱讚不絕。杏英又頭痛了，婆婆也不理她，祇自匆匆上樓去取了另外一個大紅包裏來，解開一看，裏面也盡是小衣小帽之類，這是她同黃大媽做的，在夜裏，一面驅蚊子，一面縫紉。她說外婆家做來的衣服太講究了。祇好給寶寶大來些時出客穿，她們做了些布衫夾襖都是耐穿的，黃布是她親手染，她要照著寶寶穿到長命百歲。

承德，懷德，仁德……做祖父的天天在替將出世的孫兒想取名字，「德」字必不可少，德音同得，得了一個又一個，孩子自然愈多愈好。——但是他自己說他的願望並不太奢，他祇想有四個孫子，眼前最好先揀齊四個名字安放著。

但是那個叫做什麼德的却偏偏不肯出來，初一，初二，初三，初四……一家人都緊張而興奮地等著，紅糖噉，長壽麵噉，桂圓噉，紅棗噉，愈送來愈多起來了，但是婆婆說快到月了不可吃，恐防孩子過肥難下來。我的肚子大得像鑊子，脚及小腿也浮重起來，行動不便。

「養孩子該是怎麼樣痛苦呢？」我幾次老羞臉皮問鄰居的婦人；但是她們都憂疑而裝作不甚嚴重的樣子告訴我道：「還……還好……痛是痛一些，不過，還……還好……」我的心裏恐懼極了。

賢似乎並不替我擔憂，他自己做下的事，都有他的父母替他担當，我是沒人能替我分些痛苦的。偌大的孩子，如何養下來，問也問不得！翻過了「孕婦衛生常識」，與「育兒一斑」，祇不過是幾個

術語，什麼陣痛什麼腹壓，幾乎是一律的，又沒有人說明，於是我想起了買這些書的人，有他在這兒也許能替我分些憂愁吧，雖然他對於這些當然也是外行的。他關心我，而這裏一切人似乎都是祇知道關心孩子的！

想到了他，我便翻來覆去睡不着了。當我剛轉身的時候，拍的一聲，小肚內似乎有東西爆裂了，接着一陣熱的水直流出來，我不禁大嚇一跳，直抖着喊黃大媽，黃大媽說不好了，這是胞水破了。

於是我便想坐起來，她叫我且不要動。她點了燈叫醒了我的婆婆，杏英也來湊熱鬧了，賢與他的父親去請西醫。

於是鄰居婦人們都走了攏來，孩子們也有跟過來的，她們問我肚子痛不，我搖頭回說不痛。我的牙齒兒打着戰，兩眼望着滿房的人，似乎她們都是救星，都是親人，請你們千萬不要離開我呀！

但是西醫一到，便把她們都趕散了，她們祇在門縫邊瞧。西醫說請我曾且下床，他要將床鋪得好些，墊上草紙及白布單子。但是我抵死不肯下來，西醫說，養還早哩，放心起來吧，再三勸說，才把我抖索索地扶到房中央，肚子仍舊沒有痛。

床鋪好了，西醫叫我睡上去，先行下身消毒，消毒完畢，祇蓋上一層白布，裏面是光的，門外有人吃吃笑。西醫說：肚子不痛嗎？吃些熱的東西吧。婆婆回說參湯是備好的，懷青快些多喝幾口。

我一面戰戰兢兢地吃着參湯，一面心想這次可要完了吧；假如能够讓我出險，寧願馬上離婚出去跟母親同住。賢像沒事似的，一切男人到了緊要關頭自己都像沒事似的讓痛和危險留給女人單獨去嘗了，即便是其民，其民也不能替我痛肚子呀！

慢慢的，肚子真的痛起來了，可是不利害。醫生用手試了試，說，還早呢，起碼還要七八個鐘頭

，我真想哭了。我說：「醫生，可否請你動手術呀？醫生搖搖頭，自去整理帶來的皮包，從皮包裏拿出許多亮晶晶的鋼製的東西，也許鍍着鏤，我是猜了。

肚子痛得利害起來，一陣過後痛即停止，不一會，却又痛起來了。後來痛的時候多，停的時候少，而且痛得更利害了，幾乎不能忍受，咬緊牙，扳住床杆，才得苦挨過去。西醫說：「屁股不要動；但是我實在覺得非動不可，而且想撒尿，又想大便了。」

西醫說：「你要大便，就還在床上吧！」我搖頭不願，却也坐不起來，祇是扳住床杆逆陣，不，似乎在拚命。

賢站在床邊，愁眉苦臉地。我忽然起了憐惜之心，垂淚向他說：「請你快去睡吧，我沒有什麼。」他搖手止住我勿說話，似乎怕我吃力。

婆婆站在較遠處，擔心却又焦急地問西醫：「決了吧！」西醫搖頭說：「子宮開口還不大。」但是我實在痛得不能忍受了，想要死，還是快死了吧！望一眼新房裏什物，簇新的，亮得耀眼的，許多許多東西，什麼都不屬於我了！我的媽媽，半年多不見了，以後也許見不到了吧。「媽媽！我不禁大哭起來，逆陣又來了，西醫說：「孩子見頂了呢。」但是我息下來，孩頭又進去了。

這樣一次又一次的逆着，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在我已有些迷惘，連恐懼悲哀的心思都沒有了，祇覺得週身作不得主，不知如何是好。痛不像痛，想大便又不能大便，像有一塊很大很大的東西，堵在後面，用力逆，祇是逆不出來。白布單早已揭去了，下身赤露着，不覺得冷，更不覺得羞恥。

我對賢說：「你去睡吧！」

賢說：「我要陪着你！」

我說：「假如我死了？」

他回答：「我一定畢生不娶！」

畢生不娶，我心裏想，恐怕瑞仙也容不得你吧！該是我倒霉，痛苦是我的，快樂幸福都要歸她去承受了。

結婚究竟有什麼好處呢？祇要肚子痛過一次，從此就會一世也不要理男人了。

可恨的孩子！可咒詛的生育！假如這個叫做什麼德的出來了，我一定不理他，讓他活活的餓死！痛呀，痛呀，痛得好難忍受；起初是哭嚷，後來聲音低啞了，後來祇透不過氣來，後來連力氣也微弱了；醫生說：「剪吧！」颯的一陣冷，裂開了似的，很大很大的東西出來些，再逆陣氣，便滑出來了，接着是哇哇的嬰兒哭聲。

我的眼睛緊閉着，下面似乎還有什麼東西未收拾乾淨，熱的血液又湧出來了。我想，不要流到孩子的眼睛裏去吧，於是有氣沒力的低喚道：「醫生……！請你當心……！當心孩子呀！」醫生更不答話，祇把我的腹部用力抓了幾抓，胞衣就下來了。

像解脫了大難似的，我的心中充滿了安慰。我祇覺得整個宇宙是澄清了，母親公婆，請你們恕我以往的不孝，賢呀，請你原諒我過去的不是處；甚至於杏英，甚至於瑞仙，我都要請你們寬恕我，我再也不同你們一樣的小心眼兒了。

我已有了孩子，我已有了最可寶貴的孩子呀！

有了孩子，無論是誰都要好好的做人，因為天下的母親是最善良的。做了母親，善良便不難，她的心裏再純潔也沒有，祇有一個孩子，其他什麼也不要了，我再不敢想什麼櫻桃什麼……

「哇噫，哇噫，我的孩子哭得好聽呀，聲音多宏亮！我雖沒有看見過他——電光照耀得使我不能睜眼——但是我相信他是健康的，美麗的，聰明的。他的名字便叫什麼德都好，就是頂俗頂粗頂蠢的字眼，做了我的孩子的名字，唸起來也就頂悅耳了，頂可愛了。跳躍呀，我的心在跳躍着，我的腳也幾乎要跳起來了，但是醫生按住我說不許動，他替我縫口，一針一針，痛澈心肝，但是我不壞了，我祇進住氣息在聽，起初是哇哇哭聲，後來哭聲中又夾着黃大媽聲音問：「老爺說的究竟是官官呢？還是小姑娘？」

西醫似乎在忙着不留心似的，半晌，這纔毫不經意地回答她道：「是女的！」

頓時全室中靜了下來，孩子也似乎哭得不起勁了，我心中祇覺得一陣空虛，不敢睜眼，彷彿慚愧着做了件錯事似的在偷聽旁人意見，有一個門口女人聲音說：「也好，先開花，後結子！」

另一個聲音道：「明年準養個小弟弟。」

婆婆似乎咳嗽了一聲，沒說話。

杏英衝進來站在我床前向西醫道：「可以給我贖贖吧。原來是女的，何不換個男孩？」

我躺在床上聽着聽着只覺得心酸。痛苦換來的結果，自己幾月來心血培養起來的傑作，竟給人家糟塌到如此地步！她的祖父也許現在嘆氣了吧？也許以為她的名字是什麼德也不配用，祇會叫做招弟也吧，領弟也吧，祇要圖個吉利便完事了。甚至於連忙碌了大半夜的西醫也像做了多餘的事情似的，誰都不需要他，認為他多事，也有些惹厭，何必來揭幕呢？揭出這一幕不愉快的無聊脚色！

「青妹，請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吧！」賢湊近我耳邊說。婆婆也敷衍一聲：「你再睡一會兒。」便出去了，賢及杏英是她叫去的，西醫自己回醫院去，黃大媽下廚房燒麵給我吃，床上睡着我與嬰兒

兩個，她在我旁邊，我可以隱得清楚，摸得出她的小臉：紅紅的，嫩得很，寬鬆的皮，頭髮烏黑而濕，眼睛微微睜開來，她在看些什麼呢？什麼人都不要她看，悄悄地溜跑了，房中祇剩下她同媽媽！

我的女孩，我愛她，祇要有她在我的身旁，我便什麼都可以忍受，什麼都可以不管，就是全世界人類都予我以白眼，我也能够獨自對着她微笑！

無上的快樂使我忘記了一切痛苦與不寧，我覺得我的女孩像一朵嬌紅的薔薇，我就替她取乳名叫做薔薇。

七 寂寞的一月

薇薇很會哭，當她哭的時候，我心裏急得要命。黃大媽說：「少奶奶你別急，等明天有了奶，事情便好辦了。」

可是第二天仍舊沒有奶，我恐怕薇薇真的要餓壞了，想對她們說，祇是不好意思。賢也會走進來幾次，問我此刻還好嗎，我點點頭，他也不敢多說話，惟恐我產後吃力。至於薇薇呢？他也會偷偷地瞧過，看見我在看他，便難為情似的把目光移開了。

到了傍晚的時候，黃大媽走進來說，該給孩子「開口」了。婆婆站在門外，吩咐指揮，但却不肯再進房來，說是「紅房」進不得的，進了下世有罪過。黃大媽拿來一碗木梳燒煎出來的湯，叫我洗乳頭，說是木梳可以梳通頭髮，因此它的湯也可以「通奶」。洗過了乳頭，便讓孩子吮吸了，真奇怪，她竟懂得如何吮法，而且吮得這樣緊，這樣巧妙！

我覺得自己實在沒有奶出來，但是孩子却有嚙聲，難道她嚙的是自己唾涎嗎？從來沒有喂過奶的乳頭，叫做「生乳頭」，吮起來實在痛得很的。而且她似乎愈吮愈緊，後來我真覺得痛澈心肝，趕緊把它扳出來，看看上面已有血了。黃大媽說：快換了一隻奶來給她吃呀，吃過幾次，便不痛了。我摸自己另一個乳頭，猶疑怕着塞進她的小嘴裏去，但聽見她空吮自己下唇，嘖嘖有聲的樣子，實在忍不住了，總於咬咬牙把她抱近身來。

吸第二隻奶時，孩子似乎也有些疲倦了，不像先前有力，不久便自沉沉睡去。我輕輕的縮回身來，睡在她旁邊，睡了一覺，覺得乳房硬澀滿地；原來兩乳已脹滿着奶汁了。

在奶汁飽脹的時候，真盼望孩子能把它多吸出些，可是孩子却貪睡。我沒奈何祇得輕靠自己捏弄着乳頭，覺得有些癢癢的，不一會奶便直噴出來，稀薄的，細絲的，像亂噴着的池水，噴出了些，便得好過些，不一會又脹痛起來了。

我告訴黃大媽，黃大媽說：奶多總是好事情呀，實寶有福氣了。但是不一會婆婆就到門外來吩咐我道：我看還是叫黃大媽殺一塊冷手巾來給你覆住乳房吧，你公公關照過叫你不必自己喂奶，明年早些可以養個男娃娃，奶媽我已派人四處到鄉下去找了。

我沒有話說，心想：自己的乳怎麼多着不讓孩子吃呢？薇薇雖然吮得我乳房很痛，但是我愛看她攢在腋下偎靠着我的樣子，有她睡在我的身旁，我便覺得充實了，幸福了。

但是第三天終於來了一個奶媽，她的身材又矮又胖，面孔是扁的，鼻子有些塌，看上去樣子倒還和善，她把我的薇薇抱了過去，同她一起住在後房，日裏薇薇睡在床上，她便給她驅蚊子，管尿布。夜裏她也上床睡了，當我想起我的薇薇今夜已是睡在一個塌鼻子女人的身旁，餓了將要攢到她的大奶袋裏下去吮吸這顆黑蛋似的奶頭時，我真替她委曲得哭起來了。我覺得再也睡不着，沒有了她在一起，我便覺得床上多空虛，心中多寂寞呀。

半夜裏，我的乳房更加脹痛得厲害了，沒奈何祇得高聲喚奶媽：「快把孩子抱過來呀，叫她吸些奶，我的乳房真痛得要死了。」可是奶媽起先不應，後來含含糊糊的說道：「孩子够吃的呢，少妨奶你放心。抱來抱去要着涼的。」我不禁拍床大怒道：「我叫你抱過來你敢推三阻四？我的孩子難道還要

「你作主嗎？」這時黃大媽再也不能不做聲了，她伸出頭來在帳外勸道：「少奶奶你且忍耐些吧，奶頭痛些時就會好的，沒有了奶時你的身上就會來了，老爺太太把不得你再快些替他們養個小孫孫呢。」我哼了一聲，心裏暗想從此再也不要養孩子了，養的時候多痛苦，養下一個女的來又是多麼的難堪呀！結婚真沒多大意思，說到兩個人的心吧，心還是隔得遠遠的；說到男女間的快樂，一剎那便完了，不過十分鐘，却換來十月懷胎，十年養育的辛苦。

從此我便罕見薇薇的面了，她們說月子裏頭孩子不可多抱，抱慣她將來要不得了。我也想到育兒常識裏有這麼一句話，嬰兒抱多了背脊骨要彎曲，不是件好事，因此也就隨她們去了。有時候分明聽見她在後房呱呱哭起來，很好聽的，但聽不到兩聲，似乎便給塌鼻子奶媽的大奶頭塞住了嘴，變成悶氣的嗚嗚聲了。

我很想念我的薇薇，乳房痛得緊，一大團硬麵包似的東西漸漸變成菓子蛋糕般，有硬粒有軟塊了。終於過了一星期左右，乳房不再分泌乳液，我知道從此我便沒有能力再從那個塌鼻子女人的手中奪回我的薇薇來了，至少在一年以內，也許在一年以上。

我寂靜地一個人睡在床上，時間似乎特別長。賢有時候也輕輕走進來陪我，但是不多講話。有一次他吞吞吐吐地對我說，再過三天他要到上海去了，學校裏已經開學；我點點頭沒有回答，心想瑞仙又該快樂了吧，幸福的是她，痛苦的是我。

我能不能再回到學校裏去呢？上學期沒讀完，下學期又開學了。其民畢業後更沒有信來，他不在C大，南京對於我便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地方了。還是在家裏看看薇薇吧，她總是我的，看看她我便彷彿有了安慰了。

賢去後我便更加覺得寂寞，產房除了黃大媽與塌鼻子奶媽以外，誰也不肯走進來，好像這裏面全是罪惡之泥污，踏一脚就要沾着她們的身子似的。那末爲什麼當我快要生產的時候，倒有這許多人走進來瞧呢？她們會竊竊私語着批評我的下身從肚皮到脚跟，似乎她們都很留意這段，她們自己的身子大概總也鑑賞研究過，而把我的與她們的相比。我想她們或許是在打量我的肚樣，看這孃養出來的究竟是男還是女吧；她們或許也在計算我的產道，看那孩子出來時究竟便當不便當。我想她們的下意識中也許正在希望我的肚樣不好，一會兒孩子養下來包管是個女的；而產道看起來也似乎不够寬大，孩子要出來而不能出來會把我痛苦得要死呢。不幸我的經過恰恰正如她們所料，她們這才又慚愧了，似乎恐怕我萬一因產難而死去後，會在菩薩跟前得悉她們的壞心，而予她們以報復，因此她們馬上就一臉慈悲起來，希望我能平順地產下，當然太平順也不好，直待西醫用剪刀得的一剪，這下子她們才快意了，安心了。

她們在我的房內已經看得相當滿意而去，以後似乎都是平常的戲，沒有什麼緊張之處，她們再也不屑看了，因此便羣起而侮辱我，說我住的是紅房，進了有罪過，故意冷落我。我在裏面多難過呀，一清早醒來，眼睜睜到天亮。天亮了，黃大媽悉悉索索地在後房下床，撒尿，輕輕的咳嗽兩聲，然後蹣手蹣腳地打從我房裏走過。我驟然喊她聲：「黃大媽，你這麼早起來了嗎？」她頓時嚇了一跳，一定神回答道：「少奶奶你再睡一忽吧，等我餵熱了水，再來給你洗臉」。

但是黃大媽久久不至。她也許是先在打掃庭院，抹桌子，搬椅子的忙亂一陣，然後再去燒水。也許是燒了大半壺水自己先洗臉了，然後再燒熱一壺來，給我洗。她還要忙着吃早飯，填飽了自己的瀉肚子，再想到我的早點。至於奶媽呢？她是不到日高三丈不起床的，捧着一個微微，什麼也不管了。

我一個人寂寞地躺在床上，心裏煩燥起來，祇想披衣而起。但是，下半身似乎由不得自己，半麻半木地，直的硬的，再也沒有力氣。婆婆曾關照我：產月裏不可做毛病呀，有了病痛一世也治不好了。還是不動彈吧，寂寞的光陰，幾十天總會過去的。

吃過了早點，奶媽便來我床前站一會，她告訴我夜裏寶寶如何一次次醒來，她如何當心地拍着她，趕緊喂她奶，她吮着奶就沉沉地睡去了。她又說她的奶實在脹得緊，寶寶吃不完，祇好用碗盛着擠出來，想倒可以給你少奶奶喝。我說誰要喝你奶，人乳又腥又淡一些味道也沒有。她訕訕地自進後房去了。我不是不識得人家一片好意，我是恨她霸佔了我的孩兒，還要向我來多嘴誇耀似的。

奶媽進去了，我這纔又感覺到無聊起來。看書看報是不可以的，留聲機沒有人會開，睜着眼睛望窗外，看來看去祇不過這麼一塊豆腐乾般大的天空。天空上有時候有些雲，有時候雲沒有；太陽則祇見它的光，隱不見它本身。太陽光透進來的時候，房中玻璃都閃着光。我怕損壞自己的眼睛，趕緊移向光線暗處，一件件笨重的雕刻得過於繁瑣的紅木器具都呆板着臉孔站直着，沒有絲毫新鮮生動的氣象。我瞧它們瞧得厭了，心想何時才能飛出這間古老寂靜的房間呢？秋天快到了，外面雖然蕭條，總該有些高爽清遠之氣吧，無論如何也要比這裏好些，我想飛，穿過這一格格割分着天空的窗子，飄升到薄薄的白雲之上，然後寫着它到我的故居，探望我媽媽，與她抱頭痛哭一場！我爲什麼想穿窗而出呢？原因是不愛從房門口出來，走下樓梯，也許在樓梯頭與黃毛髮的姑娘碰到了，瞧着她歪嘴一笑，我不喜歡杏英，不，簡直有些恨她。

但是我的身子動彈不得，我祇能躺在床上等午飯端上來。做產的婦人是吃得好的，蛋嫩肉嫩，什麼都有，就是不備青菜。黃大媽說：吃了青菜會發腫的。我說：腫什麼呢？肚子腫，還是喉嚨腫得嚥不

下了？但是她答不出來，我要吃，她仍舊不許。

吃完午飯，我便睡一忽兒。但是後房微微的哭聲又把我吵醒了，我煩惱地想：奶媽究竟到那裏去了呢？正待拍床喊時，她的聲音從後房喻起來了，原來也睡熟了，却讓微微儘哭！

我說：「奶媽，你太不懂事呀，我剛睡中覺，睡得正好，你却讓孩子來吵醒我。」她在隔壁噙噙應了幾聲，一面低啞着聲音不知在哼呀還在唱：「寶寶快睡喏，喚，寶寶要睡覺！」

給他們吵醒了，我便睡不着。聽聽後房毫無聲息，情知奶媽又跟着孩子一齊入睡了，心裏惱得緊。過了片刻，我便喊：「奶媽，寶寶睡着了嗎？奶頭可有吐出來不會？嬰兒含着奶頭睡是……」奶媽噁的一聲驚醒過來，一面連聲喚喚說曉得了，我正要起來洗尿布了呢。我哼了一聲，對她說道：「你也真的睡得够了吧，早上比我醒來不知遲多少時候，此刻我睡着了，也不當心照顧孩子，却讓她來吵醒我。」奶媽沒有話說，接着還是噁我。

沒有人可談，沒有人可罵，說着便也沒有意思了，於是我便改口問奶媽：「你爲什麼要出來呢？奶媽。」她在後房長長嘆口氣，說道：「也是我命苦呀，少奶奶，嫁個男人不爭氣，貪吃懶做。只會在家生小孩子，生出小孩子來一個個丟到堂裏去了！」

「什麼？」我帶着詫異的口氣問，心裏明明知道，却恐猜得不對，於是再追問一句：「可是丟到育嬰堂去了？」

她嗚咽着說：「可還不是？一個又白又胖的大娃娃呀，還是小子呢，祇好狠一下心腸丟了。」

「丟了孩子好賺錢。」我用平淡的口吻安慰她說，心裏有些得意。我的娃娃是女的，還可以僱奶媽，她的男孩却丟在堂裏！於是我知道貧富的不平等比男女的不平等更厲害，祇聽得那個貧苦的女人

又說道：「少奶奶，嫁人真是沒有好處，苦苦的養個孩子，却又丟了，出來給人家當奶媽。雖然這裏你少奶奶同老爺太太都待我好，賺這麼多的錢，我還說什麼？但是錢也不能歸我用呀，我那個不要臉的男人早已向這裏拿了十元去了，說要去還債。」我這次生孩子的時候產婆雖沒有喊，自己替自己接生下來的；但是抱孩子上城丟到育嬰堂去却忍心不下，叫人代抱去，要化好幾塊錢呢。」

我默默地點點頭，覺得有些悽惻，不要再聽下去了。過了一會，我對她說：「寶寶還睡着麼？抱她過來給我瞧瞧！」她顯有些驚訝，却也不敢反對，孩子便裹着毛巾捧過來放在我身旁。

微微貼近我睡着，小身體動了幾下，嘴巴空吮着，像在夢吮奶。我想把奶頭塞進她的小嘴裏去，雖然沒有奶了，給他吮幾下總也有癢癢的舒服的覺。但是奶媽說：「少奶奶，把寶寶推得開些吧，你的奶已經斷了，再吸出來是有毒的。」我雖然不相信，却也不願打擾孩子的安睡，就自顧直了不再觸着她。

我說：「奶媽，你去洗尿布吧，孩子我管着。」她嗯了一聲，矮而胖的身子移動起來，呆滯又遲緩地。她的塌鼻子洞孔一掀一掀，扁平臉上顯然還帶着些悲哀的顏色，「真是男人不爭氣呀，要是我……我能够嫁着個稱心如意的人……」像是在說，像是囁囁着不敢全說出來，她去了。

我躺在床上，眼瞋着窗外的天，心裏浮起一種幻想。蕭索的秋晚，後湖該滿是斷梗殘荷了吧，人兒不歸來了，不知道湖山會不會寂寞。

八 少奶奶生活

好容易等到彌月了，那天早晨，老黃媽捧碗桂圓羹蛋來。她說：少奶奶你等歇可以起床了，供神的桌子已經擺好，祇要外婆家滿月禮抬來，便可以抱寶寶拜菩薩。我答應了一聲，心裏滿是興奮。

奶媽也抱着微微走過來，請示我該如何替她打扮。初秋的早晨不見太陽，顯得有些陰涼，我便說給她穿件黃綾子薄夾襖吧，葱白緞綉花的襖襟，微微看上去活像個小公主。我自己也匆匆吃完桂圓與蛋，支撐着下床來，祇覺得身子亂幌，走起路來像騰雲駕霧般，搖搖欲倒。我說：老黃媽快過來扶我呀。她來了，用一隻黑而粗糙的髒手捏住我臂膊，我臂膊更顯得蒼白與細瘦了。

坐在紅木的大梳粧台前，我幾乎不認識我自己。下巴是尖尖的，鼻子顯得過高，貧血的臉上白淨得一顆黑痣也沒有，我很傷心，就算給我長上粒而疤吧，總也可以使我增加些嫵媚。一個人五官生得太端正了，常常會顯得單調，這正同蕭索的秋况一般，睹之令人起寥落之感。想到這裏，我不禁流下淚來，但連忙自己拭乾了，今天是微微大好日子，怎麼可以哭泣呢？

洗好了臉，我便略梳下頭髮。整月的睡臥把我的頭髮都擱壞了，斷的斷，打結的打結。我手持木梳輕輕抓，手臂有些酸，髮上的亂結却仍舊休想解得分毫。老黃媽說：別太用力呀，梳痛了頭皮一世要做毛病的。我無奈，祇得胡亂捱了一捱，罩上一頂黑絲線綴碎紅珠的髮網就算了。

老黃媽替我拿來件綢旗袍，淺藍色的，像窗格子外面的悠悠天空，我把它披在身上，似乎覺了寬

綽綽地，祇有靠腰圍一部分顯得窄些。我半對着老黃媽，半像自言自語地抱怨道：「怎麼滿月了肚子還不小呀，怪難看的。」老黃媽回答道：「養過孩子的婦人肚子永遠是寬凸的，皮皺得起花紋，像老太婆的面頰兒。」我聽了心中又是一陣難過，垂下頭瞧自己拂地長的旗袍下擺時，祇覺得一切都空盪盪的，好像做了一場夢。

正傷感際，祇聽見樓下人聲喧嚷起來了，老黃媽側耳一聽忙告訴我，說是外婆家送滿月禮來了，少奶奶我快些扶你下樓去吧。我點頭沒有話說，心裏酸楚楚的，欸欸隨她下了樓。

在樓梯下我碰見了賢的父親，就輕輕喚聲：「爸爸，」頭再也抬不起來。我想不到此刻這麼快的就會碰到他，我真怕見他的面，彷彿自己做了件錯事般，無顏同他招呼。但是難關畢竟也過去了，早些過去也好，現在索性老起臉皮，去贖母親給我送來的東西吧。

母親送來的東西，又是這麼多一大堆：僧領小襖一百二十件，棉的夾的單的都有，滾領的顏色又不肯與衣服盡同，有的還绣花。我知道這裏有許多是五姑母費心設計的，選料子配顏色綉團花都是她的拿手本領。我這次養一個女孩定給母親以大大失望，但同時却也予五姑母以大大方便吧，女的總可以打扮得花俏些，蓮紅的，橘黃的，湖藍的，葱白的緞子，織着各式各樣花紋，有柳浪，有蛛網，有碎花，有動物，有簡單圖案，有滿天星似的大小點子，有浮雲掩月般的一種顏色遮住另一種的，分也分不清，數也數不出，瞧得人眼花繚亂。此外又是各式跳舞衣一百二十件，連衣連裙子，細褶的也有，圓筒狀的也有，長短袖的都有，沒有一件同式樣，沒有一件類似顏色，我真奇怪她們都是打從那裏挑選來的。原來當我寂寞地獨臥在床上的時候，她們都打夥兒熱鬧着東奔西走選衣料去了，兀不氣惱煞人！除了這兩批以外，尚有小大衣啦，絨線衫啦，背心啦，披肩啦，形形色色，共有三百六十件之

數。衣裳之外便是鞋襪，襪是現成買的，不過大小花樣不同，鞋子却又鉤心鬥角起來。鬢月應該穿老虎頭鞋，因此這老虎頭鞋便足足做了十雙，有大紅緞綉黑白花的，有金黃緞緞黑絨花的，有湖色緞釘碎珠花的，有粉紅緞映五彩花的，一隻隻老虎頭上都有個很大的「王」字，眼睛斜掛，黑白分明，十分神氣。其他尚有船鞋嘍，象鞋嘍，豬鞋嘍，兔鞋嘍，獅子頭鞋嘍，花花色色，害得紅黃綠白黑諸種軟皮鞋都失了光輝，顯得太簡單太呆板了。

除了穿着之類以外，還有吃的東西。準備祀神的，有「命富貴」：長就是長壽麵；富就是麵筋，我們、城人叫做烤夫；貴就是桂圓；至於「命」却用什麼來代表，我不知道，祇見另外有一堆雪白的洋糖，大概即此物了。這四樣東西都用大朱紅圓盤裝起來，上插絨花，福祿壽三星像等。四盤當中有二盤「壽星」，我想母親大概也就爲微微是女的，福祿無份，祇好替她多求些壽吧。我想像得到母親準備這東西時的心情，本心一點不起勁，却又不得不裝作起勁，否則給人家瞧着連你娘家都不起勁了，那不是要齊夥兒踏上我的頭來麼？生女兒真是件沒光彩的事，女兒生了外孫女兒又是一番沒光彩，我可憐母親一世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這番又何必勉強給我裝體面，費心費錢的弄了這許多東西來給這裏人們懶洋洋地擺上祀神桌呢？

黃大媽說：「香燭點好了，少奶奶你抱娃娃來作揖吧。」但是我婆婆馬上就攔阻道：「她祖父關照過，女孩子用不着拜菩薩了，等明年養了弟弟再多磕幾個頭吧。」杏英咧開嘴巴嘻嘻朝我笑了，我幾乎淚落，祇好咬着下唇走開。

午飯的時候，統共祇有擺三桌酒。朋友們都不通知，至親送禮來，可璧還的也都退了。我的母親到十一點半才來，見了我，祇說一句：「頭胎養女兒容易長大。」之後便默然了。賢的父親遇見了她

，勉強裝出笑容，道聲：「外婆辛苦。」做外婆的也祇好連說：「那裏！那裏！」心中彷彿很愧惶似的。

吃飯時，我的母親坐首席，我與杏英在下首陪着。婆婆也與我們同桌，公公却在男賓席中。我的母親在坐定時略抬眼掃了那面一下，彷彿有些疑惡似的；她在猜想賢爲什麼不回來吧？養了個女的，他還有什麼興頭巴巴回來吃彌月酒？祇讓我一個逃不掉的在人家冷臉罷了。

杏英提起酒壺，向我的母親敬酒道：「外婆恭喜你，抱了個外孫女兒！」

我的母親苦笑了一下道：「生男育女可是作不得主的，好在他們兩口子年紀還輕呢。」

我的臉上直發燒，心中怒火更狂燃着：心想你們這批不尊重的女人呀，少了個卵，便自輕視自己到如此地步了。我偏要做些事業給你們看，請別小覷我同微微，我們可決不會像你這個黃毛尖嘴的醜丫頭呀。

席散後，我的母親將回去了，她祇託言要小僮，叫我陪她到後房去。在後房她拉住我的手嗚咽道：「兒呀，委曲些吧，做女人總是受委曲的，祇要明年養了個男孩……」我默然掙脫她的手，腹中自尋思，我偏不要養男孩，永遠不！

我要我職業，我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們出口氣呀！

但是我的身子還沒有復原，辛苦了大半天，母親去後，我仍舊倒在床上了。

N城人多的是不合理規矩，當女人做產時，彷彿像太上皇，什麼也不用理會得。就是公婆死了也不用送喪，一切都可以免役，然而祇要是過了這一天，過了彌月的一天，就好像已給你生牢了銅筋鐵骨似的，從此什麼都得做，一切總數都不能或缺的了。就連吃東西也是這樣，做產的時候，她們每天

除三餐外，還給我吃上下午點心，晚上也有上半夜點心，下半夜點心等等，一天二十四小時內統共要吃上七次。可是過了彌月那天，驟然便省去三餐點心，下午還有，過此則是長夜漫漫，任你榻腹待旦，老黃媽再也不問一聲。有時候我實在餓得慌了，便裝作解手暗中摸索到後房去，高聲咳嗽了幾下，借故賊醒老黃媽道：「廚房裏可有什麼帶湯的點心沒有？我的喉嚨有些難過，給我潤一潤嘴吧。」老黃媽唔唔幾聲後却又變卦：「少奶奶你還是靜靜的睡吧，喉嚨過會子就會好的，明天還要捧捧早茶呢。」說起捧早茶，真是件够麻煩的事。公婆清早六點鐘起床，等他們洗過臉，我得趕快捧兩杯剛泡好的熱茶上去。因此我至少須較他們早起半個鐘頭，梳洗完畢，穿着得整整齊齊的，於是老黃媽給沖好了茶，由我用一隻橢圓的銀製茶盤端着端了過去。公婆的茶都盛在兩隻有蓋的細磁茶碗內，燕子花紋；另外有一隻無蓋無花的綠玉盞，是專門泡茶給香英喝的。香英起得遲，有時候我已經在吃早點了，看見她起來，趕緊放下飯碗給她遞茶去，但是她總是有意和我過不去似的，瞥見我來了，便另外拿起杯隔夜剩茶汁來連連吸，一面披嘴揶揄道：「嫂子不敢當，我的茶已經有了，你快去吃完了飯抱女兒吧。」我沒好氣，便一聲不響把綠玉茶杯重重放在她面前，拍的一響，沸水四溢了。

吃過了早點，公公便看報，婆婆吩咐傭人買小菜。小菜買來後，婆婆便在廚房內吩咐指揮，鮮肉該切絲或剝醬，魚該清燉抑紅燒，什麼都要她的主意。香英也擠在裏面，看見小菜熟了便用手指抓來吃，婆婆呵她，她祇扮鬼臉。天曉得，她就是故意不扮着也已經活像張鬼臉了，我瞧着祇連連噁心。我不好意思不下廚房去幫婆婆料理料理，但是這裏人多手雜，什麼也插不進去。奶媽閒着沒事，也抱着微微來燙熱鬧，於是大家都有了對象，就是拿她做話題，對着她講，等到她睡熟了，還捨不得放她上床去睡。女孩子們祇要生得俊，在落地時候雖然惹人嫌憎，但久而久之也就慢慢的能够逗人憐

鬚了。我的微微有漆黑的腫子，圓而大的眼睛，長得緊密密的睫毛，笑起來一閃一閃，像耀目的星星。

我們大家閒着沒事做，便千方百計的替她打扮。我會剪紙花，找張大紅賀帖，我能剪出小兔子，小豬，小剪刀之類。我把這些剪出來的東西貼在她的小圓臉上，鼻樑當中再貼條兩頭尖的紅條兒，等會兒揭去，紅花便清楚地印在臉上了。婆婆說：孩子們臉上不可多貼花，因為他們睡時靈魂兒要出去的，及我回來時若認不得自己臉孔了，豈不糟糕！她給她買了隻銀項圈，套在頸間，說是可以鎖住命根。

到了下午，我很想睡午覺。但是這也得偷偷地，因為我公公最佩服會國藩家書，說是治家以勤儉爲本，而睡覺便是不動的先聲。秋天的夜裏雖然長，但我因苦於早起，故非拿午覺來補足不可。有時候聽見公婆喊了，便趕緊跳下床，拿冷手巾覆住臉孔，半晌，才清醒過來，裝作未睡過似的，去答應他們。

少奶奶生活多無聊呀，悶得慌了，我也想到娘家去走走。我的母親也住在城內，距家不遠，祇是我要去看她，却又須費許多週折。先是，我要瞞着公婆去通知她，說是我要歸家了，於是她便差人來向我公婆請示，問他們能不能答應。他們倒是一定答應的，祇是還不能馬上就去，一定要先擇定日子，由母家着人來接，或由夫家派人送去。去的時候，這裏還要買菜包吃食之類，叫我帶回去遍贈那面的親戚鄰舍；回來的時候那面又要多買這類東西，叫我帶過來分贈此地諸人，因此我很感到麻煩浪費與不安，索性也就不大想歸家了。這樣多日不去之後，去時亦住不慣，東西安放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了，我祇覺得母親漸漸地變得生疏起來，而夫家一時又不能廝熟，因此自己心中祇覺得不落位。微

徽一天天長大起來，知道認生人了；每到傍晚時她便推着不要我抱，兩手向外亂划，想我奶媽，我又感到無限的空虛與快怏。

我該做些什麼事呢？一個讀過大學的女子總不該長此住在家裏當少奶奶吧？家裏真是無味極了，什麼可做的事都沒有，看書又要給人說像煞有介事。又沒有可談的人，朋友們知道我結婚後與公婆小姑同住，恐怕不便也不來看我了。我祇寂寞地從早等到晚，從夜裏等到天亮的等着——等着寒假到來，那時候賢總可以回家了，雖然還陌生的，他總是我的丈夫呀！

天天我等着他，等着他，愈愈日子愈長。清早起來看看偌大的一個房間，放着這許多器具什物，每次拭淨我又揚上灰塵，上了灰塵後又把它拭淨，無過數地替它們服務着，想想究竟有什麼意思呢？孩子的尿布洗了又撒濕，濕了又去洗，新鮮的，興奮的心情已經過去了，我祇覺得這也是沒意思的。至於我自己呢？還不是天天站在着衣鏡前，敷上了粉又洗掉，洗過了臉又擦粉，看來看去祇有公婆吞英奶媽徽徽老黃媽這幾個人罷了，便是她們都稱讚我為天仙，于我又有什麼意思呢？

「可是真活得無聊呀！」我暗暗嘆息着。「還祇有十九歲呢？」自己更加嘆息起來了，覺得未免辜負此大好年華。結婚能够催人老，尤其是早早養了孩子；人家見你抱着孩子，就不會想到其實你自己還是一個大孩子了。

人們幹嗎要結婚呀？其民是聰明的，他說不想結婚。但是他却不該眼瞞着我，讓我一個人來當傻子呀，男人就是這麼自管自的硬心腸傢伙！甚至於我的丈夫，唉，我已爲他受過這麼多的苦難了，還嘗盡無邊寂寞，他也是不管我，一味的隨我去呀。他爲什麼不早些回家來呢？

九 我的丈夫

在一個雪花紛飛的早晨，賢終於回來了。他披着常青厚呢的長大衣，深灰色帽子，身材顯得十分魁梧。奶媽第一個遇見他，靦面不相識，驚訝地問道：「先生你是到那家去的？」賢怔了半晌，笑着拉拉孩子的手，說道：「這不是薇薇嗎？」

我聞聲走了出來，含羞地，默默站立在他面前。他也睇視我半晌，低聲道：「你今天怎麼這樣的漂亮？」

於是他去見了父母，一番悅喜自不必說；回到房中，他便打開箱子亂掏，像在我尋些什麼似的。我說：「好好坐一會兒吧，我拿熱水袋來給你烘手。」他更不答話，逕自抽出條五彩斜條的軟絨圍巾來，說這是給你的，還有雙小手套，送薇薇。

我快樂得飛步奔到樓梯頭，高聲連喊，「奶媽快上來！」奶媽抱着薇薇來了，我們給她戴手套，但是她掙扎着不依。手套做得怪精緻的，就是太緊了些，薇薇的手凍得又紅又腫，所以再也套不上。

我低低對他埋怨道：「真是你們男人家買東西，一些沒有分寸……」

他却笑了笑說：「我怎麼會買這種東西，都是她陪着我挑揀的——確是太小了些。」

我的心中如若一枚刺，早知就裏，却仍連聲詢問她是誰。他未免慌了；一面把小手套放進箱子裏，一面逗着薇薇玩，口中喃喃支吾道：「這手套不好，還是不要戴了吧。」但是我仍不肯放鬆。

賢着實無奈了，祇得吩咐奶媽且抱寶寶到樓下玩去，一面裝得若無其事地告訴我，他是因為想討我歡喜，買兩件合意的東西來給我與微微，所以才讓瑞仙去代為選擇的。他與瑞仙往常無事也不多見面，他說，這次若不為買東西送我，也決沒有這種開工夫去理她呢。

我啞了一口，把圍巾與小手套統統丟在地上用力踏。我說：「微微的手就是凍爛了也不用這種東西來包裹！我自己就是要上吊也用不着你們替我買絨巾哪！」他急了，連說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總是我不好，下次再不敢了。

但我刀自怒氣未消，心想你倒底還偏着她，有錯處情願一人承當。聽他還在一連串認錯下去，絲毫不懂得我的意思，我祇好冷笑着把這話說了出來。這下子，他好容易才明白了，連忙派說她的不是。他說她風騷得很，這種輕骨頭女人誰高興同她來往，若不是一心爲了要給你買東西，便下帖子請我也不高興同着那種小寡婦出去呢！

「小寡婦？好個誘惑性的稱呼！」我重重哼了他一聲：「快三十歲了，還小得很呢！」

賢笑了起來，這才知道拍馬又拍到馬脚上去了，他的詆毀變成了無形中讚美。於是趕緊改口，說她難看，說她老了，說她庸俗沒學問，這才慢慢的把我的氣壓平下去。奶媽又抱着微微上來，說是奉老爺太太之命，請少爺下去吃點心吧。說着，看見圍巾手套都掉在地下了，連忙彎身下去拾取，我也不反對，祇從她的手中接過微微來，更不理會賢，逕自抱着她篤篤下樓。賢笑着跟了下來，在後面用手勾住我的頸項，同微微親吻。

公公婆婆都高興得很，問長問短，恨不得把他幾月來的生活都一下子問明白了才好。婆婆的話題常牽到虞家上去，賢怕會講着瑞仙，總是設法避開的，或簡單答覆一句，或索性裝作不聞，公公祇熱

心地同他談着下一代及勉勵他好自努力用功，他唯唯答應着，說了許多未來的犬志，婆婆插不上口，祇得自下廚房準備吃食去了。

婆婆去後，我覺得不好意思儘夾在裏面聽他們談話。杏英的眼臉顯得更紅了，目光更兇，她似乎不大理會哥哥，祇惡狠狠地釘着我。這時候我的心裏倒沒有什麼不快，相反地，我祇覺得得意與驕傲。我故意裝得怪親熱似的對着賢道：「你且坐着多談一會吧，我去給你……」說着，便站起身來。賢瞞了我一眼，似乎不願意我離去似的說道：「忙什麼？」公公也很懂得年青人心思，他祇說：「叫杏英去幫母親料理吧，你且在這裏坐坐。」杏英無奈，祇得撇着闊嘴出去了，公公索性再喊過奶媽來吩咐，叫她今夜帶着微微到樓下來跟老黃媽睡在一處，不要再睡在我們的後房了。

歡悅地，羞怯地，晚上我與賢對坐在房內。笨重的紅木傢具一齊都活潑有生氣了，窗外雖在飛雪，但裏面的空氣却仍是溫暖而新鮮的。賢故意挑逗道：「我在外面真想你呀，青妹！」我扭轉頭去不理他道：「別瞎說吧，敢情是想瑞仙。」口中這般說，心裏却無一些惱意。他笑着過來不依我，扭着推着便上床了。

婚姻雖然沒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經女人以相當方便。一對男女便再沒情義些，同睡在一張床上，總也不能全然的相安無事吧？賢伸過手來擰着我的耳朵輕輕問：「這些日子你想我不？」我噙着推開一面翻身向內道：「我再也不要養孩子了，永遠，永遠的。」想起種種苦況，不禁自掉下淚來。

但是賢似乎並沒有被感動，他祇替自己打算：一個男人同女人睡在一起，不想放肆而祇顧到拘束方面，那才怪哩！他挑逗地告訴我許多粗俗的，猥褻的話，那些也許就是從瑞仙口中得知來的，但是我聽着並不覺得刺耳，同時却反而有些異樣感覺。

「好個不要臉的，不怕羞的女人呀！」我重重啐着自己，心想快些不要聽了吧。但是下意識地却不肯干休；自己哄騙自己說就是再聽句把也無妨，祇要不實行，明天趕快忘記它了。漸漸的，我倒有些羨慕起瑞仙來，原來她有這套本領，怪不得男人會歡喜她；沒用的女人祇知道承受，笨木頭似的，未得到絲毫快樂先自有了身了。

賢說：「別儘想着孩子呀，愈怕養愈容易養；要想養的人倒是常常不會養的。」我也希望一面故意想養，一面好好的同他親熱一下；但不知怎的，在熱烈中我會索然與盡；我怕見，怕見那批袖手旁觀，完全幸災樂禍的瞧我生產痛苦時的女人的面孔呀！

我不知該怎樣對待自己的丈夫才好？想討好他吧，又怕有孩子；想不討好他吧，又怕給別人討好了去。我並不怎樣愛他，却也不願意他愛別人；最好是他能够生來不喜歡女人的，但在生理上却又是個十足強健的男人！

我的丈夫是高大的，胸挺臂粗，穿起條子西裝褲來顯得兩腿筆直有力。但是他却不肯昂然舉步，在不經意中總是老愛帶些華爾滋走法，劃來劃去，未免礙眼。他的面孔是白長的，眉目端正，就是頭髮太濃密些，前額還伸出個桃花尖兒，配着兩道烏黑的八字眉，顯得色彩太重了，未免減少些清秀。據說這種男人是重色慾的，但是我不願相信。

他的嘴裏常常輕輕哼着京調或流行歌曲，閑下來的時候，他從不翻翻書，祇一屁股倒在床上唱戲，會兒「兒呀」，一會兒「孤王」，我聽得着實難過，而杏英似乎對他不服佩服而讚嘆似的，蹣跚着他歌；他也得意洋洋地反覆指點她，說來說去是這幾套，杏英雖然百聽不厭，但我實在感到膩煩了，祇自胡亂抽出一張隔天的上海報來細讀。

賢的爸爸也喜歡讀報，他讀的是社評。他對於各報的社評似乎都很佩服，有時他還剪下來貼在一本舊帳簿上，日子多了，報紙都發黃，但他一定要賢細細唸，賢也祇得翻了幾翻，等他再三稱賞不絕時，賢就隨着附和幾聲，他直樂得了不得，逼着賢再讀下去，賢一面點頭播腦像在念，一面却仍舊噁嚙底下哼京調，他父親不聽見，我却聽見，心中很不以他的敷衍父親爲然。

但另外有一件事賢却不是敷衍他父親，而是衷心信仰他父親所說的，便是關於他家祖先的懿言嘉行等等。他們把自己的祖父噉，曾祖父噉說得神乎其神，無非是一套効有大志噉，純孝噉，長大來不貪財噉，不戀妻房噉，彷彿一本聖賢傳，聽也聽不完，差也差不多，不由得你不信，父說子隨，大家裝出一副必恭必敬樣子，真把我的肚子也笑痛了。

賢說：「父親很喜歡你也是書香之後，將來我們的子孫一定是賢而聰明的。」我聽了心中很起反感，原來你同我在一起，祇是爲貪圖養幾個好子孫才親熱的，怪不得你每次在床上也還是對着我相敬呢。

你愛瑞仙，未必是貪圖她來替你養好子孫吧？

女子是決不希求男子的尊敬，而是很想獲得他的愛的！祇要他肯喜歡她，那怕是調戲，是惡語，是玩弄，是強迫，都能够使她增加自信，自信自己是青春，是美麗的。但要是男子對她很尊敬呢？那可又不同了，尊敬有什麼用呀？所以我說一個男子對於一個女子的愛情應該先是挑逗的，然後當慢慢的滿足她，安慰她，使她總於能够信任你好。不然祇把太太當做傳宗接代的工具，還說傳的是你的宗，接的是你的代，那個又高興替你千辛萬苦的養育孩子來？

我覺得很失望，在失望當中，却又好像說不出口來。好幾次我故意挑逗他，但當他攏近身來的時

候，我却又疾言厲色的直嚷道：「請你不要觸着我呀！」他似乎出於意外地大吃一驚，躊躇半晌，祇得不憚地默默走開了，我覺得很傷心。

他雖然是我的丈夫，但是還不能明白我的心呀！沒有狂歡，沒有暴怒，我們似乎祇得瑣瑣碎碎地同居下去了，始終是一股不得勁兒。寒假很快的過去，我們又得分別；分別之際雖不免有些淡淡的留戀，但那也幾乎淡得看不出來？一絲絲，一忽忽，啃得人心頭麻癢。

十 小 學 教 員

丈夫去後，便祇有一個徽徽是親人了，可是也不容易同她接近。第一奶媽要霸佔住她，不許別人插一句口。譬如有時候我偶而說一聲，今天沒有風，給她穿三件棉襖太多了吧，奶媽就馬上抬出婆婆的話來壓制我，說是太太關照過的，孩子嬌嫩得很，可受不起涼，我聽了祇好默默不響。第二婆婆似乎負全責似的照顧着，我不好意思貢獻意見，說是哺乳兒不宜因喜愛而多給予零食等等，因為這樣一來好像有樣對她表示不信任，不免叫人寒心。第三杏英似乎處處放不過我，平日已經千你的寶貝女兒長，萬你的寶貝女兒短的冷笑不了，怎禁得你真的關心寶貝起來，不要笑掉她的大牙嗎？——想起杏英，我真覺得什麼也不好受，家裏的日子真是過不下去了。

於是我去找一個親戚，問他可能替我設法弄些事。他說：機關犯不着，還是暫在學校裏教書吧。於是他便寫張名片介紹我去見縣教育局長。

縣教育局在府前街，距這個親戚家相當遠，我祇好僱輛黃包車去。在車上我的心忐忑着，生平第一次見官，不知道多嚇人哩。見面的時候該怎樣講？是不是必須說幾句請求栽培的自卑語，抑或索性吹他一番，表示自己教育專家，因為熱心服務社會，所以才來我位置的。

一時思想未畢，車却已停在教育局門口了。多麼的令人失望呀，我以為衙門一定是神氣得很的，誰知道矮矮的祇有幾間平房牆上藍底白字刷出幾句怪俗氣的標語，門口掛着一塊長方形的木牌子，

木板已經是髒得很了，與黑字混在一起，但總還可以髒得出是教育局。

好容易摸到傳達室，門房在打瞌睡。我說我要見花局長，他眼睛睜大開來，不信似的打量我一番，隨後顯出鄙夷的神氣道：「說得清楚一些，你究竟是我誰呀？」我給他一嚇，彷彿自己就像做錯事般，囁嚅地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我說：「姓花的，我我花……」

「花？這裏姓花的多得很呢！」他的臉兒仰起來了，鼻孔冷笑一聲：「我也是姓花的，還有花秘書，花錄事，花抄寫，花……」我聽着忍不住笑了起來，我說：「我是我教育局的花局長。」說着，心中得意，臉也不免仰了起來。

「有名片嗎？」他問。我回答有，便把親戚的名片交給他。不一會，他是請我進去了。我跟着他走過一條高低不平的石鋪路，當中有污泥天井，不種花，也沒見一根枯草。石階也是傾圮的，不小心準滑跌，我的心中咕噥着，像這種屋宇，就是他把局長位置讓給我，我也不高興來辦公呢！那裏能够比得上C大校舍的一絲一毫，寬坦而齊整的水門汀大道：通過一大片綠油油的青草地，就說在嚴冬吧，翡翠似的顏色雖暫時藏起來了，但在枯萎蒼涼之中，却也常能鋪上一片廣大無垠的白絨似的雲毯，紋銀不足喻其光澤，水鑽不足比其纖白，置身在這種晶瑩皎潔的世界中，才能够映出應其民似的渾厚樸索的純學者風度來，我不知道這位花教育局長究竟是何等樣人物？是和講可親的恂恂儒者呢，抑或爲神氣十足的小官僚派頭？

然而結果都不是。坐在一間四方小室內，陳舊古老的大寫字檯前的，祇有一個鼠目短髯，面孔黧黃的拱背小夥子，他也穿着中山裝，祇是同懸在他對面的孫中山先生遺像比較起來，恐怕他就給孫先生當傭役也不要，因爲他有着如此的一副不像樣，惹人厭惡的神氣。

但是他偏要更加把神氣裝得活現一些，不，簡直可以說是更加醜惡了一些，他拿細眯着老鼠般眼睛睨了我一下，一味壓沉着喉嚨閉言道：「是蘇小姐嗎？唔，教育事業於女子倒是很相宜的。……蘇小姐以前什麼大學畢業？唔……祇有讀過一年……似乎……似乎資格有些問題。蘇小姐……唔……我給你想辦法吧，假如你可以屈就一些……決定後我給你送信到府上來。」於是我留下地址，便退出來了。

彷彿吃過臭鹹肉，或是爛肚子已經流黑水了的黃魚似的，我祇覺得胸口飽悶而翻滾着油膩胃汁，很想嘔吐，勉強自節制住了，一方面運運噁心。我想，要不要把這事告訴公婆呢，假如要做事總得徵求他們的同意吧，不然還是不要說的好，免得給杏英譏笑。

杏英的譏笑！想到了那個歪頭頸的姑娘的撇嘴角冷笑的情形，我便覺得臭鹹肉爛黃魚氣味也還可以忍受了，祇要能够早出晚歸，白天大部分光陰不與她見面。

花局長替我介紹到培才小學，這校的校長姓孫的，人倒還漂亮。與公婆說停當後，第三天我便到校去上課了，心想小學教員，怪難聽的名詞！杏英似乎在同奶媽及黃大媽竊竊私語，說是別人家大學讀出來的總是教中學，祇有她祇配管管小糊糝。但黃大媽却在背地對奶媽說：我們少奶奶真是肚子通有好處，現在當起女先生來了多神氣，也省得在家裏受這個尖嘴姑娘的氣。

我去了，穿着紫紅的薄絲棉袍子，小袖口，高領頭硬綳綳托豎起清瘦險兒，外面披着件純黑呢，花皮翻領，窄腰大下擺的長大衣，配着高跟鞋，自己在穿衣鏡前打量一番，實在不像個當小學教員的樣子。於是紅顏薄命再加上懷才不遇，兩重委曲，把千古才子佳人的哀思都聚集在一起了。

孫校長說：承你屈就，真是感激得很，五六年級的學生就請你負責教導吧。

我說：我祇能够担任幾點功課，調育的責任却負不來，因為我自己也還愛胡鬧，怎能够扳起面孔來教導別人？孫校長笑了，說他還有事情要出去，他是不常來校的，校中功課就請蘇先生與另一位姓陳的女教師商量分配好了。

陳先生是一位和氣的小姐，年青，漂亮，樂觀，而頭腦却有些簡單。她絮絮問我是那裏畢業的，我差說起會進過大學，祇說自己是某女中畢業，如今因為家居太無聊，所以情願担任一些功課玩兒。

她連連擺手說：在這裏教書當玩兒可不容易，統共就祇有我們兩個教員——孫校長是掛名的，他平日無事不常到校裏來——分別坐鎮在兩個教室，彼此來，不得脫空，否則學生就要鬧得天翻地覆了。她還說，這裏除兩個教室，一隅辦公室外其餘都住着人家，這些人家裏多的是潑婦，假如學生曠得狠了，她們就要跑出來干涉。

「是學校裏租房子給她們住的嗎？」我問。

「不，倒是學校向她們租的二間半房子，而且租錢付不出，所以祇得到處由她們鬧去。——你到這兒來以前的那位洪先生，就是給她們吵不過才憤而離開的。」她告訴我。

我默然無語，既來之，則安之，總不成才進校門就說不要教書了，再回家當少奶奶去給香英笑話？任何苦難日自咬牙忍受一下吧，做人就是爭一口氣。我不爭氣，將來薇薇輩下去就要更加苦了。

陳先生叫我教高小一二年級學生，教室在樓上，她自己則就在下面教室裏。高一高二合起來祇有十八九個學生，有幾個女的，年紀看上去已同我差不多大了。樓下的教室，包括初小一二三四各級，其中一年級還有春季秋季之分，陳先生在上國文課的時候，一忽兒「花，花開。」一忽兒「司馬光少年的時候……」忙閒不了，嘴巴一刻不得停。我站在樓上，因為人數少，學生的年齡也大了些，因此

比較清靜。我教書教得很快，講完了，便叫他們自己看過不懂問，一面側耳靜聽樓下可有什麼響動。陳先生對我說：「大家也得換換新鮮，上常識課時，她教樓上我教樓下如何？我點點頭，心裏憂慮着自己根本沒有多少常識，又該叫我如何教法？」

我教常識，一樣也同國文教法，先自讀給他們聽，再教他們如何寫法，之後，便完了。次序方面是先低級後高級，崔春一起，而秋一，而二年級，而三年級，而至於四年級。我與他們約定，當我在教別級的時候，未教到諸級須先自己看一遍，不懂之處，等教到時再提出來問；但是他們總不肯照我吩咐，吵吵嚷嚷，混亂極了。

我真怕見這一張張滾圓的，白胖胖的臉孔！有時候墨筆乾了，他們就把它含在嘴裏嚼，弄得嘴角都像畫上牙齦，勸之不聽，呵斥亦無效。當你講書的時候，他不肯聽，儘向你默笑；等會兒問着他，却又莫名其妙，或回答得笑痛人肚子。有時候嘻嘻哈哈的聲音大了，就會出來個蓬頭髮抱着拖鼻涕孩子的婦人站在教室窗外聽，一面沙着喉嚨喊道：「先生你賄胡令弟哪，在挖屁股眼了，等會子這隻手還好寫字抄書嗎？」

告訴先生，有些事真教先生也無可奈何。譬如說張吉人羞了趙秋英哩，林廣生說陸雨全的爸爸是木匠哩，曹寶珍借了她表妹的毛筆頭不還哩，或者竟是胡令弟或別的小朋友閑着無事又在自己挖屁股眼哩，真是說不勝說，聽不勝聽，其間的笑話當然很多，但是我却從來不會覺得它可笑，雞零狗碎的麻煩真比痛苦憂愁還不如，它把人的粉紅喬其紗似的心幕給重重壓住了，層層揚上灰塵，撲也撲不掉；挖又挖不出，樣子像是牢牢的黏住嵌在裏面了。沉重的心啊！我祇覺得鬱鬱地，透不過氣來，兩眼望着天。

望着天，我其實也沒有什麼想頭，飛又飛不上去。住在地球上，活在人世間，我似乎並沒有十分合式的去處。也許世界是狹隘的，擠得緊，恨不得擠出我才可以干休——這個世界上恰恰就像是多了一個人似的，譬如說吧，賢與瑞仙本來相處得正好，我來了，便成爲多餘。公婆杏英等同住在一塊也該是很安靜的吧；有了我，就有人不肯放鬆。微微有奶媽撫養着，有她的祖父母照顧着，也是用不到我的；甚至於其民吧，他愛讀書，他愛工作，假如再愛了我，也就增加麻煩了。

我將到何處去呢？每天早晨八時起，自然是來學校裏教書囉，但是家中的人大都未起床，我也不好意思定要催着黃大媽先給我稀飯吃，像煞有介事的教書了，人家又不希罕你這二十元一月的薪金，若說路上買些吃吃吧，又怕撞着學生不好看，祇得苦餓着肚子一步步挨進教室裏，一課國文，一課英文，一課算術，一課常識，煩得我心裏頭祇想尋死。下課來小學生不肯安靜，有時候丟物到人家的大水缸裏啦，推了人家鼻涕兒子啦，說了句不大好的話啦，於是這些被侵犯的潑婦就在外面罵了起來，自然是怪響怪刺耳的，不由得不聽哩，她們罵：「這種先生都瞎了眼睛嗎？也不看見這批小糊塗，搗他娘的渾亂！等會子孫校長來了，我準告訴他去，倒底男人家明理，咋！看敲碎你們的飯碗，有本領的也不會到這種學校裏來。……」越罵越有精神，我聽得呆了。陳先生祇想衝出辦公室去合她們拚命，看我不會相幫，祇得拔了幾個大些學生來叫他們去干涉，尤其是樓上教室裏的，同我差不多年紀的兩個女學生，她們倒說得利落乾脆，把幾個潑婦的罵聲壓下去了。

下午總是勞作音樂，高小初小同在一個教室裏上課，我與陳兩人也分工合作起來，即是一個教，一個管。我對她說：我情願管。因爲我雖然不擅長音樂，但是C大的音樂系同學要好的很多，鋼琴梵亞鈴聲音聽得慣了，實在不能够手按小風琴逼尖喉嚨唱漁光曲，大路歌，或小小白兔之類。陳倒是

個熱心快樂的女郎，她唱得很興奮，一遍又一遍，小學生們跟着哼；這是一天內秩序最好的剎那，用不着我管，可以靜靜站在教室窗口看陰沉的天。

天是陰沉的，我的心裏更陰沉。好容易逃出這個磨難人的學校，又該回到沒情愛的家中去了。走進家門，我馬上裝出歡愉欣慰的神情，因為我要對杏英表示；這是高尚的，有意義的，受人尊敬的工，她不能做，我做了，而且得到美滿與快樂。

當我第一月薪金拿來時，我很想買一些東西給微微，但是不能夠。統共祇有二十塊錢哪，給公公買一打紗襪，婆婆一套衣料，杏英四塊手帕，兩盒粉，連黃大媽奶媽都有，自己的女兒便祇好從略了。假如我買了件玩的給微微，買得好一些，公婆便會說是白糟塌了，杏英也許會被披嘴道：白糟塌才是人家心甘情願的呢，送給我們東西，祇好算是敷衍。於是我就犧牲微微，沒有她的，人家就覺得我深明大義了，大義「沒」親！

公婆倒還喜歡我，杏英心裏更難過。她幾次告訴她父母，聽說培才的孫校長很漂亮呢；她父母雖不言語，心裏却也有些咕啜。

春假過了，我們校裏又鬧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原因是陳小姐有一次打了某學生幾下手心，打得重了些，他的母親便來咆哮了。她口口聲聲說要拖着陳先生上街告訴警察去，陳先生哭得淚人兒似的，決意辭職不幹下去了；孫校長一時我不到適當的人，祇得親自到校來代課，校中祇剩我同他兩個，於是杏英得知了又有得話說。

有一天，婆婆對我說，天氣熱了，你還是請假幾時吧，不穿了的衣裳也得晒晒。還有微微的許多衣帽鞋襪呢，收拾起來可真麻煩，而我終於在太陽底下中暑生病了。

三月餘的小學教員生活，於此就告個結束。

十一 歸 寧

在培才的時候，心裏祇覺得煩惱，離開了以後，却又感到茫茫然起來。家裏一切還如平常，就是鄰舍或來到的親戚總常常問起：「怎麼樣呢？新少奶奶今天不去教書嗎？」我聽了祇是搖頭苦笑，又不好告訴他們說是公婆鬨信小姑讒言，深恐男女混雜而不顧我去教了；也不好告訴他們說是校中如何不像樣，我自己不願天天前去受罪。我住在家中，老黃媽對我說：還是多抱抱微微吧，女人總歸看家養孩子的，那怕出洋回來也沒有用。我默着無語，祇覺得自己未免太委曲辜負了，看家也輪不着，養孩子也由不得我作主兒。

有一天，我悄悄地寫了封信給母親，告訴她如何依戀想念之情，說渴望能夠再與她同住。她馬上差了一個能說會話的女傭林媽來了，告訴我婆婆，道是端午節到了，心想接我歸寧過夏。原來照N城的老派規矩，女兒出嫁後的三年中，總是接回娘家來過夏的。理由我也不曉得，或許是暑天容易出毛病吧，新婚夫婦總熱戀些，同住在一起反而不大好。至於以後呢？以後往往是子女多了，難也離不開，因此祇好作罷。我結婚後第一個夏天因為腹中有微微，母親恐防不便，因此沒有來接我；這番得到我的信，所以便如此說了。

我婆婆進房與公公商量了一會，半晌出來對林媽說：「我看準定是這樣吧，等你家小姐在端午節那天拜過了羹飯，再回去不遲；給我上覆親家母，就這樣好不好？」林媽當然說好，於是約定到那天

下午，仍由她僱車子來接。

於是婆婆留林媽吃點心，吃完了，林媽又說：「那末外孫小姐可否也叫奶媽抱着同去住幾天呢？」婆婆沉吟了半晌，說道：「微微理該給外婆去應酬，祇是孩子家會吵鬧，讓她過一宿先回來吧。」林婆聽說如此，便歡天喜地的給母親報信去了。

那天夜裏我幾乎睡不着覺，屈指一算，離端午還差四天哩，好長的日子！母親不該着林婆提起什麼端午，假如定要到端午便索性遲來說幾天也罷，省得叫人家好等——我最怕等待，說要去便去，不能去拉倒，管它什麼是立夏抑或端午？

然而她們却偏要管哩！我婆婆第二天公公計議道：「懷青今年算是第一次回娘家去過夏，微微又是初次望外婆，我們節禮須送得像樣些呀。公公說：「粽子最要緊，你們明天快先揀上好的糯米浸起來，石鹹也要揀清潔的，箬葉我去買。杏英聽了先自嚙口唾沫，一面咧着嘴巴連聲問爹娘：「究竟我們預備多少隻數呀？多一些好不好？」我心裏想總不會少你這個饞嘴丫頭塞肚子的，就不給你也會偷，偷不着就要呢咀煞微微的老外婆呢。於是大家就此決定，別無他話，祇索抖擻精神做去。

第二天一早，我喊老黃媽倒臉水不應，自己跑下樓去，祇見奶媽在替微微撲粉，我問：「老黃媽呢？」奶媽說：「她清早起來便到河頭淘糯米去了，要裏八斗米粽子呢，太太昨夜關照過的。我聽了沒話說，自己舀水洗了臉。」

第三天吃過早點，大家便動手了：婆婆叫我抹箬葉，也是用水浸過的，先從水中撈出來，放在石長檯上抹平直了，狹短的破碎的都要棄去。我把平直完整的棕色箬葉一張張遞給婆婆及老黃媽，心裏儘想着明天回去時情形，不由的臉上祇要透出笑容來；但繼而一付回娘家就顯得這麼高興，不是叫婆

婆賺着寒心嗎？無論如何使不得，祇好勉強把面孔繃緊。杏英的面孔也繃緊，原因是她要裹粽子，婆婆不答應。婆婆說她裹的粽子彷彿大飯團一般，沒有尖翹角兒，送出去豈不給微微的外婆笑話？我對婆婆說，橫豎拿去也是吃掉的，就樣子差些有什麼關係？婆婆答道：「這個你不知道，粽子頂要緊的是二隻頂角，長長尖尖的頂在上面，下面三個角給它支平穩了，一隻隻簇在盤中多好看！據說張獻忠堆小脚山，揀一隻最嬌小尖翹的金蓮放在上面作頂子，我婆婆在端午那天爲了揀這個頂糰，不惜大費周章把全體粽子都排列在四張大八仙桌上，端詳了又端詳，最後還得聽憑公公來決定——究竟這隻高出儕輩的頂糰是否真能出類拔萃呢？我們俗眼也是分辨不大出來，不過既然是公公挑的，便沒人敢反對，一家之主挑隻尖兒，還會有錯嗎？」

午刻做羹飯，大家匆匆吃過，便把八色節禮裝好；但是婆婆還不放心粽子，叫挑担的人千萬脚步走得穩些，別讓簇成尖堆的粽子紛紛掉下來了。「萬一，」我婆婆再三叮囑：「有幾個滾下來了，你須在路上小心把它們裝好；喏，這隻纏紅絨的角兒頂尖的粽子是放在最上面的，千萬別弄錯了。」挑担的人才動身，林媽也帶着兩輛空車來接我們了。

我那天穿的是淡紅綢薄夾袍，領上，袖口，胸前都繡着花。外套淺灰色短大衣，一條五彩花手帕插在左袋口，半露出像朵雜色的鷄冠花，微微要來拿，我趕快閃開了。這今天也給打扮得花團錦簇，一套金黃軟緞製的連衣連袴簇新的服裝，背後扣鈕子，上面繡着仙鶴御珠圖，一隻隻飛的姿勢不同，身上羽毛是白的，翼尖，嘴尖，尾巴，頭頂都夾着黑色，腳爪像是看不清楚的黯灰。她的祖母說：端午日，微微還是仍舊穿老虎鞋吧，祇要揀雙新的。金鎖片，銀項圈，一古腦兒都給她掛上，還要用五彩絲線打絡子給串上本黃曆，說那是鎮壓的，又可以辟邪。微微的帽子，前面半環形綴着十八尊空

心的小金羅漢，但是她祖母還不放心，昨夜忽然異想天開地在帽頂上又給她綴了一隻金製小八卦，祇叮囑奶媽一路上須小心，別失掉了。徽徽打扮完畢，張開小嘴，祇是藉自己拳頭；她的腕上戴着一副精巧響鈴鐺，也是金製的，每隻鐺上有三個響鈴。右手腕上還縛着一圈五彩絛子，乃是立夏節上老黃媽給她套上的，說是徽徽腕上套了立夏繩今年便再炎熱些也不會中暑的了。徽徽胖得很快，如今繩圈已嵌在嫩肉裏了，我看看着實肉痛，但却沒有話說。最後，她們給她在鼻尖上搽了一大塊黑跡，這也是老規矩，初次到外婆家裏應該是「烏鼻頭」的。

於是我上樓去把房門鎖了，拾出一隻提篋，裏面全是襯衫褲襪子手帕等等，夾單旗袍也有幾件，因為我要住過夏哩。其實我要帶的東西還多得很，提篋裝不下了，我又不好再加一隻箱子或網籃，給人家瞧着似乎把東西統統搬回娘家去了。我來把提篋拾下樓去，一面走進婆婆房內，請婆婆也進來，就把自己的房門鑰匙及手飾箱子整齊了。她，手上祇帶玫瑰紅寶石戒子一隻，結婚鑽戒一隻，腕上左隻是表，右隻是細絲縷花金鐲兒。婆婆把東西收藏過了，與我一同走下樓來。

到樓下，婆婆叫老黃媽送我們上車。一面她指着一大籃東西道：「這是送外婆的包頭，還有其他食物，你可分贈鄰舍和親戚。」我應了一聲，林媽便連聲謙謝說不敢當，但老黃媽已抬起籃子走了。我與奶媽林媽分乘了三輛車子，我在前頭，奶媽與徽徽在中間，林媽帶着東西在最後。一路上我回頭瞧着徽徽，她似乎高興極了，手舞足蹈，歡叫不已，我也高興得輕靈飄起來。好容易到了家門，母親已在焦急地等着了。

我進門直喊：「媽媽——」母親迎了出來，開口便問：「徽徽也來了嗎？」但是徽徽怯生，她怕外婆要抱她，緊緊捧住奶媽的頸不放。

母親叫林媽出去付了車錢，一面叫我們進去房裏坐，一面告訴我送禮的人才回去，你婆婆何必這樣客氣，粽子裏得真好，祇是太多了，叫人實在過意不去。我聽了心中驟然起陣寒慄，怎麼連母親都同我客套起來了，難道也視我爲外人了嗎？但繼而一付，她也許是說給奶媽聽的，希望她明天回去會傳給我婆婆聽，於是我也就接着說了些婆婆很惦記你，囑我代候等話，說着，並將盤東西奉上。

母親打開籃子一看，原來裏面有二對包頭，一對是蓮子與冰糖，一對茯苓糕與百菓糕。其他還有鹹光餅一大串，約有百隻光景，這是N城人的大禮。此外尚有蛋糕啦，椒桃啦，壹酥糖啦，荳豉糕啦，各式糕餅，以及橘子啦，香蕉啦，梨頭啦，水蜜桃啦，各式水菓都有。母親連說太客氣啦，這又算什麼呢？一面把它們取出來放在桌上，準備搭配好了分贈隣居及附近親戚。微微瞧着這許多東西，便嚷着要吃了，我待要取給她時，母親連忙阻住道：「實不要急，外婆備着好些東西給你吃呢，等會兒先吃桂圓湯。」這也是規矩。接着三道茶來了。

中沒有玫瑰花玳玳花，便把算是微微的一杯喝了。

便是桂圓湯，我與微微及奶媽各一杯，奶媽杯

微微多喝些湯。於是我把自己一盅內的湯也倒給微微，微微喝掉一半，奶媽就給她把尿。做外婆的嘖嘖稱讚道：「這個孩子真乖，還不到週歲，就能把尿了，真要好好好的給她做些漂亮衣服呢。」我笑道：「她的漂亮衣服還不够嗎？滿身披的花蝴蝶似的，再過幾年還穿不完呢。」母親說：「這都是你五姑母繡的花，微微穿不完可以留給他弟弟穿。真虧得你五姑母，明天你就把這對包頭轉送給她吧，你可以去看看她。」我還不及答應，林媽已捧進燕窩茶來了。母親叫她把它放在我面前，說道：「你快些把它喝完了吧。」我就在皮夾子內摸出二塊銀洋，放在金漆小茶盤內，賞給林媽，林媽千恩萬謝的拿出去了。我很想同母親談談家常，但是却不知從何談起；她一會兒對準微微同奶媽瞎談，一會兒忙

着分配糕餅水菓，一會兒又關照林媽說快做點心，我坐着不知如何是好，插不進嘴也插不上手，祇覺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無聊與厭煩。幾次我對她說：「媽媽，你且休息一會兒吧，大家也談談。」她却很不以為然的答道：「談談，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的，此刻我的事情總要做好——媽媽，你若坐在這兒無聊，抱着微微到各間房裏玩玩吧，後房床前還掛着許多新做的香袋與菖蒲人呢？揀好看的摘下來給微微玩。」奶媽已不得這一聲，就自抱着微微往廚下走，同林媽等朝天去了。

後進的鄰居徐太太聽見我回來了，忙着傭人端了一大盆豆沙粽子來，上面像小丘般堆着白糖。她說：「我知道大小姐是愛吃甜的，所以豆沙餡中覺的糖特別多。」我謝了一聲，賞她家傭人一元錢，母親連連說道：「真是叫徐太太費心了，我正要着林媽送幾樣粗糕餅來呢，是我女兒帶回來的。」說着，大家閒扯了一會。徐太太問起我教書的事，我含糊地答道因為我婆婆怕我來去太吃力，所以不教了。母親也太息着女子讀書真沒有用，像你家徐小姐般輸出來還可以服務社會，等到出嫁後養了兒女，恐怕連服務家庭也來不及呢。徐太太說道：「我家鳳珠也是沒有辦法，說婆家高不來低不去的，今年也有二十五歲了，說起來真急煞人。」母親便問：「你的姪兒余少爺怎樣呢？聽說他是個文學家。」徐太太連連搖頭道：「這個人也古怪得很……」話未畢，林媽又捧了一大盆粽子來了，這是我母親裏的，她逼着我再吃，也一樣逼着徐太太。

夜間，微微吵着要回去，哭呀哭得我心裏着實煩惱。我母親就拿出各式各樣準備着的東西出來給她吃，給她玩，她仍舊不肯回心轉意。我緊皺雙眉對奶媽道：「你去哄她後房睡吧，我們再不必管，小孩子是生成的賤胚，越哄越不好！」母親也似無可奈何，祇好聽從我的建議，果然不久微微便睡着

於是大家都說：我們也還是早些睡了吧，今天也累够了。母親與我睡在一間，林媽也定要湊熱鬧，說是夜間可以幫着照料小小姐，一定要在後房打地鋪。

上了床，母親仍祇問我公婆健否，崇賢最近有無來信等等。問了幾句又談起杏英，她說她真是能幹得很的，樣樣幫着你婆婆料理家事，真要比你這種讀書出身，一事做不來的媳婦有用得多了。我哼了一聲道：「能幹些什麼？祇是長得醜嫁不出去，不得不攢在廚房裏挑撥些是非罷了。」母親聽着連連高聲咳嗽，似乎在禁止我快不要說下去，恐怕奶媽隔牆有耳，明天要傳出去。

可是事實上奶媽那裏會來聽我們呢？她在後房與林媽正談得高興，說是在我家老爺如何，太太如何，少奶媽當然是好的，還有小姐……林媽插口道：「你家小姐真醜得很呀！」奶媽也笑得合合的，說小姐是真不好看，但是聽太太說，她家有一個大姪媳婦倒是長得很俊，祇可惜姪少爺早故世了，害得她空房守到老，美人兒往往福薄命苦。我聽着有些刺耳，就故意高聲咳嗽一下，她們恐我疲倦要睡，也就停口了。

在寂寞的夜裏，在寂寞的床上，母家也是一樣的茫茫然呀；而且還有一種陌生的感覺，似乎有些拘束，似乎有些裝作，我也知道那是不必要的，然而仍舊不自然。難道我的母親也不能再同我親近了嗎？她爲什麼要同我客氣，待我如外人呢？也許這是故意演給奶媽看的，我們做了半天戲子，但是，但是那又有什麼意思？爲什麼必須討我公婆的歡喜，不但我，連我母親也得討她們的歡喜呀！生女真是頂倒靨的事，好像有什麼虧心怕發作似的，時時，處處，樣樣在看人家的顏色。母親呀，你不能再保護我了，祇得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以取得人家的諒解，但是我不能這樣，不願意呀！我的徽徽我是要永遠保護她的，假如不能够了，我希望她能自動選擇一個可信託的人，永遠過着自由自在親親熱

熱的生活，祇與她的丈夫兩個人——那丈夫也許不像賢，而是像其民吧。

十二 脫籠的鳥

微微一夜數驚，哭吵不已，明天一早，我就催着母親快放奶媽她們動身回去了。母親買了許多吃食叫她們帶回去，還給了微微拜見錢，奶媽陪包之類。她們回去了，我驟然覺得骨節鬆鬆起來，像脫籠的鳥。

母親說：「你也不必太自煩惱，小姑終究要嫁人的，好在公婆待你都不壞。就是家裏住着拘束些，也應該的，現在做媳婦總比以前好得多了。祇要等到崇賢畢業，你們就可以到上海自己組織小家庭去，微微交給她祖母好了。萬一她祖母不肯，我也會養的。」

我默然不語，對於「小家庭」三字倒確實有些心嚮往之，然而怎樣可以向他們啓齒呢？總不成說是我不高興與你們同住，而要雙雙跟丈夫出去吧？不，這話應該叫賢去對他父母說的，他應該說這可是他自己個人的意思，那便得了。然而他不是願意——有瑞仙在上海，同我去了恐怕嫌不方便吧？母親似乎很憐惜我，說我這樣年青便嫁了，這樣年青便養了孩子。我知道一個女人在養了孩子以後，便再年青些也會覺得不年青了，不然的話，徐小姐的表弟余白又怎麼會說我像西太后呢？他說我像西太后，也許指的是性格方面；但是我總多心地覺得太后兩字聽起來着實與老有關，女人應該比她同皇后一樣，尤其好的是比妃子，處女則可說她像公主。余白也許在讚美我，但是我聽着實在不開心呀。

現在我再來說說徐家同余白。徐家是住在我母親家後進的，除徐太太，鳳珠母女兩人外，尚有徐秀才，是徐太太的丈夫，他天天喝酒睡覺亂講話，有時還做詩，惹得太太常常嗔他，不去理會他，因此他便變成一個不足輕重的人。余白則是徐太太的姪兒，也是N城人，現在上海某大學唸書；他的母親正患着病，因此他常常回N城來探母病，順便遊玩幾天。他愛寫新詩與小說，常常在上海雜誌及副刊上投稿，徐秀才不喜歡他的新詩與白話文，但却喜歡他的為人，他們常常對飲酒，亂談天，因此惹得徐太太把自己的姪兒也看低了。然而鳳珠小姐却絲毫不以她母親的見解爲然，她贊成父親的看法，而且比父親更看得起他，她看他好像是萬里無雲，獨懸長空中的一輪皎月。

余白對他的表姊很客氣，也許相當敬重，但却沒有羨慕之意。他說女人應該像一朵花，吐着嬌美，透着聰慧，過於實用是不足惹起人愛憐的。他希望他的愛人像希臘女神般，萬分莊嚴，萬分高貴，美覺得使人幾乎不敢仰視一番。我知道他所指的也許就是鳳珠的同學柳美川，不過不敢斷定，因爲美川也是很少來的，即來了我也不敢與之接近，我覺得她平日太驕傲了，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

天氣漸漸熱起來，余白說：我們不妨到城外小河裏去划船耍子。於是鳳珠堅邀我去參加，我問過母親，也就跟着他們去了。初夏的太陽雖然有力，但却也不至於炙人，我穿件淡竹青色派力斯單長衫，頭上打個黑綢蝴蝶結，肉色絲襪，白高跟鞋。余白說：城外路不好，你穿這雙皮鞋恐怕會弄齷齪吧。我聽着也是，就去換了雙黃紋皮平底鞋，鳳珠却穿雙自製元色直貢呢鞋子，當中有一根帶，衣裳是紫紅底子大白花的印度綢長衫，瞧得人眼睛發花。余白穿套淺灰派力斯西裝，白反領襯衫不打領結，頭戴頂精緻草帽，口啣煙斗，一路上手插在褲袋裏摸弄鑰匙，叮嚀作響。

出了城門，再回顧綿延的城牆，心中就覺得怡然舒暢。小划子多的都是，遊入三五一船，也有自

划的，也有叫舟子來划，而自在船中打撲克的。我與余白都會划船，他在船後，我踞船首，鳳珠却自呆呆的坐在中槍剔指甲。我心裏暗想女人中不懂娛樂的真多，她們整天到晚忙著麻煩嚙嚙的事，不知道調劑兩字意義，也不解自己找尋趣味。余白似乎是天生成會尋樂的人，而鳳珠則是永遠吃苦的，她就是爲他苦死了，於他恐怕還是沒有什麼好處呢！

我很想嘆息，祇是沒有嘆息出聲音來。忽然余白指着對面過來的另一船道：「賄，那個女郎……」我依着他所指的方面望去，更見一位明媚嬌脆的女郎划呀划着，她的臉龐是圓圓的，眼珠漆黑，看起來來灼灼有光。她的對面正坐着個灰色長衫的中年婦人，看去很眼熟，將近時她回過頭來，我不禁失聲喊道：「五姑母你也在這裏嗎？」

於是五姑母便同我們連連招手，大家努力把船划攏在一起，介紹過了，原來女郎叫做胡麗英，是我五姑母的學生。麗英是個活潑摩登的女性，與我同歲，但看起來她還是個不識憂愁的天真少女呢。余白似乎對她很發生興趣。

大家在河中划了一會，五姑母邀我們一齊到她家晚餐去。余白說：不如同到他住的旅館裏去洗個浴，然後大家再上如興館吃去吧，由他請客。我沉吟半晌，瞧見五姑母沒有反對，也就不說了。余白說：他的母親嫌他往來朋友多，怪吵鬧的，所以一回來就叫他設法外面住。他住的旅館靠近湖西，風景很優美。

吃過飯，五姑母同余白談得投機，從此也就成了朋友。余白很會揣摩婦人的心理，對我五姑母一味奉承，五姑母似乎很受用，簡直覺得樂不可支，我却在一旁看着難過，也就托故先回來了。後來聽說麗英與余白從第二天起，竟是四係非常密切，鳳珠氣得死去活來，第三天沒有事，第四天余白就回

假如他祇關心着瑞仙……

假如他有了什麼意外……

這可怎麼辦呢？我真急了。原來我在N城時先是有母親照顧着，後來有公婆照顧着，她們雖然不能萬事盡如我意，但是總還可以給我依賴，使我信任。現在呢？賢的性情我不知道，雖說我們結婚已兩年了，而且已經養了微微，但是我總不能十分信任他，雖然在事實上也許不得不依賴他。那末我該我誰去呢，在大海茫茫之中，我祇能想到此刻獨守在艙中的林媽。

於是我輕輕拉住賢的陰涼的手指說：「回到艙裏去瞧瞧林媽吧，我們也該早些睡，明天就要到上海了。」

「真個就要到上海了呀！」他低低說了一聲，似乎別有會心似的，我不知道他究竟又在想些什麼了。

十四 小家庭的咒詛

次晨到了上海，直老太太早已差阿棠上輪前來迎接，並邀我們今日同到她家去用午膳。我與賢且不答話，大家檢點行李畢，叫茶房僱輛汽車，同林媽等四人選自駛向新居而去。一路上我心熱得很，覺得真正的幸福要開始了，這裏一切都是新的，而且自己作得來主。

汽車在德華里弄口停下來，阿棠說：這裏面第二幢房子就是。我看看房子倒還清潔，我們租的是全客堂樓上，在房間三分之二處用木板隔開，分爲前後兩間，後間就給林媽作臥室兼堆放雜物。阿棠在事先已替我們買來床檯桌椅檯之類放在房裏，我看着這些東西很覺有趣，因爲它們都是我的，而林媽則在噤咕說上海眠床沒有帳子，像什麼樣，雖然阿棠告訴我這裏沒有蚊子，她總覺得換襯褲及裹腳時未免太不方便。

賢與我計議着把傢具的位置移動了些方向，再把帶來的東西粗粗放定，時間已經十點多鐘了。阿棠說：「還是到我家先去吃過了午飯再說吧，林媽也同去。」賢瞧着我沉吟了半晌，見我不開口，祇好自己說道：「這裏房門沒裝鎖，恐怕大家都出去了不便。我看還是趁我們大家都在這裏時，叫林媽有出去買些點心吃了吧，不用跟我們去了，留她在這裏看家兼整理什物。」阿棠與我都沒有話說，祇有林媽哭喪着臉反對，說是她不認識上海路徑，叫她到那裏去買點心呢，給汽車軋死了可不是玩的。賢也沒辦法，祇好把我們昨天在輪船中吃剩下來的蛋糕餅乾之類都給了她充飢，自己三個人選自動身

往盧家去了。

盧家距這裏不遠，一路中我暗自思忖着，停會兒須逢着瑞仙，倒有些不大情願。不料到了盧家却再也不見她的影兒，問起時才知道她平日住母家時多，最近且隨着她的母親哥嫂一齊上青島去了；這才使我胸中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暗暗歡喜原來賢過去對我所講的並不是謊語，想到這裏我不由的抬起頭來瞧了他一眼，胸中對他增加了不少情思。盧老太太見着我似乎很歡喜，連聲誇獎我近來出落得益發動人了，那裏看得出是個已經養過娃娃的婦人呢？我說：「娃娃已經快週歲啦。」她不禁癡癡的巴笑起來道：「真是的，我們這些老太婆要過時了。想起來，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像你一樣年紀似的，白胖胖的臂兒抱着娃娃，後來一個個娃娃大了，自己的臂膀也就瘦得不成樣子了，現在索性是乾癟的，連柴棒兒還不如。」我聽着默然不語，心中巴不得不要再養孩子。

於是大家談了許多話，到了傍晚才回家去；阿棠要相送，賢連說不必了。在歸家的途中，賢對我說不知道林媽已經給我們做飯不，我說她當然不會做，因為米啦煤啦都沒有買哩，她又不熟悉上海的路徑；賢說假如她是個聰明的人，不好去問聲樓下的房東娘姨麼？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了出去時必須關門，於是就同我兩個在五金店裏買一把彈簧鎖去。

走進房裏，祇見林媽在捧着腳垂淚。我說：「林媽，你有什麼事呀？」她連忙拭乾淚站起來答：「沒有什麼，這裏的樓梯真跑不慣，我剛才想舀些水揩拭房間，自來水是在底下層，倒污水須上晒台去，有一次偶然不小心撥了些水下去，房東奶奶就來發話了，樣子很兇，說話嘍哩咕嚕，聽又聽不清楚。」我聽了很生氣，待下樓去與房東理論時，賢擺手說她們都是廣東人，講也講不明白，上海二房東是出名兇的，我祇得暫自按住性兒。

但是最要緊的，晚飯怎麼辦呢？賢說還是由他帶着林媽到外邊去喊三碗麵吧；我忽然興奮起來，說遲早總要自己燒的，何不此刻先去買米煤呢？賢伸了個懶腰說也好，但是先得喝杯茶去。於是我帶着林媽我老虎灶去泡開水，幸而不遠處就是，林媽拎了水來上樓梯時祇氣喘，我擰着很難過，自己的腿兒也似乎覺得酸溜溜起來了。到了房裏我帶來的茶葉又找不着，賢祇好喝杯開水，喝畢催我動身，我勉強振作起精神來，覺得林媽實在不能再跟着走了，於是就留她在家中。

米是一元錢一斗，煤球九角一担，留下地址叫他們送就是。於是我們又花四角錢買了隻小煤爐子，買了兩隻略有大小的鋼精鍋子，鐵鑊是N城買好帶來的，其他一時也想不起什麼，於是賢拎了煤球爐子，我捧着鋼精鍋子，在歸途中又買了十隻熟鹹蛋，賢說這也由他拿着吧，我不肯，結果便放在我的鍋中。後來賢又要買醬猪肉，我說恐怕腥鹹的，不合衛生，他也就罷了。

等我們走到家中時，米先已送到了，林媽付不出錢，叫伙計在房門口等。於是賢給了錢，拿出一隻布袋來盛了米，叫林媽先去洗鍋淘米，我們自己則拔出碗筷來放好，準備煤球一到就燒，燒好就吃，賢笑着還加一句：吃完了就睡覺。

但是煤球久久不送來，我說：叫林媽去催一聲吧。賢說她又認不得路。我說：那末你自己去一趟吧。他說這是主婦份內事，我不好代庖的。我很生氣，偏不肯動脚步，但挨到天黑時他們也就自己送來了。

賢忽然說：「哎呀，糟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拿什麼來生火呢，紙頭，竹片，木柴，炭塊，什麼都沒有。我說紙頭現有的，於是拿着東西的紙頭都抽出來，又給了林媽一盒火柴叫她且去試試看。林媽說：爐子放到那裏去呢？我說當然在廚房囉，賢沉吟了半晌，說道：「今天還是在自己後房

燒一次吧，省得去麻煩人家讓地位，生火可上晒台去。」林媽答應一聲走了。

片刻，她忽然慌張地下來說道：「小姐，大芭蕉扇沒帶來吧，快些弄樣東西來給我扇爐子去，紙頭已經燒着了。」賢慌忙把自己用的有字畫的摺扇給了她，半晌，她沒精打彩的又下來道：「小姐，這種小爐子我生不來，紙頭燒完了煤球還是一個個滾圓烏黑的，連火星都沒有。」我勃然大怒道：「你生不來難道還叫我去嗎？我告訴你，我是肚子快要餓死了。」賢想了一想說道：「你餓先吃兩隻熟鹹蛋吧，我去幫着林媽生爐子去，煤球應該敲碎，最好還我些厚紙。」於是也不等到我的同意，便把我的盛皮鞋盒子撕掉一隻，匆匆偕林媽上晒台去了。我賭氣向床上一歪，躺了片刻，自己也覺適意不去，祇得也上晒台去了。

晒台上一片煙霧騰騰的，賢流着汗在扇，林媽額上也有汗，她一面用手揩着一面抱歉地對賢說：「姑爺讓我來扇着吧！姑爺讓我來試試！」我說你們都不用忙，我來扇，一定成功。但是賢不許，看着煤球漸漸的燒紅了。

我們都精疲力盡地用過飯，我祇吃一碗，賢吃一碗半。於是把碗碟交給林媽自己去洗，賢說我們還是先睡吧，明天再整理，我也不反對，祇胡亂洗過臉，大家上床睡了。

半夜裏，我忽然醒來，覺得腰圍上很癢，胡亂抓了一陣，也便朦朧起來了。但過了一刻，更覺癢不可忍，簡直是渾身難過，也管不得吵醒賢了，逕自捻開電燈來看個明白，原來皮膚上一塊塊都起了癢瘡。賢也揉着眼睛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睜大眼睛尋我了一會，忽然捏住一隻小的東西說道：「那不是臭蟲嗎？」鬧得林媽都醒來了，她也捻開電燈在自己床上找，這一來大家都捉了幾十隻，捏得食指上滿是血，越捉越有興趣，直至天將明時始朦朧睡去。

第二天，我們起來時，喊兩聲林媽不應，心想莫不是她還未醒，到後房去看時，那裏還有她的影子。於是我又站在樓梯頭喊，房東家的廣東娘姨出來答應道，她是出去買東西了，我心中納悶，不知她究到那裏去買些什麼，假如真的給汽車輾死了，如何是好。賢叫我進去不用管她，這樣大的人兒，難道自己沒有一些頭腦。但是我仍有些放心不下。他再三相勸，果然不一會，林媽可不是好好兒的回来了。

我一跳。跳到她面前，說道：「林媽你出去幹什麼呀？」她嘻嘻笑道：「去買柴炭，停會兒他們就會送來了。」於是我很佩服她的大胆與服務精神。

生煤球爐子是第一個困難，第二個困難便是揩地板了。不知怎的，上海的地板較N城容易齷齪，隔天揩一次，水須從樓下拎上來，這可要林媽的命了。賢與我計議着覺得非幫她不可，於是決定由賢從樓下拎水上來，讓林媽但任擦地板工作，水齷齪了，則是我拎到晒台上去倒掉，再把空鍋補交給賢，再由賢到樓下去拎乾淨的水上來。大家分工合作，總算又把這樁大事解決了。不過其間也稍微有些麻煩，即是三人往往你有空我偏不得空，她有力時你偏沒氣力了，所以結果便變成三日擦一次，五日擦一次，甚而至於一星期擦一次了，當然這也無關大局。

不過有一次，賢却對我說：「今天我們再來擦一次地板吧，明天我有四五個同學來吃飯，他們都想見見你。」我心中一則以喜，二則以憂，於是竭力把歡喜顏色掩住，一味憂心悄悄的同他計議着究竟該買些什麼小菜。他說：四個冷盆，一是花生米，一是叉燒，一是皮蛋，一是葱烤鯽魚。以上三盆都是現成買來，可以下酒；鱈魚預先燒好，下飯最宜。另外做四碗熱菜，荷包蛋，炸排骨，拖黃魚，炒雜件。吃飯時再來一隻湯，也就完了。我問過林媽，她說都容易，於是很快的也就決定下來了，決

定明天請他們吃晚餐。

次晨一早，我收拾房間，催着林媽快去買小菜料理，賢說家裏帶來的碗碟不够好看，最好去買套新式的。我就叫他速去，他回來時還帶了一束鮮花，插在瓶裏。林媽說：脆肝沒有了，還是炒牛肉絲吧，我說也好，祇要燒得嫩些。於是我們幫着她料理半日，到了下午四時光景，賢就去邀客了，我趕緊梳頭髮，換衣服，覺得鞋子最難，穿高跟鞋似乎太裝做，着拖鞋又似乎欠鄭重，若說普通鞋子，又嫌鄉下氣了，獨自考慮得長久。林媽又要不時來詢問，什麼鱈魚要不要多放醋哩，排骨要不要拌菱粉哩，我說一切都由你，祇要吃起來可口便是了，不要丟盡我的臉，她聽着更加一臉正經起來，我也更加替她擔憂。

到了六點多鐘，客人還不見到，賢也不回來了，我的心裏直着急。等會兒祇聽得一陣樓梯聲，賢領着三個朋友來了，於是我便慌了手脚，搬攬捧茶，不知如何是好，林媽一面幫着我，一面偷偷地說這許多人恐怕菜不够吧，我叫她禁聲，臨時可以想法子。

同男人們聚談真是頂可惱的事。起初他們都寒暄着，寒暄完了便默然無語；後來不知那箇臉皮一厚，戲謔開頭，談鋒便漸漸健起來了。這個我倒是有經驗的，過去不論同那類男人交往，在與他獨對的時候，他總是講得很誠懇，很有禮的，但是人一多便不同了，大家集中目標向你取笑，誰不參加幾句，誰便像有什麼嫌疑似的。這次他們說笑的目的似乎集中在床上面，什麼枕頭兩隻啦，被祇一條啦，都由得他們說的，說得多熱鬧，我祇覺得心中有些異樣的感覺，雖不見得愉快，却也並未想到是無聊。

好容易冷盆放停當了，大家讓上坐，賢叫我斟酒。四隻冷盆一掃而光，我心裏可着急，不知林媽

在怎麼燒法。於是我離了席，悄悄地跑到廚房裏去，看見林媽已放好油，在準備煮荷包蛋了。我說：林媽，你快再去買些又燒之類吧，蛋由我來燒。她拿着錢去了，我把蛋放在鍋中再也裹不好，一些不像荷包蛋，看看皮上却又有些焦了，連忙亂攪一陣，就算是隻炒蛋也吧。賢見我久不上來，便親自到廚房觀察，我正告訴他如何燒不來荷包蛋祇得改爲炒蛋時，朋友們都紛紛下來了，說是主人不必客氣，多燒菜吃不完，還是隨便吧。我們真覺得慚愧，委實沒有菜，而人家還是客氣話呢。好容易林媽來了，她今天的菜偏做得不好，碗碗太鹹而沒有鮮味，幸而這些同學都是外鄉人，以爲我們的菜總是如此的，倒也不覺得奇怪。我很擔心他們沒吃飽飯，於是向賢使一個眼色，叫他到後房來計議道：我再弄些點心好不好？牛奶煮麥片，再放些可可。賢點頭說隨我主張，我便吩咐林媽快洗淨鍋子，但這時煤球爐子已經火不旺了，我等得心急，在水沒全開時便倒下麥片去，等麥片將熟時又覺得放的不夠多，於是再加，生與熟的攪在一起，成厚糊狀，祇得又加水，倒牛奶，可可放得太多，糖不知够不夠，這樣亂了一陣，總算盛滿六碗叫林媽送上去時，衆人又客氣稱讚一陣，直等到他們散去後賢這才告訴我說：這碗麥片真難吃，好像沒熟透，客人吃時都皺眉頭，却又不得不勉強吞下，怎麼一些也沒有牛奶氣味呢？我聽了羞惱交迸，索性吊下淚來同他吵；沒有牛奶難道是我偷吃了？好意奉承你的客人，還要來雞蛋裏挑骨頭同人講講。我是不會治家的，招待不來客人，明天你打發我同林媽一齊回N城去吧，什麼小家庭生活簡直是磨折死人，天天做了這件又那件，買了這樣少那樣的，我可受不了！

林媽也在廚房裏嚼着嘴，我知道就裏，對她怪不好意思，因此也把這口冤氣呵在賢身上；那是他朋友的錯處，吃盡了酒飯和小菜，臨走時却一味學生派頭，不給傭人賞。

我開始咒詛小家庭生活，一切多麻煩，萬事都須待自己決定而後人可商量的呀。賢說：那是沒經

檢之故，再過幾時便會慣的。

十五 開始投稿

不久賢的大學裏開課了，他讀的是法律，祇有夜班，每日下午六時至九時。日間他在一個中學裏教書，薪金不多，而來去匆匆，與我聚首的時候很少。林媽是個伶俐人，不久便熟習了上海的一切，於是家事我可不必操心，祇要在錢的方面打些算盤便了。我很難為情開口向賢要錢，賢也似乎怕向家中開口，這本是人之常情，但他却有一件事不好，便是祇顧到自己為難，不顧到別人的為難。他平日總以為自己已是一個婆娣而且生了女兒的人，不能自力更生，每月須向家中拿錢，是最沒面子的事情。因此每當我向他要時，他總變了面色很不好看，似乎在怪我太不體諒了，「你向我要，我又向誰要呢？」不過這句話他祇沒有說出口來。但是我也有我的心思，油鹽柴米開門數件事，那件省得？林媽替我們辛苦做事，總不成叫她還賠錢哪？我既不同他一般的出外做事，嫁出的女兒又不能再向自己的母親去要錢，積蓄我是沒有的，「我不向你耍，又去向誰耍呢？」因此我每當他變了顏色時，不由得就想到這句話，祇是也沒有說出口來，眼睛中神情總不免帶些憤憤然的。

有一次，這麼的一次，總於大家說出來了。先是林媽對我說，一斗大米快吃完了，我就轉身告訴他，家中米沒有了，說時心太急些，林媽還沒有走。他聽了陡然把臉一沉道：「沒有米你去買呀！」我也把臉一沉，心想莫發作，但瞥見林媽在旁，也就不甘示弱道：「錢呢？」不料他倒回答得干脆，說是：「那個我可不知道。」我氣得手指直發冷，心裏也知道他有他的委曲，祇是那奇怪不得我呀！

我向你討錢，又不是膠花掉，飯乃燒給大家吃的。尤其是傭人，不能叫她跟着你餓肚皮，這種無理的話給她聽着，將來傳到我母親耳朶中去，又將如何的使她傷心呀。於是我偷眼瞧了林媽一下，看她聽見後反應如何，這一瞬，就看出她的臉拉得長長的，祇不好插口，心裏似乎在說：天下怎麼有姑爺這樣不講理的男人，小姐，我看你也太老實了。

我覺得心裏一陣難堪與委曲，想要譏笑他幾句，總覺有所不忍，祇傷心自吊下淚來。他見了不但感激愧悔，反而無名火起一丈高，衝前一步指着我罵道：「你嫌我窮就給我滾蛋！我是人，你也是人，你問我要錢？」這下子可把我氣苦了，也就收淚冷笑答道：「我就出去也不怕餓死，真是沒的倒運死了，嫁着你這種祇會做寄生蟲的男人！」說出後，我頭覺得一陣痛快，也就不想到對方的難堪，祇見他眼睛一睜，連頸子都通紅了，大喝一聲：「你要出去馬上就給我滾出去！」說着搶步上前揪住我頭髮向外拖，這可把我嚇慌了，因為在事先我是萬萬料不到他會動武的，林媽更加着慌，拚命把我們兩人隔開，他一面喘着氣，一面頭也不回的向外逕自跑下樓去了。

我不禁嗚咽痛哭起來，眼淚像斷串的珠子，紛紛落下來，再也止不住。林媽不知在勸些什麼，起初我不聽見，後來漸漸的怒火也平下去了，祇見她絞了一把熱手巾來勸我揩淚道：「小姐快別和他計較吧，男人都是茅燒火性子，同他們鬥氣是鬥不過的，反而給人家聽見笑話。」我也就委委曲曲的接過手巾揩了臉。吃晚飯的時候他沒有來，我心中又惱又牽掛，自己也就不肯吃飯。看看已是九點三刻了，莫不是他賭氣再不來理我了吧？難道說竟是越想越沒意思索性跳黃浦去了，林媽胡亂吃過飯，進來勸我別惱且用飯，自己保重身子要緊；又說母親知道了不知將要如何傷心呢？說得我不由的又哭起來，無論如何不肯吃飯，祇索脫衣上床睡了。

獨自鑽臥在床上，無論如何也睡不着。分明聽得弄堂中有脚步声，自遠而近到門前了，却又走過去，原來是別人的男人。有一次我真的聽見後門啓鎖聲，心頭跳得利害，趕緊蒙被裝睡，但却又聽見那人關好門，逡自走向樓下房東太太的房中去了。這樣直等到十二點半敲過，我披衣起來，以爲他一定出了亂子了，就自跛着拖鞋，悄悄走下樓去，林媽聽見在後房喊道：「小姐你到廚房裏去做什麼？要東西我給你去拿。」我答道不必，心裏很討厭她的容易驚醒，下了樓梯，輕輕的啓開後門，我在夜之街頭站了一歇，寒氣襲人肌膚，電燈光則是暈黃色的。我想這麼晚了該到那裏去找他呢？而且自己又祇穿雙拖鞋，還是趕緊回房去吧。回到房中，已經十二時了。

我從來沒有這樣痴心的等待過人，我狠狠的自己嚼着拇指，一面暗罵自己好不識羞，少了個男人又有什麼，他不是叫你自己掙飯吃嗎？這種男人還要他作什麼用？當然自己的理智的回答是一萬個不需要他的，但總也不能讓他整夜流浪在外面呀，也許他在跳舞，也許他已遇到了意外。不過在這兩個「也許」之中，我是寧願選擇後者的，因爲他假如從此死了，我當永遠懷念着他，永遠向他懺悔，永遠把他當作傳奇的男主角，但假如他竟在外面胡調解悶了，那我可永遠不寬饒他，祇要想同別個女人擁抱着，接過吻，多憐呀，但是瑞仙！瑞仙不會從青島趕回來吧？

正想間，他來了。他喝得醉醺醺地搖擺着進來，眼露兇光，我又怕又是氣，倒身歪在床上再不理他。他沉重地在桌旁坐下，叫林媽拿臉水來，林媽慌張地單叉着褲子跑出來了，我心中很起反感，但又怕他再動武，便也不敢作聲。他洗過臉，喝兩口茶，然後一支支猛抽起煙來。林媽戰戰兢兢說：「姑爺早些睡吧。」他喝了一聲，揮手叫林媽退去，我不免有些胆怯起來了。

他猛然站起身來，在西裝褲袋裏摸出一卷鈔票來向我一丟，說道：「拿去罷！」我不禁大怒想劈

面向他丟回去，祇是一則怕他又動靈，二則實在也急待買米。不過話雖如此，却也不伸手去拾，祇是微微抽噎着想打動他愛憐之心。

果然他裝得醉糊塗樣子過來扳我身子，涎臉說了許多廢話，當下也就言歸於好了；不然我的心中終不能釋然，以爲我定要賺些錢來給你看看，一則也爭個面子，二則也用得舒服些。

不過我在上海可沒有熟人，時常看到新聞報，覺得聘請的廣告很多。我喜出望外的寫了許多自荐信，有的還附作文一篇，小楷樣子等等，結果終如石沉大海，一些消息兒也沒有，害得我茶飯無心等郵差，一面還再三叮囑林媽有信來時莫當着姑爺面前送上來，須得藏在別處等無人時悄悄遞給我，弄得林媽也疑惑不定。其實我是恐怕事不成功給賢知道了難爲情，將來總要給他一個冷不防大出意外才好。

有時候，我想不如我個英國女教師來練習英文會話吧，這樣找起事情來機會比較多些；可是我找幾個都是因爲了學費太貴，每天小菜錢已經怕開口了，那裏還說得出口學費來？其實賢倒是近來給錢比較多了，自從上次吵嘴後，他顯然努力在張羅錢，那晚上喝醉回來丟給我的鈔票便是他向教書的中學裏預支薪金來的。我很難過，巴不得能幫他賺些錢來貼補家用，而且最好在面子上能够不讓他知道。

我爲我尋職業而多買了許多報紙，賢很奇怪，難道我在細心研究新聞學了？我也覺得這樣太浪費，因爲賢要看報可以上教書的中學裏去看，也可以在讀書的大學校看，本用不着自己購買。後來我也學到了乖，就是同附近一個報販閒談購扯幾次，向他借些報看，看完之後，一張不買當然也不好意思，於是就向他偶然買兩本雜誌，在賢吃過晚飯無聊的時候，我就把它拿出來，說這是專爲給你解悶買

的，他很奇怪，問我可看過不，我回答說因忙着織絨線，不愛看那些，他很喜歡。

我不知道一般男人都如此呢，還是祇有我的賢如此，他似乎不高興我儼然學者的樣子在家中看報看書。他願意我故作懶孩子脾氣，祇好玩，愛打扮，好向他撒嬌，而有事時則又須一本正經搭主婦架子，督促傭人清潔居室，賣煮小菜，並且替他抄抄筆記，改改考卷之類。他不喜歡我有「大志」，也不願我向上好學，我想既然如此，當初又何必必要娶個女學生呢？這大概又是男女心理不同處，男人可以同一個頂庸俗頂下流的女子相處，祇要她生得漂亮，學問是無關的。不懂此也，女子的學識若太高了，即使不難看，也反而要使男人敬而遠之。女人則不是如此；至少在我個人說來，我是寧願跟個有學問有地位的男人，否則無論他是打扮得如何漂亮，假如他竟是個理髮師之類，我是決不會對他發生好感的。而且對於這類油頭粉臉的浮滑傢伙，我委實也看不出他所謂漂亮的地方來。

我知道賢不喜歡我看書，而我自己看書的興趣愈濃。在家沒事的時候，我常常偷翻着他的法律及社會科學書籍看，同時也常摘記抄錄下來，準備自己做洋洋萬餘言的論文。不料有一次給林媽弄巧反拙，想讚美我幾句以博賢的歡心，反而惹出禍水來了。她說：「小姐真是用功呀，女狀元似的，祇要姑爺你一出去，她就翻開書本來看，真是的，她又不打牌，又不看戲，什麼玩兒都不愛……」賢不等地說完，就沉下臉來對我說：「哦，怪不得呢，叫你快些改考卷也不改，原來你是忙着研究學問。不過，女狀元，我得警告你，以後讀別翻我的書櫃，我是最恨人家亂動我的東西的。」說過之後，他就馬上把書櫃門鎖上了。

我的心裏很起反感，暗想你自己整天不讀書，書儘開着又不許人翻，真是豈有此理。但是你許我看我偏要偷買着看，於是我就把心一橫報虛帳，每天省下幾文小菜錢，湊成一角便可以買本幽默什

誌。

我很喜歡這什誌，有一次，我也投了篇「滑稽詩話」去。這些滑稽詩當然不是我自已做的，話也得平常之至，當然久久沒登出來，我失望了。後來我又寫了一篇關於生男與育女的，這裏頗有牢騷，不能算是完全幽默的，寫出去後自己決定把它當作噁介事，希望往往容易釀成人的失望，但是有時候畢竟也有喜出望外的事，編輯先生的回信來了。

我不能忘記，那是多麼使我興奮的一天！微微快到二週歲了，我正在計畫着要替她做套小衣褲時，林媽拿了張紙片上來。我的心頭狂跳着，頭暈眼花的唸下去，是一張現成印就的明信片，內容大概說：尊稿收到，甚好，擬登敝刊第×期……這期數却也沒有填出，但是我已經够快活了，擬登便是準登，差些遲早又有什麼要緊？於是我趕緊寫好第二篇，預備他下期一登出，我馬上就把此篇寄去。

但是下期，再下期，第三次都沒有登出，我想這定是編輯先生在尋我開心了，叫我每期爲我自己文章而多花此一角錢，豈非意外的損失嗎？於是我決定第四次不買了，可是走過報攤時總不免再瞞上它一眼，走了幾步又不無戀戀的回頭來。一毛錢！預備明天不要買肉絲了吧，翻開目錄一看，天哪，可不是赫然有自己的名字嗎？這一樂簡直是非同小可，自己的名字放在大作家後面，彷彿我就與他成了一字並肩王了，於是趕緊買一本回家去，忍不住滿臉笑容，林媽見了我還不及問話，便被我一把拉住她告訴道：「林媽，這裏有我的文章，講養做做的，與某某人的登在一起呢！可惜你不識字！」她聽了似乎很高興，忙接口問：「某某人是誰呀？也是養孩子的嗎？這本書叫做什麼？他們有沒有講到要養男孩子可有什麼辦法？」呵，小姐，你會做書了，何不寄一本回去給太太瞧瞧呢？」於是我就連說是應該寄給母親的，但可囑她千萬別告訴賢，將來稿費領來了，也好寄給母親去讓她開心開心。

。林媽不攪稿費是什麼，經我解釋後，便也歡天喜天說：「還有錢呢，真是了不得，小姐，你滿肚子文章祇要動動筆頭就可以換錢了，明天還是少看些書空下來多寫寫，也省得向姑爺討錢受氣。」我很不高興她又提起這類事情。

過了十天左右，稿費收據寄到了，叫我蓋章後自到社中去取。我猶豫了一會，覺得其他別無人可差，林媽又是不懂的，祇有親自去取，但恐怕給他們識穿了不好意思。五元錢哪！我聽着這張心血換來的條子，覺得世界上最光榮最偉大的事情就不過如此，畢竟是五元錢哪，我總不能放棄它，於是趕緊換了衣服，趁電車還回某雜誌社而去。

我勉強裝作鎮靜的樣子遞進收條去，人家也鎮靜地把錢遞了上來，連瞟我一眼都不會，別說打量了。難道他們竟不想認識這麼一位婦女作家嗎？不，他們是萬萬猜不着我會親自來的，他們以為我也許祇是她的一個朋友。假如他們知道了我就是她，寫這篇文章領這筆稿費的人，他們將不知如何的驚惶失措呢？他們也許會圍上來要求我簽名，像他們包圍電影明星一樣！唉，還是別給他們瞧出來吧，我的簽名樣式不大好，還得回家去練習練習。

一路上捧着稿費回來，我覺得脚下真個飄飄然了，似乎路上的人都在側目相看，這是某篇文章的作者哪，還是這麼年青，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女作家！但是應該不應該讓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有了微微呢？而且已經兩週歲了，唉，真是悔不該當初採用這個題目。

然而很失望的，路上似乎並無無人認識。就是賢，當我買好了一包叉燒在等他回來下酒，希望他一進門便喊：「你這個壞東西，怎麼瞞着我寫文章投雜誌？今天却給我發現了，讓我來罰你！」於是我立刻跑上去捧住他的臉笑道：「該罰的，該罰的，賢哥，我已買了包叉燒來請你喝酒呢！」於是 he 拉

着我的手兒雙雙坐下互相敬酒，買酒買又燒的錢當然得還我，這該是他賀我的，而錢則可以讓我帶回去聊表孝思。不過這些都是幻想，事實到後來則是他吃了我的又燒與酒，臉上冷冰冰地，把那本雜誌往別處一丟看也不高興看。

過了二天，那個雜誌社寄了封信來，說是請我以後多多寫文章，我趕緊把已經寫好的另一篇文章寄出去。再過二天，雜誌社又寫信來說是稿收到了，又很好，還附了一封別的信來，拆開一看，大大出乎我意外，原來是余白也看到我的文章了，他正在籌備另外一個什麼，叫我快寫篇稿去，於是我寫稿生活便開始了。

十六 小心眼兒

當我接到余白來信的第二天，賢也得着家裏通知，說是杏英要訂婚了，叫我們快快回去。我與賢即刻收拾幾件衣服動身，他又分別向兩處學校裏請了假，留下林媽看屋子，我與他就喜匆匆的下船去了，余白的事不免攔了起來。到了家裏，祇見微微已斷奶了，奶媽自回家去，她由老黃媽抱着，見了我們祇向懷裏躲。我說：「微微多漂亮呀，這些新衣服都是祖母做給你穿的嗎？」老黃媽說：「可不是，這次姑姑許了親，微微也得打扮打扮。聽說她姑姑配的是填房，明年就要來迎娶呢。」我想杏英也須得配填房才好，不然的話，新郎若是個愛花俏的，可不是要被她醜死了。

於是大家忙亂幾天，文定之日，幾個鄰居都湊攏來雕熱鬧。杏英穿件荷花色闊領條短袖旗袍，扭扭捏捏的，緊閉着嘴巴不敢露笑容。又不知是誰給出的主意，她在場鼻樑上架着副黑眼鏡，不倫不類，害得我幾乎忍俊不住了。賢說：妹妹是個多心的人，你今天說話做事都得小心些才好。我聽了默然不語，隨手挑件玫瑰色旗袍穿起來，胸口綴朵花，這總該顯得喜氣洋洋了吧？

到了十點多鐘，男家就扛了禮物來。媒人從懷中摸出一隻小首飾箱，裏面端端正正的放了四件金飾：一對鐲子，一對耳環，一隻崙字金押髮，一隻大鑽戒。其他尚有八匹洋紅，都是彩緞之屬，也不及細看，祇覺得花花綠綠，好像在同杏英開玩笑便是了。可惜這時她本人却已不知躲到那裏去，微微見了龍鳳金櫃壞着要吃，我也不免心中一動，圓盆大的糰子，松花灑得黃撲撲的，裏面滿是豈沙餡，

漬過豬油，甜膩膩的，定是怪可口兒。其地還有吉餅喜餅兩種，我尤其愛吃喜餅，因為它上面黏着無數粒略帶焦香的芝麻粒兒。取出這些東西後，婆婆的回禮點心是三百六十個大油包，都是最大最好的一種饅頭，甜而油的，饒你怎樣好胃口也吃不上大半隻。我同賢吃過了這些，又回上海來了。

賢忽然恹恹似的對我說：「杏英也要成家了呀，我們總得做個榜樣給她看看才好。」我說：「我們這樣還不好嗎？你好好的教書，我好好的寫文章，大家再努力向上也沒有的了。」賢聽了默然半晌，最後用堅決的口氣向我說道：「請你以後再別提寫文章了，要錢我供給就是。」我心裏想：「你的錢又是從那裏來的？教書每月不過三十元，其餘還不是向家中索取的嗎？」

有一天，我決定寫信給余白了，答應替他要辦的雜誌寫稿。正寫信間，賢忽然回來了，原來是他忘記帶鋼筆走，見我在寫信，便搶步過來拿起我的信紙看，並厲聲問我余白是誰。本來是件光明正大的事，給他這麼一來，我倒覺得不好無辜帶累別人，便說余白是個寫文章的，他現在要辦刊物，我答應替他寫文章了，這又關你什麼事。賢聽着勃然大怒，說是你要寫文章便請別住在我家裏吧，隨你出去找余白也好，我你自己的母親也好。當下爭執了一回，他拿着自己的鋼筆便氣沖沖的出去了。

我心裏越想越氣苦，再也沒有心思寫信了，覺得回去跟母親住也好，拼着自立一世沒男人，也強如受人閒氣，於是匆匆整理起什物來。林媽進來問我爲什麼，我說要回N城去了，她再三勸我不聽，選自拎起隻小皮箱坐上車子而去。但是離開船的時光還早着呢，心想還是到永安公司去走走，看看各式各樣的衣料，種種器皿什物，走到玩具部，忽然想起薇薇來了。假如這次回娘家去，難道永遠連薇薇也丟了不見面嗎？而且賢……他這次雖不該無理取鬧，但是一夜夫妻百夜恩，平日總也有待我好的地方罷，越想越難過，心裏不禁酸楚起來了，買了雙襪子，便又坐着車子回家了。在路上自己不

免有些慚愧，心想見着林媽又該怎樣說呢？

林媽瞥見我就慌慌張張說道：「哎呀，小姐，你回來了，我剛才打電話給姑爺，叫他快到輪船碼頭去我你呢？」我不禁發火道：「這又關你什麼事，我打算明天去，誰又同你講過是今天的？」姑爺得不敢言語，眼睛却釘住我的皮箱，我也訕訕的，自到房中換衣服了。

許久許久，才見賢垂頭喪氣地回來，難見我，不禁嘆了一聲道：「你在這裏——真個你在這裏嗎？」我也不免心中感動，臉上却仍舊裝得冷冰冰的答道：「明天打算回娘家呢。」於是他默默過來拉着我的手，把它按在自己嘴上，吻着，眼淚掉下來，祇沒有說起以後再不禁止我寫文章的話。

我的心中很惦記應該寫回信給余白的事，也想寫文章，祇是不知怎的總覺得公然做起來不大好，而背地悄悄寫又覺得不甘，因此也就擱下來了。賢從此待我特別好，天天陪着我出去玩，有時看電影，有時買衣料，手帕，鞋襪之類，還同我學跳舞，想把我的興趣方面轉移過來。我很感激他，而且自己已讀書時生活原也太勤苦了，一下子得着物質享受，自然也是很需要的。祇不過在我的下意識中總有件不愉快的事，便是所謂娛樂場中，偏偏多的是漂亮女人，拿自己同她們比較起來，總覺得不能出類拔萃的好看，因此祇好賭氣不屑與之比，但每每瞧見賢的眼中似乎也並不拿我同她們比較時，却又生氣了，因為他並不是覺得我高高在上，而是根本忽略了，祇拿她們與她們之間來比較選擇呀。有時候他自己選中一個舞女，便假意回頭對我說道：「我看你去跳這個人還不錯呀！」我搖頭說：「我不要跳。」他說：「那末我去試一次吧，練練步法，學會了好教給你。」我就指着另一個年老貌醜的舞女說道：「我看這個比那個好。」賢沒法子，祇好勉強同醜的跳了一會。我很奇怪，另外有許多女人爲什麼會與高采烈地攬接着丈夫上舞場來，這裏多的一條條蛇似的女人，緊緊纏住你丈夫，恨不得一

口把他連錢包都吞下了，撇得你冷清清地在一旁，牙齒酸癢的發恨，却又不得不裝大方。這裏的音樂也許是迷人的，但也帶些酸楚與淒涼，彷彿有着幽情沒訴說處，丈夫在傾聽別人的，就是抱着你舞時也眼望着別處，摟着別人時倒像貼心貼意，他以為你也可以揀個把好看的舞女跳，但是天曉得，女人同女人摟着跳着究竟有什麼意思呀？而且她的舞藝比你精，腰肢比你細，容貌比你好看。我是一向祇希望別人有了我，便再不願作第二個想的；假如什麼地方有人比我更出風頭，我便不去了。我呀，宇宙的中心應該就祇有一個我呀！蔚藍的天空中假如雜列着無數隱約的星星，我便應該是那個寒光瀉照萬里的大月亮；千紅萬紫的花園裏假如充滿着沒名目花卉，我便應該是那一莖高招的白蓮花，飄然站在池中央，向四周圍點首微笑着，但却不與它們緊攏在一起作儕輩的。我也希望會有一天，賢與我像國王與王后一般，穿着燦爛的衣服，翩翩飄進舞池，衆人都閃避開了，眼睜着我們在疾旋着，疾旋着。——然而不能夠，我便悄然離開了它的大門。

賢說：「那末我們還是去看電影吧。」在幽黯的花樓中，他揀了當中某排的端點第一隻椅子叫我坐下，我坐定了，他便挨身進去坐在我旁邊的第二隻椅子上，於是我便神經過敏地想到他許是在希冀意外巧遇吧，假如在第三隻椅子上坐下來的恰巧是一位絕色妖艷的女郎？我的心中像着刺般令人難安，不過沒有說，然而賢却也知道。

有時候在電車中，他似乎也避嫌惟恐不及。就是在路上吧，他說他還得小心爲上，眼觀鼻，鼻觀心的，總該沒有錯兒。饒這麼着我還得試他心，有一次我對他說：「前面走過的女郎還不錯吧？」他故意裝出誠慎誠恐的樣子回答道：「沒留心。我是除了你，再也不聽別人的。」我聽着又好笑，又覺他故意狡黠得無聊。

真的，一個女子到了無可作爲的時候，便會小心眼兒起來了。記得我初進大學的時候，穿着淡綠綢衫子，下繫同顏色的短裙，風吹過來飄舞着像密層層柳條兒起的浪，覺得全世界就祇有我一個人耀眼；我像嬌艷的牡丹，而衆人便再好些也不過同綠葉般替我點綴或襯托一番罷了。但是現在呢？他，我的丈夫，却不許我向上！

第一他不許我與文字接觸！早晨報紙來了，我正展開看時，悉索一響，他便醒了，朦朧着眼向我要，我遞給他，他却把它塞在枕頭底下自睡熟了。等到他吃完飯走出門去的時候，却又把報紙挾在腋下帶了去，雖然我知道他學校裏多的都是，然而也不情願啓齒請求他留下，祇自在買菜項下扣除些自己另買一張來看，看完之後就丟掉算數了。有時候我氣憤憤的對他說：「你既然不喜歡女人看書看報紙，幹嗎當初不討個一字不識的鄉下姑娘呢？」他說：「女人讀書原也不是件壞事情，祇是不該一味想寫文章賺錢來與丈夫爭短長呀，我相信有志氣的男人都是寧可辛辛苦苦設法弄錢來給太太花，甚至於給她拿去又麻將也好，沒有一個願意讓太太爬在自己頭上顯本領的。」我想：「原來男人的小心眼兒也正不下於我們做女人的呀。」

還有，賢不許我傾聽別的男人高談闊論說上次世界大戰嘍，目前中國的危險情勢嘍，民生問題難解決嘍，甚而至於歷史地理及文學理論等，他的意思是女人應該無意於此類的，假如她越裝出不懂的樣子，她便越顯得可愛。但是我是懂得的，爲討他歡心起見，祇好發出幼稚得可笑的問句，他得意了，於是賣弄地告訴我一切；有時候說得比我更可笑，但是我得裝出十分信服的样子。假如碰到直心的客人，當面指出他的錯誤，這又使我多難堪呀，護着丈夫又不是，不護着丈夫又不是。不知怎的，有許多與賢意見不合的朋友，我總覺得他們人品都不錯，而且他們也尊敬我的，至於有許多見了賢便如

膠如漆的朋友們呢？我總覺得他們輕浮淺薄很可厭，平日言不及義，見我在座便彷彿不够靈與似的，定要拉賢出去走，我知道他們走的沒有什麼好地方。賢的女朋友可是從來沒有到我家來過，我也不想勉強招待她們。

至於我的女朋友呢？可也有些爲難之處。我們來到上海一年多了，朋友在路上碰到的，在熟人處遇見的，雖說偶然，算來也有不少。祇是一個女人嫁了，心思好像便沒放在女朋友身上。有些女友是活潑的，平日善談，愛調笑，賢見了她們似乎很有興趣，我便積聚起一團疑雲來。有些女友則很同情我，說是我從前讀書成績好極了，如今既不能繼續求學，又不找事情做，未免太可惜了，這話賢聽着便覺得不入耳，等到她們去後，便背地譏笑她們說：這些都是女革命家，想是到這裏來拉你入黨的吧？以後你倒可以同她們多多討論些經濟獨立方法，共謀婦女解放便是了。我聽了怏怏不樂，心恨賢的心胸狹窄，但卻也有些嫌女友們說話不防頭，倒累我受氣。

這樣朋友又交不成了，在賢走出去後，我提心吊膽的不敢多看書，祇同林媽瞎扯談家常。林媽很感慨地說：「小姐你做女兒時跳跳蹦蹦多開心，誰知到現在會受這樣委曲。」我聽了不免心中起了陣反感，一面恨賢，一面却禁止林媽再多嘴，我說：「女人在家裏雖麻煩，但是出去做事還要煩惱哩，林媽，我現在想起來倒還是喜歡學看家。」

於是林媽教了我許多看家的本領，先是做人要精明，各種地方不可以給人家佔了便宜去，例如對付二房東太太便是。於是我們搬了兩次家，一次是因為亭子間嫂嫂常常乘我們離開廚房時偷開水，另一次是因為林媽同房東家娘淘米搶先後拌了嘴，我們便搬到老靶子路來了。

從此我知道買小菜應該接到收攤時去場便宜貨，一百錢鷄毛菜可以裝得滿滿一籃子了。我也知道

把人家送來的沙利文糖菓吃完了，紙匣子應該藏起來，以後有必要送人時祇要到小糖菓店裏去買些普通貨色來，把它們裝進沙利文匣子便是了。有時候我上公司裏去剪些衣料，回來以後再不把紮着的彩色繩子一齊剪斷，祇同林媽兩個小心地解開來，繞成小線團放在一格抽屜內，再把包紙也鋪直摺好，慢條斯理的，一副當家人腔調。

但是我覺得生命漸漸的失去光彩了，有時候靜下來，心頭像有種說不出的悵惘，彷彿有一句詩隱隱綽綽的在腦際，祇是記不起來。賢坐在對面照着我，似乎很贊成我的改變，祇是仍不能滿足他，因為每晚我已沒有熱情了。

他輕輕撫着我的前額說：「好一個賢妻，要不要再做良母呢？」

我木頭似的沒有感覺，祇想起件毫無趣味而不關緊要的事，對他說道：「我看廚房裏的一塊抹布已經壞了，最好把房裏用的一塊較好的抹布拿下去，把你的洗腳毛巾移作房間抹布用，再把我的手巾給你做洗腳布，我自己……」話未說完，他已經打個呵欠轉身朝裏臥，大家弄得興趣都索然了。

有時候我連林媽都不相信了，一斤綠豆芽，怎麼祇有這麼一小堆，於是故意支使她出去買料酒，自己偷偷地把它放進元寶籃裏秤，剛剛十六兩，沒多撈一把，我嘆口氣，別是林媽也學會揩油了……

到了廿五年中秋節，我已變成整天的狐疑，不安，小心眼兒到了萬分，那天買了許多過節小菜之類，正等賢回來飲酒賞月吃月餅，忽然報販討酒錢來了，我猶豫着說：「少爺不在家，等他回來再商量吧。那個報販不答應，正交涉間，賢回來了，說這是看人家客氣的，沒有什麼應盡的義務，大家說了兩句，報販去了，我們還怒氣沖沖的理論了好久，祇得馬虎吃過飯，覺得怪掃興的。」

我常常嘆氣，眼睛遲鈍地，臉色蒼白了。賢有時也良心明白過來，知道我是個性情倔強的人，勉強抑制着，終必鬱鬱致病，於是就勸我不如看看中國醫書，我翻了幾頁，又放下了。

他慘然望着我，說道：「青妹，你不愛我了嗎？」我也覺得心中怪淒酸，祇是沒有淚，轉瞬間，我又想到該叫林媽買草紙了。

我已久久不寄信給我母親，她接連來了二封平信，一封掛號，一封快信來，連賢也覺得太過意不去了，我這才短短寫了幾行平安的話寄去。之後，又把這事丟在九霄雲外了。我母親急得要命，叫人傳話來說要到上海來看我們，我就叫那人回轉去說不必，因為十月裏杏英要出嫁了，我與賢雙雙回到N城去。

在杏英出嫁那天，我的心裏感觸萬端，忍不住獨自鑽進房裏，抽噎的哭，雙眉抽動着，說不盡的悲哀，賢在外面找我不到，走進房來，見我哭得這樣子，也不覺傷心起來，祇緊緊扳住我的肩頭顫聲道：「青妹，我害了你，以後決不勉強你了。」當晚我們便言歸於好，說明互不干涉，各人由着各人的性兒。

在第二天杏英與她丈夫雙雙歸寧與衆人見禮的時候，我與賢並肩站着，不禁瞅了他們一眼，幾乎忍不住笑。她的丈夫叫做周明福，是個又高，又瘦，頸子伸得長長，有些怪模樣的商人，他的弟弟周明華也陪着同來，却顯得少年英俊，現正在南京C大讀一年級，與我算起來也可說是先後同學。杏英穿着件粉紅緞繡五彩鳳凰的旗袍，頭頸歪着的，像要靠到她丈夫胸上去；她的丈夫仍是頸子伸得長長的彷彿要來啄人，我輕輕扯了賢一把，笑着盼向別處去，恐怕給他們發覺了不好意思。我的眼睛睜視

到一個青年身上，他的臉孔紅起來似乎怪難爲情的向我一笑，那是周明華，我連忙自己斂住笑容，不敢再看他了。

十七 產房驚變

杏英出嫁以後，家中除公婆老黃媽外便祇有一個微微了，大家嫌寂寞。有一次公公忽然開言道：「微微今年四歲了吧？」婆婆悶悶不樂的答應聲：「可不是！」祇有老黃媽在旁說穿了他們的心事道：「少奶奶也該再養個弟弟了，」我睨了賢一眼，低下頭去不語，賢祇自笑了笑。

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春天，賢在忙着準備畢業論文了，他一面抄材料一面對我道：「想不到你真的會懷孕了，產期恰在七月裏，那時候我也畢業了，可以說是雙喜臨門。」我說：「你還是先別太開心吧，畢業後若是我不到更好職業，教書是養不活人的，又不好向家中再去要錢，養了孩子，這才叫做禍不單行呢，還說什麼喜不喜的！」說得他更加憂愁起來。公公的脾氣我是知道的，他渴望我能早日替他養個孫子，正如渴望賢能早日畢業趕快替他光大門楣一般，但這些都要碰運氣，又怎麼能够心急得來呢？

總於暑假開始了，公公寄了三千元錢來，還附着一封長信，勸賢另外去找幢像樣的房子，做些衣服，最後還叮囑他給我多買些吃食，生產時得好好保養，這次準是養小子的，他說，因為他已去替我們算過命了。

賢拿了這筆錢，心裏更加着急起來？說是找房子最要緊吧，一則客人來時體面些，二則養了孩子也可以住了舒服。但是究竟到那裏去找呢？我是凸着肚皮行動不便的，林媽又祇够忙着搗飯，天氣又

熱，心緒又亂，他自己也沒有興了，祇得馬馬虎虎隨便在愛而近路找到了一宅，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倒還清潔，頂費一百二十元，水電裝修都在內，此外我們還買了套客堂用具，不數日搬了進去，忙得人仰馬翻。

親戚朋友們送來了許多銀盾鏡框之屬，也有賀畢業的，也有賀喬遷的，我們收到了祇會苦笑。本來我們家又不愁吃不愁用的，祇因為男人不能自立似乎是件頂尖面子的事，因此急得賢日夜奔波跑頭，面龐兒晒得又黑又消瘦了。他既沒法常在家，佈置房屋的事就祇好輪到我與林媽頭上了。我們把客廳收拾得頂整齊，樓上本來隔成二間的，前間作臥室，後間就空着，預備留給奶媽住。這間客堂樓特別的高。上面沒有天花板，却有一個擱樓，望去黑黢黢的，而且還有一個神龕，兩旁掛着二條黃綢，塵封蛛迹，大概是從前的屋主人遺下來的。會不會是前主人因房子不安寧，用以禁邪的呢？那自然不得而知了。看了這種神龕，往往令人起聯想作用——想到鄉間廟宇裏的陰世間去——因此我不敢親自上去看，也不叫林媽打掃，祇自讓它空放着。到了晚上，賢遲遲不歸來，林媽又在樓下廚房裏收拾碗碟，我獨個子在房裏看書，一盞廿五支光電燈從高處懸垂下去，光線黯弱得很，我不禁有些胆寒。但却也不願走動，因為後房也是闕無一人的，亭子間作了林媽臥室，門也半掩着，望進去黑黢黢的，而且樓梯頭，回頭瞧見阳台上兩扇玻璃窗，亮晶晶地，一閃閃像有鬼火在跳躍。想到這裏，我的膝蓋戰慄了，鼻孔咻着冷氣。

有一次，祇見林媽急急忙忙的趕上來，在房內四周一望，露出驚訝的顏色，退出去又想推後房的門，我心知有異，也就胆怯地問她究竟幹什麼，她顫抖着聲音答道：「沒……沒有什麼。」說時神色都改變了，轉身就想下來，那時候我再也不忍不住了，彷彿上面那神龕裏就有鬼怪要直撲下來，我扯住

她的衣角連聲說：「林媽我跟你下樓去看看廚房！我跟你下樓去！」她睜大了眼睛瞞着我，臉上也是怪恐怖的，我們目不暇給的下了樓。後來，她吞吞吐吐地告訴我，剛才她正在抹桌子，驀回頭瞧見一個男人直趨上樓去，頸上怪白淨的像是剛剃過頭，她以為姑爺回來了，所以趕緊上來倒茶，不料却連影子也不見一個。「大約是我的老眼花了，」她說：「小姐你聽着別害怕。」

但是我再也不肯離開她一步，那夜我就跟着她睡在亭子間裏了；賢午夜回來，瞧見房內電燈是亮的，我的人却不見了，他也一陣害怕，不禁怪聲叫了起來。我同林媽在亭子間裏給他叫醒了，以為他遇見什麼怪物，便也牙齒兒打戰再動彈不得，想答應也像有誰給扼住了喉嚨作不得聲，我把雙手掩着臉，身子彎曲着鑽到被單下。賢叫着沒有答應，心中更覺有異，萬分慌張地推開亭子間的門來看，這才發現我同林媽原來都嚇昏了，他口中雖強勉嘲笑了我們兩句，自己大約也不免有些胆寒，當夜就對林媽說，她如害怕可以捲了蓆子到我們後房去睡，大家擠在一起比較熱鬧些，她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了。

直到後來我家又來了一個客人，那就是周明華，他是從南京散校後才歸來的，說起近來消息不好，賢留他不如在我家暫住玩幾天，他也欣然答應了，住在亭子間內，因此我這才比較胆子大些。有時候賢不回來吃飯，我就一個人陪着他吃，他吃完飯，我也不放他回去，大家閒談着，直待賢回來敷衍幾句才各自就寢。

到了八月九日晚上，賢進來時臉色很驚慌，我馬上抬頭瞧了神籠一下，黃網似乎在飄動，賢連忙擺手說不是爲這個，上海有了變動，人們都是準備逃難了。

我說：那可怎麼辦呢？這裏近北火車站，恐怕很危險哪。明華說：那末還是快些搬到租界裏去吧。

賢的臉色是陰沉的，他遲疑了半晌，說道：「總要等你生產後吧。」說着林媽也進來了，講是今天她出去買小菜時路上搬什物的人絡繹不絕，原來果然是不太平了。當下大家議論了半夜，也就不得結果。

第二天，賢出去找盧家阿棠等商量，但未及半途却又折了回來，說是沿路都有軍士雙站崗，走路過去真是有些嚇勢的。我急得幾乎要哭了，林媽說：「人小主意大，肚子裏生產的事情是沒定準的，等等他不及，還是先搬家到租界去吧。」於是賢決定出去找我房子看，但是晚上回來說房子已難我，有的都很貴，我們整天站在後門口瞧見本弄的人都紛紛搬什物了，心急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聽見他說沒有希望，便覺得死期近在目前了。

第三天，已是八月十一日了，看看弄內已十室九空，明華便自告奮勇與賢分頭去找，到了下午他滿頭是汗的跑回來告訴我說在法租界霞飛路中區他已找到二間客堂樓下，房子很隱蔽，租金倒要每月三十元，問賢可有回來了，最好同他一齊去看看決定。我說：「不要再等他了，先付十元定洋再說。」直到傍晚賢才回來了，說有一幢洋房出頂，連紅木傢具的，我說將來逃難到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呢，頂屋買傢具的事往後再說吧，還是且到霞飛路住幾時，醜醜也祇得讓他去，但願空驚慌一場，早些能回到這裏來便好了。當晚，我們就攜了些包裹細軟去，三人分坐了三輛黃包車，祇有林媽看家，一路上擠擠非凡，行人車夫都吆喝着，但也休想擠上去分毫。我看看自己凸出的大肚皮祇流淚，賢說還是叫車夫拉回去吧，我們空身走。我堅持不肯，終於千辛萬苦的軋出了重圍。

這夜裏我便睡在新房子裏，祇向房東家借條蓆子打地鋪睡，上面胡亂蓋條被單。夜裏臭蟲多得很，我翻來覆去沒有睡着。賢同明華又回到愛而近路老家收拾東西去了，約定明日同林媽三個暹羅物，

揀頂簡單的用具帶來，其餘祇好憑造化了。但是等到次日晌午，他們三人還不見到來，我從清早起來粒米不會下肚，連洗臉水都沒有，祇覺得腹中像作怪起來。

到了十二點半左右，賢同明華及林媽等總算跟着兩輛塌車來了，說是什物途中已失落不少，但是我們也不去管它，祇把所有的安排好了再說。我幫着他們這樣拿那樣的，賢說：「你且別忙吧，看等會兒閃了腰。」我起初還勉強忍着，給他這麼一說，便覺得真個腹中隱隱作痛起來了。

午飯我們都沒有吃，大家祇吃醃麵。晚飯時賢說該喝兩杯酒了，命林媽出去買了些又燒之類來，正待用箸吃個暢快時，我皺着眉頭上廁所去了。

於是肚子一陣陣痛起來，直到十時半左右，我實在忍不住了，便也顧不得賢的疲勞，把他剛瞌睡着的眼睛叫睜開來，賢倒也更不怠慢，忙僱了汽車，把我直送到仁德醫院去，林媽跟着同行，家中由周明華管着。我在車中捏住他的手腕嗚咽道：「時勢這樣的危險，做產以後怎麼逃呢？」賢說：「我們且自聽天由命在這裏吧，要活一起活，死便一起死。」我感激得落下淚來，肚子却又絞痛得更利害了。

走進醫院的大門，便須先掛號，辦好一切手續。於是賢同林媽挾着我送到後進，祇見廳裏面好幾個產婦呼號之聲，慘不忍聞，賢與林媽都惘然垂頭，我祇覺得心中恐慌，像被宰的羔羊，給一個濃眉毛的陌生的看護牽了進去，賢同林媽却給擋駕在外頭了。當我吃力地舉足跨過門檻時，不禁回頭望了賢一眼，他的臉龐也似乎蒼白得緊，眼眶凹陷進去，顯然是疲勞過度樣子，我不禁悽然望着他揮手，意思叫他快回去睡一忽吧，他似乎用眼在阻止我，一面張臂作欲上前狀，但知道事實上不可能，却又措然地放下了。

看護給我換了身衣服，叫我解畢大小便，就引我到產室裏來。室內並頭放着二張床，中間有布幔隔開，外面床上似睡非睡的躺着一個頭髮蓬亂，臉色殭白的婦人，直挺挺地，怪嚇人的。我一面肚子絞痛一面給她推着朝裏走，床的位置很高，要上去就得踏在一張小檯上，我一時跨不上去，就給那個濃眉毛的看護兜屁股一抬，總算爬上去了，但是腰以下連小肚都一閃，疼得我幾乎昏了過去。後來又來了一個看護與醫生，不知怎的替我消了毒，叫我獨個子平臥着別亂動，說是生下來還早呢，也許要到明天早晨，我急得祇想哭，又想死，祇是想想也減輕不了多少痛苦。

產房裏的醫生着護都退出去了，我在布幔縫裏偷偷親視下鄰床的婦人，祇見她的嘴已微張開，眼睛半開半閉，活像一個殭屍。我又怕又痛苦，掙扎了半小時沒人理，忽然間一陣劇痛，我不禁怪哭亂喊起來了，下面像是孩子馬上要出來，喊了一陣，祇見一個看護慌張地跑進來在我下面一瞧，說聲：「哎呀，快下來了，」一面說一面用手掩住我下身，氣急敗壞地命令我：「不要逆陣呀，慢慢叫，慢慢叫，醫生還沒有來呢！」可是我再也不理會她，祇自一鼓作氣，孩子便滑出來了，她似乎用手接住嘴裏却埋怨：「叫你別心急，現在可是怎麼好！」但是醫生畢竟也到了，不久也就手續完畢，她們把我抬到產婦病房去時，我似乎聽說那個睡在鄰床的婦人竟是給我一喊而嚇昏過去了，我覺得很抱歉，但我也沒有辦法。我的那間病房內共有八個人，當我給放到當中第二張床上臥定時，賢便站立在床前問我可痛苦嗎？我搖搖頭，他待再說時，濃眉毛看護便過來運聲催他出去了，因為病房的規矩會客時間在下午三至五時，過此是不許逗留人的，我眼睜睜地看着他出去，心裏很淒涼，但是却也說不出話。夜裏我覺得肚子很餓，而且仍舊一陣陣痛，告訴看護時，她們似乎很忙不留心聽，又似乎另有什麼緊張事情似的，互相竊竊私語着，還不時的舉眼向窗外探望。我獨自睡着心中真有說不出的苦。

楚，痛得利害時，祇好把身子縮起來，再用指甲拚命抓皮膚，大概到了五更光景，我才朦朧睡着了，但不久隱約便聞隆隆聲響，漸漸近起來也重響起來，看護們慌張地嚷着滿屋跑，我也驚醒明白過來了，有一個鄰床年青的產婦銳聲哭，說是不好了，開砲了，兵隊馬上就要到。又有人嚷着屋頂快懸外圍旗呀，省得飛機投彈，於是又有一個產婦光着下身爬到床下躲避去，我的心如丟在黑的迷茫的大海，永沉下去倒反而靜靜的，賢不能再來看我了吧？大難臨頭，夫妻便永別了！各自飛散了！

於是我垂淚向看護討些吃食，她們給了我一碗薄粥，兩碟小菜則是黃荳芽與醬瓜。我嚼着咽着覺得十分傷心，賢也許慌張地獨自逃走了吧？愛而近路的房子也許全燒毀了。還有林媽，還有周明華，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呢！祇留下我孤另另一個人在醫院裏挨着日子等死，即使成了鬼魂，也無依無靠的找不到歸家路呀！

我的孩子，我的新產的孩子呢？也不知是男是女，可憐他還不會吃過一次奶，不會貼近過他母親的胸膛，祇在落地後經人抱開了，便永遠不能與我見面——不，我簡直是從來也不會見過他的臉呀。想到這裏，我不禁敬司的里的喊叫起來，祇見賢悄然站在床前，搖手止住我勿吵，他說明天他要接我回去，然而醫院不答應，他情願倒立保單給院方，聲明危險與他們無涉，我們預備三五天內就要逃回N城去了，新生的女兒也得帶了去……

什麼？新生的女兒？賢已經打電報把搬家及養女兒的事統統報告家中了吧？我不願再看公婆失望的面孔，我不願回到N城去，隆隆的砲聲雖然震得玻璃窗格格抖動着響，但是我決不恐懼，寧可守着我的女兒在這裏同成炮灰，我不能帶她回去讓她受委曲呀！

十八 逃 難 記

到了第三天上，我攬撥着賢快同醫院交涉，破例讓我早回家去，起先是他們堅持不肯，後來我說全家都要逃難去了，你們留住我一個人，在醫院裏，預備免費供給我用過一世嗎？鬧得醫生們沒辦法，祇好替我檢查過身體，覺得還沒有什麼，就讓我帶着嬰兒回家來了。

周明華很快樂的迎接着我們，覺得嬰兒好玩，伸手想抱她，林媽忙來阻止了，說是嶽骨頭閃了手可不是玩的。賢扶着我睡到床上去，說是銀行裏取不出錢，街市上買不到東西。這可怎麼辦呢？林媽插口上來說：「還是等到小姐滿月後快逃回N城去吧，那面有長輩在着，倒底安心些。」祇有明華是孩子家心眼，說是住在上海蠻好玩的，就是大家化灰燼了也值得，再不然便去當兵如何？賢皺着眉頭不答話，他知道公公是個胆小的，家中現在真不知已經急得怎樣了呢。

果然，下午來了個電報，說是我們拍去的電報已收到了，賢可陪着明華即速先回家，免得杏英及明福掛念。我的心裏很生氣，想是這次又生個女的，所以家中也就覺得無關緊要，儘可把我們拋在砲火中了。

賢也很後悔，不該留下明華在這裏，害得他哥哥着急。他說他一定要負責使他安全回去，因此到處找熟人，可有同行能照顧他的沒有。不過這亂世中找人可不容易哪，就連盧家這般至戚，盧老太太是早在七七以後下鄉暫避了，瑞仙沒有消息，阿棠他們也都早回N城去；賢到處奔波了幾天，輪船火

軍都沒有定期，要結隊同行談何容易，有的人無家可歸都露宿在各條弄堂裏，有些人索性宿到碼頭上去了，祇要有船到，便大家推着搶先擠上去，落水的也有，踏傷的也有，真是慘不忍聞。

明華這幾天可與頭極了，他不時跑出後門去買報紙號外，興奮地講着轟炸什麼艦的消息，聽見飛機掠過時便趕緊奔上曬台看，有時候還到流彈落下的地方去揀碎壳片。他似乎很替我抱憾似的，因為我不能行動往各處找熱鬧，「這真是偉大的時代呀！」他叫喊着，初不料轉瞬之間，我們就都把青春全部消耗在戰爭期中，跳躍着的青年慢慢給鎮壓下來變成懶散而冷漠的了。我不能忘記有一次他曾清楚地對我說：「我們寧可給炸彈落下來炸得血肉橫飛的送了命，不要讓生活壓榨得一滴血液也不剩呀。」話雖然不錯，但是事實上後來却有許多人都自己抽出熱血求苟安了。

却說賢奔了幾天也沒有結果，家裏却接連來了三四個電報，無非是繼續催他們回去之意。有一天大世界偶然落了彈，賢正在路中，祇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無數人頭破血流的飛奔而來，他祇索退避開暫向店舖中躲，良久良久才打聽明白，走回家來也不及細說，恐怕驚嚇着我，然而我已經在當時嚇得魂不附體，不願回N城的意志也動搖了。明華堅拉着賢說要同到跑馬廳去看陳列着的給炸壞的尸體，他們去了回來告訴我說：「那真是可怕得很哪，也有咬牙切齒的，也有半個腦袋給削去了的，四肢身軀都不全，親屬來認尸的有些已聽不清面目，即使領着了也是有了上身沒下截的，一大輛塌車全裝着臂兒腿兒，又叫做兒子的何處去拾父親遺骸，做妻子的何處去找丈夫的肢體呢？」我聽着不禁急得哭了，捏着嬰兒的小腿，手指直發抖。正說間，家中又有一個電報來了，說是公公已急得生病，希望賢見電速歸，我們商量了大半夜，決定明天連我抱嬰兒一同去下難民船了。

這是我生產後的第九天上午，賢一手抱着嬰兒一手穩扶着我同明華林媽等一同跨上祥生汽車，嗚

鳴逕向外灘開去，到了海關大鐘附近時，早已擠得人山人海，汽車一路撒喇叭，但却始終擱不上半步。我說還是跳下來擠着走吧，賢慘然護了我一眼說道：「你不能的，我們還是叫汽車開回家去。」這夜他思着父母，我惦记微微同母親，大家一夜不會成眠。

第二天上午，他拉着我的手堅決地說道：「青妹，我們準定聽天由命在上海吧，不過須得讓明華先回去，也好帶個信兒給家中叫他們放心。」我默然望着賢的臉，他的顏色是蒼白了，嘴唇乾燥也顯得裏面的精神不寧，我想還是不要爲了自己而就誤人吧，於是我就慨然對他說，請他同明華不妨先動身，等到我滿月了，我自己會帶着孩子與林媽逃回來的。他說這還成什麼話呢？在患難中怎好就撇下你？我說：那是你的責任問題，讓明華獨個子去，也許在路上出了毛病，賢聽了更自憂煩，心中祇一味委決不下。

這裏的房東姓章，是一位老先生，同他的三姨太太一起住着。章老先生也是N城人，從前做過省議員，人倒是忠厚長者。賢把種種困難去同他商量，他也主張讓明華先回去，賢說沒有人結伴，章老先生說他有一個姪子也想走，賢於是就去找他的姪子，大家約定在午飯後動身，還是搭火車轉杭州回N城去，賢替明華拾了包裹去送他們兩個動身，叮囑我安心在家等着他就會回來的，我心中不禁一陣酸楚彷彿覺得生離死別就在目前了，欠起身來牽住賢的衣袖良久依依不忍放手，賢把我扶倒安放在枕頭上，摸了下我的額角，慘然便同他們走了。

這天彷彿特別炎熱，嬰兒也特別會哭；我的心中祇有不安寧，眼巴巴望着賢回來，可是到晚那裏還有他的影子。我想這可怎麼辦呢？假如他在路上出了亂子。林媽却兩眼一翻朝着我說道：「莫不是姑爺闖空兒自己也擠上去了，大難臨頭來那裏還顧得什麼夫妻？」我聽着這話心中不大樂，心中很氣

林媽不該胡說瞎猜，正待說時恰開後門敲得一片響，我不禁高興得直指着她笑說道：「那不是姑爺回來了，還不快些去開門來看？」

門開後，急步飛跑進來的却是章老太爺的姪子，我瞧着不禁大吃一驚，眼淚祇想吊下來。他站在我的床前喘吁吁說：「徐先生剛才推着周先生上車，然後自己也一脚跨上去把包裹遞給他，不料後面人擠上來再也退不出，車子很快的開了，我還沒有跳上去，我祇見他在裏面使勁擠着想出來，但是人家那裏還容他動彈得呢？車子越駛越快了，我追了一程知道攀登不上，祇好回轉到這裏來。」我聽着如雷轟電掣一般，眼前一陣黑，差不多快要暈過去了。

章老先生得知了也扶着拐杖下來看我，他站在我床後徐徐安慰道：「你不必怕呀，徐太太，你家先生讓他回去看一趟老太爺也好。你祇安心住在這兒，租界裏不要緊的，即使有危急，你與我們一同走便了。」三太太也跟着下來討論了一番，勸我還是保重身體最要緊，且待這次滿了月再說。

但是我的身邊沒有多少錢呀，賣東西也沒有什麼可賣。賢既然去了，再要回來恐不能夠，我們住在這裏恐怕不久就要淪落為難民了吧，抱着個嬰兒，那多麼可怕！章老先生的姪子天天跑去軌輪船，擠火車都沒有辦法，有一天他忽然興沖沖回來對我們說：「後天有一隻特放輪船要開了，船票賣得很貴，還有難民捐，那是同鄉會發起一舉兩得既利鄉人兼助難民的，可以先舉。」於是我同林媽商量定了決定托他代購兩張官船票子，船費每張是六元，外加難民捐。要搶步上前，三太太再三勸阻，但我主意已定，他們也沒有辦法。於是我們就整理什物，面把我推送向前，那鬚子，其次是她的奶粉及熱水瓶等，我自己祇帶二套換身的衣服，林媽不送婦女呀。說着把一個穿黑香雲紗，再三相勸說到了N城我會買還她的，她總覺得件件都是自己心齒婦人移步，到了進口處，原來巡捕同她

已吃得起苦。

到了我生產後的第十六天，章老先生的姪子就會同我一切拜託三太太照顧，章老先生也親自出來送我們到後門口，

人增加悽

涼，數天內祇依傍他如同老父一般，今日裏却又要分別了，也許

——他的姪子坐

在第一輛黃包車上，我抱着嬰兒坐第二輛，林媽挾着捧着什物隨在最後。手拉起來動身時我不禁回過頭去貪婪地望，恨不得這一眼把所有的人物景象都勾攝到眼底裏去，天長地久讓我追憶着，回味着。老人似乎也依戀地向我同他的姪子運運揮手，三太太低下頭去祇是不忍再看，她的嘴裏悲哀地却又帶着恐怖性的道聲「順風呀！」我們三個便一齊說道：「再會吧！」從此就不見了。我不能想像當我們車子去遠後，老人感到空虛却又感傷地是如何久久癡立在門口不忍移步進去，三太太無語祇上前來攙扶他，他一揮手叫她暫緩，自己把身子龍鍾地支住在拐杖上，是無力者的嘆息，絕望後的蒼涼，一齊兜上了他的心頭：完了，國家！完了，自己！我從此再也沒有見到章老先生，聽說他不久便病了，等我扔棄了嬰兒重又回到上海來時，他早已死了——死了倒好。

我們到了N同鄉會與眾人聚齊，不久裝載的卡車來了，大家紛紛跳上去。跳不動的上面有人拖，孩子則是丟的接的，婦女們哭着銳聲叫喊，但是這時候可決沒有人愛，沒有人憐，就是自己最親愛的配偶或骨肉吧，到危急時擱着也祇有厭恨的份兒，叱着罵着說：「快呀！人家又怎麼上來的呢？再不車子就要開了。」說着車子果然開了，它不問這家人口是否集齊，老的幼的如何傷心，開駛之際如果有人攀住跟跑，巡捕便上前來鞭打，但那也是慈善的揮擊呀！再不然，便有車輪輾傷人的慘劇了。祇見卡車一輛輛駛去，我連上前也不敢，別說舉腳試踏了。章老先生的姪子說：「那可怎麼好呢，我先

上去來拖你吧。」於是她抱着嬰兒，林媽再在底下拖起我來往上送，章老先生的姪子先蹲着身子伸手來接了，我哭着嚷痛，可是也管不得，最後連林媽也拖上了，總算沒失落人，祇是東西像有掉下地的，可是也不及檢點了。

到了船埠，那裏還擠得進呢？我們擰在人叢中，從上午直曬到下午，太陽的光線倒還不是頂猛烈，祇是汗臭與擁擠難當。我不放心把嬰兒交給別人，祇自己死命抱着，她倒也不啼哭，鼻子咻咻有氣，面龐雖然給曬得通紅了，但是總還不至於死吧，祇要挨到船上，我想，她的小性命總可以保全了。

輪船的另一端由巡捕攔住了，讓二三個衣裳楚楚的女人上來，章老先生的姪子瞧見了忙問這是怎麼回事，有人告訴他說是船主的太太上來了，他便想過去請求讓我也從那邊上船，然而他根本沒法跑過去，於是祇好站在原處大聲喊，却給別人吆喝了幾句。看看我要站立不住了，林媽掉下淚來說：「小姐，我們還是回轉去吧，就死也死在家裏舒服。」章老先生的姪子說：「你有本領能擠出去倒也好，如今祇有咬牙拚命，看太陽利害還是人利害。」正說間，前面的巡捕在大聲喊了，說是婦女及小孩先上船，男人退後，這是緊要時的外國派頭來了。可是許多男人却不願離開妻兒，他的妻兒也捏住他臂膀不肯放他走，最後還是巡捕用皮鞭解決了，揀衣衫破舊的老態龍鍾的男人先打，於是大夥子趕緊退出後，又是一陣難堪的擠撞。我的身旁有一個中年生鬍子的人還要搶步上前，給章老先生的姪子一把扯下來道：「你不聽見嗎？男人不許先上去。」一面說，一面把我推送向前，那鬍子也勃然大怒向他理論道：「那末你不是男人嗎？你又擠在這裏做甚？」章老先生的姪子一面幫我開路一面說：「我是護送婦女的。」那鬍子答道：「原來如此，我也不是不送婦女呀。」說着把一個穿黑香雲紗衫褲的婦人推到我前面來，我叫林媽緊跟着，一面自己隨着那個婦人移步，到了進口處，原來巡捕同她是

自己人，便把別個女人推開一把，放她過去，我與林媽也就一同跟過去了。

那時章老先生的姪子已不知去向，我與林媽一步步搖擺着挨上船來，祇見滿坑滿谷都是人們，中間官廳在那裏時，有人回答道：「你要揀坐位吧，蹲在那兒便是那兒，過一會連插足之地都沒有了。」於是我們便給擠進煤艙間裏。

旁邊有一條台灣席上已經坐了三四個人，一個俊俏臉龐帶眼鏡的男人招呼我道：「你抱着孩子吃力，不妨也在席子上坐坐吧。同是一路上逃難人，大家也不必客氣。」我謝了一聲屈膝坐下來，嬰兒在喉嚨底下咕咕作響，我恐怕她不申用了，旁邊的女人都湊過頭來看。

給她吃些奶吧，但是天曉得，人已疲乏得快要死了，還從那裏分泌出來奶汁？我叫林媽沖奶粉，林媽說哎呀，不好了，熱水瓶不知失落在那裏，於是我叫茶房，那裏還有什麼茶房來侍候你，一滴水也沒有，祇好乾喘氣。於是有一個婦人摸出塊餅乾，叫我嚼着給她吃吧，這時候那裏管得衛生不衛生，祇要能够延長壽命半刻，便半刻也好，我吐給嬰兒一大口嚼爛了的餅乾，但是她還是噁塞了。

我祇想睡下去，林媽盤膝坐在煤屑上，我的頭枕着她的大腿。煤艙裏沒有窗，幾百個人擠坐在一起，四面祇有兩個小圓洞兒可透氣，還有人一根根抽香煙呢，我不禁兩眼倒插上去。那個戴眼鏡的男人扶起我，陪我去船邊站一會，海風劈面吹過來直使我渾身一震，產後才半月哪，我的天，便鐵打身子也熬不住的。後來那男子又扶着我走回艙內，我祇覺得口內奇渴，他替我到處討開水不來。過了片刻輪船中有人來賣海水了，八個銅板一碗，我也顧不得性命，祇自摸出錢來連喝了兩碗半，林媽在旁掉淚苦勸，我就把最後半碗讓給她喝了。

夜來我迷迷糊糊的躺在席上，嬰兒由林媽抱着，祇見她們倆一老一少的都顯得憔悴異常，我祇覺

得心中一陣陣酸楚，倉皇的出走，把一切心愛物件都丟棄了，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得與它們重逢呢？也許永遠不，未悉它們又將落於何人之手？

艙中忽然有一對夫妻相罵起來了，聲音越來越高，幾乎把一切都驚醒過來。這對夫妻可真了不得，罵起來，上至祖宗三代，下及床第之事，無不罵得淋漓痛快。他們的精神也許特別旺盛，越罵越有勁，繼而男的擄起拳頭想動手了，女的也放下孩子，挺身上前更不稍讓，旁觀的人拍手叫好，像是服了一帖興奮劑，好像中國的復興民族就在此一舉。後來可惜是孩子哭了，這齣全武行便沒有做成，不過總也供給人們些相當資料。於是有的從這個女人而談到一切潑婦，談到怕老婆的事，談到武則天，談到拳匪作亂時的紅燈教中女將軍等，越扯越遠越有興，有的則是從夫婦之道講起，因而牽及三從四德說，幽閒貞靜說，一切一切的梁鴻孟光之類的模範夫妻呀，例子總也不會少，這可不在話下。也有喜歡猥褻的，對於罵人語句頗覺耐味，如此這般討論下去，也就洋洋成大觀了。……總之，這次逃難的夜裏得此一罵，也大可振作人們精神一番，使我至今不會忘記。

次晨我帶着無限的興奮與喜悅心情急急趕往家裏去，路上祇聽見有一個輕嘴薄舌的流氓在取笑道：「人家還講上海人漂亮呢，我看她就活像個鬼！」

果然回到家中，他們也像見鬼似的覺得我討厭而且可怕，公公劈頭就對婆婆說：「我是正想叫崇賢到上海去呢！誰知道她們却回來了。」

十九 避居鄉下

嬰兒呱呱哭着，祇有五歲的微微睜大眼睛看，別人都沒有心緒，彷彿大禍已臨頭了，愁眉苦臉的。林媽惦记着鄉下的家，堅持要回去一趟，我們苦留不住。老黃媽則攔婆婆說是在今年上半年便做不動了，由她女兒上來接了回去；家中新換一個童媽，濃豎眉毛三角眼，塊頭特別大，左手抱着微微，右手擎了杯濃茶遞給我，說話很乖巧，但樣子却兇。

賢說：「我那天真急得要死，到了杭州就打電報給你，抵家以後又打了一個，預備過幾天就要回上海，不想你們却趕來了？」我不禁沉着臉冷笑道：「真是我來錯了，倒辜負你的好意。」賢怔住了半晌忙解釋：「我不是說你來錯，我是說你若不來我就要回上海了，不知道你可會收到我的電報沒有？」我不禁鼻子裏哼聲道：「也許電報正同你一樣心思吧，且在家中好好兒多耽擱幾天，要揀個黃道吉日才動身哩。」公公在旁不禁長吁道：「這是什麼時候，你們兩個還空頭爭論？我看不久恐怕連N城也保不住，家裏有了孩子，危急之際多難逃。杏英前幾天歸寧，我已催她速即回去了，我看懷青也犯不着跟我們同冒險，最好暫到你母親處去避些時吧，她已經於半月前搬到鳳巖去了，那地方倒是頂安全的。」我心想你們倒是好算盤，女兒催她回夫家，媳婦催她回娘家，那也未免太如意了。於是假裝不懂的，認真地說道：「公公你說那裏話來？你們兩個老人家同賢都在這裏，我又怎麼可以先自走了？女子嫁則從夫，你放心，我是什麼也不怕的。」

他也沒有話說：第二天，有人來說是樂土鎮飛機場被炸了。於是他們又嚇得魂不附體，婆婆與公公計議了一番，於是說：「我看還是這樣吧，盧家壩近來還算太平，阿棠他們都在一塊，我們不如把東西搬過去一半，讓賢同儕青跟這個小丫頭先去住着，我們若遇緊急時，也帶着徽徽同來便了。」這才沒有話說，三天後便下去了，那是產後第二十一天的事。

盧家的房子也不少，左進他們自己住，右進讓給我們使用。我們在鄉下喊了一個女傭，人很老實，便是小菜不會燒。小女兒奶不够吃，我吵着要賢上城去買奶粉，盧老太太連說那用不着，祇要在村莊上我個吃幫奶的來便了，問題也就如此解決。人住在鄉下，生活便變成平淡而無聊，清早上來祇連連打呵欠。我對賢說：「滿月之後跟你到外面去照照風景吧。」賢苦笑回答道：「一片泥田與幾個衣衫襤褸的農夫，除非你是普羅文學家，我才不感到興趣呢。」

其實我倒不是普羅文學者，我祇想保持些羅曼諦克風味。然而羅曼諦克的風味碰到現實便粉碎了，我立在小河邊，看見幾個短打赤脚的鄉下佬過來祇疑心他們不是好人，因而對於自己的鑽戒旗袍與高跟皮鞋也就不免懷惴惴起來。一對男女在公園裏或其他一切名勝地也許會情話綿綿，快刀剪不斷，但在秋日的郊野中却是一片落寞，再也鼓不起興趣的。況且鄉村的人們又都是少見多怪的居多，見着我與賢前後行走着談談笑笑，便都圍攏來瞧，連大黃狗都莫明其妙的汪汪起來了。

不能出外，我們祇得悶坐在家裏了。早晨起來我們便計議着買小菜，賢喝些酒，吃過午飯睡中覺，吃過晚飯更是名正言順的上床了。平時閒來沒事做他也抱抱小女兒，我眼看着他這樣壯健高大的身材，跛着拖鞋，整天抱着小女兒嬉耍，不免替他暗中叫屈了。盧老太太瞧着賢像心肝寶貝似的，一會兒送點心來給他吃，一會兒又叫他讀過高王經看，阿棠則是自己做了根釣竿無聊時獨自出去釣魚玩，有

時也拖賢同去，他們兩個釣了大半天還不到四五尾小魚，回來時不是你埋怨我，我埋怨你，便是各人自誇說自己本領大，除此之外，他們似乎也沒有別的見聞了。

過了大半月光景，賢對我說，他想上城裏去了。我問他什麼事情去，他口裏說是看看父母兩個老人家，照我猜想他去的目的一定是因爲錢用完了，不得不到家裏去拿。

三天後他回來了，猶豫地，告訴我說他想回上海去。「上海不是在打仗嗎？」我隨口問。但是他回答却是嚴肅的，他說：「上學期我教書的那個中學現在已經遷到租界內復課了，最近有通知信來，薪金也加了些，男兒貴自立，我難道可以依靠父母到老嗎？」我想了一想又問：「那麼我與孩子呢？」他的嘴唇歛動了一會說：「那可也沒有法子，還是在這裏暫住幾時吧，一則出去太危險，二則錢恐怕也不够。」我不禁黯然起來，知道生離死別又將開始了。

及至賢決定動身的一夜，他身邊還有五百元錢，他自己祇留下百餘元，把四百元銀洋統統給了我。我接着這重甸甸的一疊東西，眼淚紛紛掉下來，對他說：「幾時可以重相逢？假如這些錢用完了，又將向那個去討？」他說：「父親總會給你的吧，祇要刻苦一些，決不至於叫你餓肚子。」我說：「我情願冒險上城去住總可以吃碗現成飯，留在這裏錢用完了若他們尙不送來，不餓死也會把我急死的。」於是賢沉吟半晌，決定帶着我與小女兒同上城去，什物都留在這裏，以便危急時再下鄉來。

公婆見了我倒也沒有別話，祇說你母親在鄉下得知你回來消息，也差人來問過幾次了，我們告訴她說大小平安，現在避居在盧家堰，於是我又寫了封信去報告母親回到城中住的消息。

賢去了，在一個冷清清的早晨，小女兒還睡着，我悄悄的送他出大門。他的神色很慘淡，但却不是懼怯，將上車時對我說道：「好好在這兒住幾時吧，等我生活有辦法時就來接你們去；不必牽掛着

我，我是不怕死，祇怕不能夠自立的。」我點點頭，心裏也似乎勇敢起來了，就說：「請你放心着吧，我一定能够保護自己並小女兒，祇等你來接取我們。」於是大家就勉強裝出笑容而別。

公婆自賢去後，倒也處處照顧着我，就是小女兒沒法吃幫奶了，時時餓着要啼哭。看看已有三個多月了，有一天，我正在起坐間裏替她換尿布，不意中觸着她的癢處，她便縮了身子吃吃發聲笑了起來。我狂喜覺得沒有人可告訴，便喚微微前來賸道：「微微快來聽小妹妹笑合合呀，多聰明，三個月……」話猶未畢，祇聽得一陣警報聲起，公公慌慌張張的衝進來道：「你們快別說笑呀。快別……」說到這裏，緊急警報又接踵而起了。

隆隆的飛機聲音從屋頂上響過，我把小女兒放在搖籃裏，自己跑到庭中觀看，數數共有十二隻，飛低時圖微分明，就是用竹竿也可以把它撥下來。正想開，祇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玻璃窗扇扇都跳動起來了，天花板上掉下一串串灰塵，我兩腿軟如棉花般一步步挨進起坐間，小女兒已在搖籃裏睡熟了。微微伏在她祖母懷中，公公雙手捧着斑白的頭顱低嘆道：「想不到我活到五十幾歲了還要死於非命，賢又遠在上海，唉，兩個都是孫女……」我心裏也覺酸楚起來，倒沒有怪他重男輕女，祇是很着急，彷彿畢命便在須臾。接着又投下幾個炸彈，飛機祇在屋頂上盤桓，聞其聲近時我是連呼吸都停止了，稍飛遠才透過口氣來。這樣繼續到三四十分鐘之久，飛機聲音才不聽見了，丟得好暢快。良久良久，始發出解除警報。

當晚母親就差人來探望了，她已得知城中被炸的風聲，說是請我們全家都到鳳嶽去暫避吧，公婆也覺得往彼處爲宜，理由我到後來才知道是爲了減輕對於我及孩子們的責任，有你娘家人在眼前顧着，就給炸死了，也不會給人家閒議論呀。當夜我們便整了許多細軟，但也是放進又拿出的，覺得不帶捨

不得，多帶了却又不好。第二天清早天還沒大亮便下船了，恐怕飛機又要來，烏蓬船要討十元錢，真是聞所未聞的。過城門時足足等了個半鐘頭，乾急也沒用，大小逃難的船隻正多着呢，船子怒狠狠地喊着歌。

母親見了我又悲又喜，於是竭力張羅公婆，魚肉是不到市集買不到的，雞蛋現成有，菜正多着哩，再加上鹹魚之類，也就馬馬虎虎算了。公婆心中很不安，就是預備在這村裏我房子住，以便請她幫同照顧孩子，母親自然是十分喜悅的答應着，房子當天就找到了，細軟帶來的，床桌等類都係借用。住了三五天以後，聽說飛機沒有重來過，公婆兩人放心不下城內什物，於是就留我與兩個女兒同童媽在鳳巢，自己逕自上城去了。

鳳巢都是翠蒼蒼的山，據鄉下人說，飛機來了可以自去揀山洞攢。田畝也是整齊的，門前一大片，綠茸茸的都是。有時候飛機也緩緩經過，祇是不投彈，也沒有警報叫你們躲避，就是有個鄉下人特別胆小，像一個叫做三官叔的有一次正在田邊走過，瞥見飛機遠遠來了，恐怕逃不及，便忙跳下水田中去一屁股蹲定，挖塊汗泥來亂塗臉孔，還拔把青草撒滿在頭上，省得給罵飛機的人瞧見。結果罵飛機的人雖沒瞧見，但却把叫做大毛嫂的嚇壞了，她是正在換衣服，聽見飛機在屋頂上掠過聲音，便疾忙飛奔出來向田野竄逃，她的一對大奶子亂幌着，瞧見他，以為是鬼魅，嚇得怪叫起來，他也索抖抖地解釋着，問她飛機究竟可有投彈不會，她說好像聽見投了吧，但是結果得知消息說沒有投，這個告訴他們消息的人起初是嚴肅的，後來瞧見他們一男一女弄成這樣兒，不禁輕薄地笑了。

我天天領着微微與小女兒到母親處去，母親替我找了個吃幫奶的。她也怕飛機，經過時，必定叫我也跟着躲到八仙桌下去，我起初覺得不好意思，後來勉強答應了，可是微微却躲不牢，片刻就要

甯出來，我見她出來也便隨着出來了，母親看我出來也自不願再躲下去，爲了兒女往往可以減輕任何恐懼心，後來我們便自坦然的住着下去。

夜裏微微跟着童媽睡，有一次我聽見她在睡夢中喊要撒尿了，童媽喃喃罵着撒什麼短命尿，一面說一面把她放下床來，叫她自己坐在痰盂上小便，小便完畢微微喚着要上床了，童媽伸手把她一把扯上來，口中又不知囁咕些什麼，自己始終不會下床扶持。我偷偷瞞着很不滿，心想說她幾句，但繼村她平日很得婆婆歡心，可以少說還是省些事吧，於是又過了兩夜便把微微借故喊到自己脚後睡，半夜裏拍了這個又替那個蓋被搔癢，過了幾時便病倒了。

我患的是喉痛，鄉下祇有土醫生，可是也祇得聽他。母親天天送薄粥來，小女兒由她管着，微微祇得又交給童媽了。童媽天天領着她在野外，也不在家侍候我，母親很生氣，可是又不好說，祇得自己過來照料。

到了夜裏，我可不能再煩勞母親了，便說自己已經癒了，請她且回去，讓我安睡吧。但是安睡不到片刻小女兒却哭吵不了，自己生病沒有奶，喊童媽又死不理睬你。於是我祇得慢慢挨下床來，自己拿隻小鍋子去煮奶糕，鄉下沒有電爐，生火很不方便，我找根細柴另再也引不着火，祇得把美孚燈裏火油澆了些在上面，結果奶糕還未全燒熟，燈却油乾火滅了，祇得在黑暗中摸索着一撮一撮的用手指挑給嬰兒吃。

後來聽說童媽在外面常欺侮微微，孩子家貪玩稍有不如她心意處，她便把微微拾起來故意作向河拋丟狀，嚇得微微怪哭連聲討饒說不敢了時，才再三訓斥而罷。有時候微微偶然高興摘根草作喇叭吹，一面跳着過去向童媽報告說微微乖不，會吹喇叭。童媽把濃眉毛一揚，三角眼瞪着她道：「乖什麼

X，小丫頭不好好的坐在這兒偏要拾野草。」

不久我的病漸漸好了，但是形容却消瘦。那時上海軍隊已撤退，據說市面上已很太平，賢來信說他明年準備做律師了。有一次母親低低對我說：「我看你還是帶着小女兒回上海去吧，但願賢能多賺些錢，微微也好來領去的。」我想着老住在鄉下總也不成道理，於是便上城去把這個意見對公婆說了。公婆考慮了一夜，次日便由公公出面對我說：「你要到上海去住也好，祇是帶着小女兒不便，萬一再有變化，豈不要累崇賢脫不得身嗎？」我說：「那可怎麼辦呢？」於是婆婆便接口道：「我看還是留在鄉下我人養吧，等到斷了奶，你再來領回去，那時天下也太平了。」

我的頭直低下來，眼淚往上冒，但是我睜大了眼睛不許它匯成滴。心想這又是該怎麼辦呢？沒有錢，沒有丈夫，身體又不好，還帶着兩個女孩子，在窮僻的鄉間要奮鬥也無從着手呀，鄉下有的是愚蠢的男子，醜俗的婦人，髒的牛，荒涼的山以及平凡得無可再平凡的田野；：一切都不是我所需要的，一切都不是我能忍受的，我不能再與它們久處下去了。而童媽的兇悍樣子，尤其使我看不入眼；她的工資不是向我支的，我也管不着她——她很明白這些，所以便藐視我了。我不能把這點告訴婆婆，否則她也許以為是我母親在挑撥的呢，假如她賭氣辭退了童媽，事情便糟了，我將如何負責去替她。我個好的，因為好壞的標準很難說，天下祇有看中意的，却沒有做中意的呀。

我走了，我相信我應該走了，在我的小女兒因失乳而苦啼的一個早晨，我下了自己就要走的決心。我承認我是一個懦弱的，自私的，而且也許是一個最忍心的母親，吻別了小女兒，她還沒有名字哩，從此便永遠不會有，她給童媽抱去給她的姪媳養，不給她奶吃——奶餵着她自己的孩子——祇給我的小女兒吃些爛山芋之類，把我婆婆帶去的衣服鞋襪都揀好的給自己孩子穿了，哭時還打她，害得她

長年生着病，騙去了醫藥費却不給她找個醫生吃帖藥，直到她快死了才慌忙上城來通知我公婆，那時我們在上海因交通不便，公婆也不告訴我們，祇又給了一筆醫藥費及埋葬費，她們便把我的小女兒屍體丟在野外，以後也不知是給狗吃了抑或給鷹之類啣去了，但總之我是失去了她，永遠的失去了她！

一個剛在砲火聲中出來的生命呀，不及等到砲火終止便給磨折死了，僅僅渡過二十一個月的苦難的人生，她的來去何匆匆？畢生不曾見到過太平。我也知道在無數萬的死亡損失中，她自然是很渺小的一個，但假如她養大了，也許是一個絕世的美人，也許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也許是一個慈悲的教主，也許是一個最有權力，最能做事，最能受人尊敬的人兒呢，又有誰敢斷定呢，但是她終於去了，我與賢同在上海還不及知道，祇一味的在計畫着如何能多賺些錢，替她買牛奶，魚肝油吃，買最大最大的洋娃娃玩呢。

二十 丈夫的職業

見了賢，四目對視着大家都說不出話來。屋子裏面亂糟糟地，床前有香烟灰，沙發靠手旁有啤酒瓶，滿地是花生殼。三太太聞聲走了出來，渾身戴着孝，我不禁大吃一驚，正要問時賢却向我丟了個眼色，我連忙咳了聲，三太太便看了我一眼先說道：你的身子還好嗎？新養的小妹妹怎麼不帶來？我聽了更加心中慘然，那裏還肯詳細說給她知道，祇含糊答說留養在家中；談了一會，她也告訴我章老先生已過世了，他的姪子已由N城趕赴內地，我這才知道她戴孝的原因，又替她擔心從此更沒人替她照顧着了。

賢自重來上海後，便沒有僱女傭，自己在外面吃包飯，衣服則可送到洗衣店裏去的。廚房裏什麼之類都給章家在借着用，有的且不見了，賢當然不管，我來了大家客客氣氣的，也不好意思追問。他現今仍在中學裏教書，月薪七十餘元，一個人用着也是很刻苦的；有一次他患瀉了，睡在床上，三太太等也沒有留意到他，他整整的餓了一天又半，次日下午祇得掙扎着出去喝瓶牛奶，回到家中又嘔吐了，我擰着不禁掉淚。

於是我決計不用娘姨，自己動手來做。舉凡燒飯，洗衣，擦地板，收拾屋子等等，莫不躬親爲之，自覺是一個賢良的主婦了，但事情却也並不如此簡單。在早晨起來以後，我便忙着生煤爐噠，煮茶，燒泡飯噠，弄得七慌八亂，梳頭洗臉擦粉是再沒有這種閒心情了。接着賢便起床，我忙着替他照料

，但神色已有些不大好看，因為我實在疲乏了。賢說：「請你不要太忙吧，我自己會動手的。」但是我看出他其實不是爲了顧惜我，而是不滿我的不能和顏悅色，我便心慮讓你自己去做也好，你管我的，我幹我的，於是便另外疊床，掃地，倒痰盂去了，賢見我儘管在他眼前穿來穿去，更覺麻煩，有時候索性連早飯也不吃，匆匆教書去了。

午飯他常不回來吃，我買了小菜以後，要揀要洗，弄得頭昏眼花，再也沒有心思好好兒做些羹來自己吃，祇得匆匆扒幾口飯算數。但食畢以後，一樣要抹桌子洗碗碟，雙手沾得油膩膩的，醜人作嘔。下午又要擦地板洗衣服，有時候忽然來了個客人，又去陪着談談笑笑，忙着自己出去買點心，出去後恐怕客人在家獨自久候乏味，緊步奔了回來，真是累極了。到他晚上回家時，他是精疲力盡想得些安慰，但是我又何嘗不作如此感想呢？因此大家心裏都明白，也想勉強做，然而到後來總是一個不討好，彼此也就互相怨恨起來了；賢說他情願我不要苦做，祇要陪着他興興頭頭的談幾句話，我則以爲人家已爲你盡了最大心力，你還不知足，也未免太沒有良心了。

有一天賢對我說：「我有一個機會，要到洋行裏去當大寫了，每月一百元，還有花紅，你以爲如何？」我聽了大喜過望，便主張那時先去鄉下領回小女兒來。賢說那還是等她斷了奶叫他們送出來吧，眼前先僱一個娘姨要緊，你累了時還付嘴臉，我實在看不慣。我聽了大鬧起來不依他道：「看你還沒有進洋行哩，便要嫌憎老婆的嘴臉生得不好了，將來還有我的日子過嗎？」他再三解釋安慰不了。這家洋行其實是華行，規模相當大，就是經理小派得很。賢本來是個聰明人，善於揣摩上司心理，因此經理着實喜歡他。下午公畢以後，本來是可以回家的，但是經理邀他去吃茶跳舞，他當然得奉陪。家裏用了一個娘姨，孩子氣的，時常做錯事，但人總算還老實。賢不在家，我詳細指導娘姨做事

，指導比自己做起來還吃力，有時又惹氣。待要少管些吧，讓娘姨吃飽了飯白白空過，心實不甘，因此常常挖盡心思想出些不必需的事來叫她做，她做得不好，又得費心教，或者責罵，於是心中很煩惱。有時候賢夜深回來，又不免把氣移到他頭上，噤咕不休。賢也發脾氣說：「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做事回來；你還要橫不是豎不對的，這種女人我才受不了！」我撇了下嘴頂他道：「做事也不見得要做到半夜三更呀？難道你從跳舞場回來，我也閉聲不響的侍候你嗎？」他說：「就是逛跳舞場又怎樣呢？經理叫你去做難道你好意思不去？一家三口總也得活下去呀，你有本領去賺，我願情給你當家作家主公！」於是他便不是奉陪經理，也常常奉陪朋友去玩樂了，有時候便是不在玩樂，我也假定他是在玩樂的。

廿七年春天南京等處也平靜了，N城人反而紛紛遷到上海來，明華聽從他哥哥的主張，改入上海的大學，暫時住宿在我家。他還是同打仗以前一樣的活潑，樸實，常常發些愛國理論，雖然太淺薄，究竟是出於真誠的。他也很不以賢的日漸都市化爲然，常常暗中規勸他，賢祇付之一笑以爲你們孩子家懂得什麼？那時候賢已在經理帮助下搭做些生意，賺了幾千元錢，自不免得意揚揚起來了。

他已把當教員這回事看作是沒有出息的，我與明華則以爲是甚高尚的，因此每當我們三人共坐時，我談起以前的教書生活，明華總是聽得很有趣，而賢則深爲不樂，覺得我話多囉嗦，似乎又使他失面子了，我因此頗快不快。

明華同情我，幫助我做些小事，他住在我家似乎很快樂的，也很自然。娘姨雖然仍舊不更事，但我也漸漸不太理會，祇要眼不見，耳不聞的，便落得清淨。於是我漸漸胖了起來，面龐也似乎豐腴些，在一個初夏的晚上，我穿着件淺藍夾細碎白花的縐紗衫子，賢購着我半晌，說道：「倒想常常跟你在一塊享受些家庭之樂呢，就可惜事情太忙。」明華一臉正經的規勸他道：「你何不過些時候掛牌做

律師呢？自由職業總比較不受拘束些，用不着坐寫字間，大家可以叙得暢快了。」賢也頗以為然。

夜裏他對我說：「以後我們多跟着別人交際交際吧，賺錢最要緊是兜得轉，人頭熟。」於是我們分頭找熟人，我祇找着幾個舊同學，他也祇能跟以前大學裏的教授們聯絡聯絡。我人頂容易找出希望來，也頂容易使人失望，起先他們都是祇對你從容易處講，於是講得你心頭癢癢的，請客，送東西，正式開口請他幫忙了，他這才告訴你許多難處，也許還有許多不巧，使你欲進不得，欲罷又不干休，因此損失了許多心計與物質，直到如此經過好幾次碰壁以後，這才會把現實看得清楚些，但却又感到東張西望不知該朝那處走好了。賢雖然精明，畢竟也因過份的熱心着了人家道兒，有時候且以為事情捏得穩穩了，於是買酒添菜先自慶祝一番，說着計畫着每天做了許多的夢，連明華也是隨着我們一忽兒興奮，一忽兒失望的，弄得讀書做功課都沒有心緒起來。在十分得意之際，賢也總不免對洋行經理稍為吐出幾句，那經理乖巧過人，知道他不是平穩安定的人，便落得順水推舟，給他掛名做個法律部主任，減低他薪金，把大寫的位置完全派給別人做了。賢到此才又悔又急，但事已至此，却也沒有辦法，祇索趕緊找宅房子，決定冒個險，自己正式當律師了。

我們看了許多房子，也有弄堂太狹的，也有缺乏衛生設備的，也有方向朝北的，也有交通不便的，弄得不知適從。賢最後對我說祇有一個原則非堅持不可，便是外觀要富麗堂皇，內容享受方面倒差些不妨。

明華沒有課，也常常同我出去找尋，有一次他興沖沖地進來對我說，霞飛路西段有一宅大洋房，裏面有幾間出租，我們何妨去看看呢？那時賢恰巧不在家，我便應聲跟了他出去。那是一所花木濃茂的大洋房，穿過寬闊的甬道，朝西有幾間精緻的房間，說是老房客還在，祇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故

通知主人早貼召租。我們敲門說對不起，是來看房子的。一個女人貌聲答應來了，接着便是做着胸臆，跛着拖鞋，手抱嬰兒的主婦用一隻手拉開門來，黃黃的臉兒雖然顯得憔悴，但眼珠漆黑却仍舊灼灼於光，那不是胡麗英嗎？

她一把拉住我到房中坐定，也不管明華東鵬西看的在打量房間大小，她祇一連串問我怎樣會到這兒來？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有幾個孩子？接着又低低告訴我，眼中擒着淚，說是她與余白結婚已四年了，余白根本不愛她，他祇懷念着柳美川，因此她是很痛苦的，雖說現在已養了三個女兒……說到這裏，早聽見余白聲音在後房大聲問是誰在多講了。於是麗英拭乾淚，胆怯地抱着嬰兒進去，似乎低聲在告訴他什麼，他不聽見再粗聲詢問：「究竟是誰呀？」她似乎說出我的名字，一陣急速的腳步聲從後房飛奔出來，是余白口啣着烟斗，欣喜却又帶着驚訝地說：「是你嗎？真個是你嗎？好多年不見了。」

後來余白告訴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費三千元，形式顏色倒是頂美麗的。他又說他們不久將來遷到那面附近去，大家做個鄰居，常常好來往。

我不能忘記，我們進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國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涼月閃着銀光，胡麗英同着余白也來了，還有許多其他的親戚朋友，大家整整齊齊坐在客廳裏，桌上堆着鮮花，架上滿是銀盾銀杯之屬，牆上也約略掛幾幅字畫，都是賀喬遷兼又賀開業的，許多許多的鏡框都沒法懸掛陳列，不然真不知要佔滿幾間屋哩。我們的屋子是全幢的，有三層樓，我與賢的臥室在二樓，是最寬大與明亮的一間，我們擺了新來的全房木器，窗帷都是彩花輕絹製的，我們住在裏面像重溫着新郎新娘的夢，不久我便養了第三個女兒菱菱。

賢到處託人去拉法律顧問，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氣了，都是全年的，介紹人還有回佣。我興奮地幫着他填顧問證書，祇頭是印好的，法院裏現成有買，祇不過字得寫得端正些，我在落筆之先，總要精場十幾張連史紙，結果寫下去還是不行，再三悞喪着，要等賢安慰誇讚才罷。每多一家法律顧問，我們總要出去吃一次飯，或者看電影，錢也便剩得不多。

我們時常討論着不常發生的法律問題，以為做律師能出奇制勝才好，可是事實上連普通案件都不常經見。好容易有一個朋友或親戚說明天要介紹一個當事人來了，我們忙着收拾客廳，假如發覺檯布醜陋了便趕快換，或是覺得茶杯欠精緻就另買一套，當天又再三叮囑傭人禮貌，千萬不要惹人家笑話，我說我就坐在旁邊充個臨時書記吧，然而賢堅持不肯，說是給人家認出了反而要開笑話的。

誰知道到了約定時間，左等又不來，右等又不來，又不好去催，祇得自己裝得滿不在乎似的胡亂翻翻六法全書。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來看光景，賢恐怕婦人抱着小孩坐在寫字檯旁不雅觀，連揮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動問，祇有女傭却心急不耐煩的嘖咕道：「人家茶杯已洗乾淨，茶汁都泡好了，這時候還不來，好大的架子！」我聽了不禁惱道：「誰又叫你等來，你祇管照常幹你的；人來時，少爺自然會喊你倒茶。」賢在裏面祇是不作聲，我很知道他心裏難過，原來人家祇不過隨便說一聲，並不把這樣放在心上呀。也許他此刻早已在別處簽好委任狀了，也許本來早請律師的，祇為不放心，想托熟人來商量商量，後來覺得沒有什麼大需要，也許是根本不大信得過這裏，因此也就不來了。

當賢每次安排香餌，而等不來魚上鉤的時候，總是沉着臉悶悶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麼消遣散悶的地方去了，心裏很難過，却又不忍攔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許多大

律師報上都常登着他們受任爲某某法律顧問，或代表某某啓事等等，心裏很羨慕，我說他們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這類書，將來也好幫着賢做訴狀呢？

但是賢說：「他們有什麼屁法律精通，祇是路道多，到處兜得轉。」於是又說：「不如先到大律師處去做個幫辦吧，祇好混熟些人頭再說。」

但是我把報上某大律師徵求幫辦的廣告指給賢看，賢興匆匆就接洽了轉來告訴我時，就把我一團熱心片刻化爲冰冷，原來所謂律師徵求幫辦也者，便是招請跑街，替他兜生意，然後照成拆帳，其他絕無薪金等項，我說：「我們自己有案件，自己不會辦，誰還替你拆帳來？」於是就把此項念頭打消了。

後來還是這位洋行經理瞧得起他，把本行中訂契約等事都同他商量，聽他說得很有條理，也就慢慢的委託他辦理幾件事，結果似乎每件都很滿意，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經驗也比較豐富起來了。不過其時我却感到另有一種痛苦，便是覺得他同人家所計議的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來牽就法律條文的，而且當然誰給你錢便須盡心竭智的替誰去卸脫已過或陷人於罪，那是對於良心頗不安的，當這般當事人去後，我便指着架上閃閃發光的銀盾說道：「你們不是保障人權，伸張正義的嗎？賢呀，我覺得你應該……」

但是賢立刻便一笑打斷我的話道：「我知道我應該幫着欠債者使其不必還債，殺人者使其不必償命，否則還要出錢請我們做律師的幹嗎？」

我默然了。

二十一 父女之愛

從此賢便一天天生意興隆起來，在沙遜大廈另外租了三間作事務所，僱了一名男僕，一名書記，後來還用了幾個幫辦。他的身材本來生得魁梧，如今更常穿起長袍黑褂來，以壯觀瞻。就是仍舊御西服時，也要揀寬大素淨的來穿，鼻上憑空架副玳瑁邊眼鏡，口啣煙斗，手持司的克。我想：這又是何苦來呢？崇賢總是崇賢，如此裝模做樣，難道要人家改變觀念，認你爲徐大律師了。但是他說他不但要別人改變觀念，而且還打算從家裏做起，於是把那個年輕不大懂事的娘姨辭去，另外我到兩個中年傭婦，一個叫朱媽，一個叫王媽，他們平日一律須穿上藍布衫黑褲，胸前懸起塊白布飯單，客人來時須殷勤小心，見着我與崇賢則口口聲聲喊奶奶少爺。

賢似乎很得意，尤其在抱起打扮得摩登洋囡囡似的新生女兒時，他心滿意足地笑了。新生的女兒名字叫做菱菱，是明華給取的，他如今已寄宿在青年會裏，不過每星期到我家來玩。我們的第二個女兒，已在廿八年春天死去，悽慘地死在童媽的家鄉。像百卉欣欣向榮中的偶然掉下來的一片落葉。童媽後來也沒面目在公婆處再混飯吃了，故事就此結束，我們把懺悔之淚一齊化做了愛的情液盡量灌輸到菱菱身上去，尤其是賢，他毫不猶疑地高高捧起了這個尚在襁褓的小女兒，給放在至情至性的精神寶座上，用深切的父愛來保護着她，給她享受，予她滿足，誰都動不得她分毫，甚至連我也在內。

我要僱奶媽，他說不許，嬰兒是吃母乳的好。朱媽本來是指定管養嬰兒的，但是他不許她觸着菱

菱小身體，除了洗尿布外，她似乎整天閒着，連凳子之類都不許她動手，洗奶粉瓶也得我自己來，我說我可要累死了。賢常常買東西來給我吃，不講滋味，只注重養料；而這些養料又都是他相信能够影響奶汁的，使它變成多而且好，然而不，於是有一天他卻怪不高興的對我說道：「怎麼你吃了這許多東西仍不會發奶？看，你自己的身體倒越來越胖了，真是個自私的媽媽！」

我不喜歡喝湯，但他偏要逼着我吃。每天他關照燒菜的王媽，一會兒說要給我燉鷄汁嘍，一會兒又要熬牛肉汁，湯中多放木耳，據說那也是發奶的，後來又有人說七星蹄好，他就親自出發到肉店去講好價錢，每天早晨送一隻來，要肥，要頂新鮮的，吃得我油膩膩地連飯也塞不下了，他見我停箸不吃時，便問：「可是這蹄子燒得不好？」我說：「不，是我自己吃不下。」他便怪不開心的向我使氣道：「我知道你是存心跟我作對，這樣不吃那樣又不要的，橫豎奶不下來祇要餓死小菱菱便了。」

有時候菱菱睡熟了，我便坐在搖籃邊，偷偷地獨自看小說。他猝然從外面進來，我見着他有些難為情，他起初也有些不自在，但繼而就搖手止住我勿動道：「你儘管看下去好了，我來拿件法衣便去的，三點鐘要出庭。」祇要你當心菱菱，其餘的事一概隨你便是了。」從此我便天天看小說，有時也買雜誌，他晚上將睡時也胡亂翻着看，祇是臉上常露出不屑之色，彷彿以為文學家都是沒出息的

人。

余白離我家最近，我常常去借小說看。麗英待我很親熱，祇不過常對我訴說她丈夫不好等事，她說他常在朋友家談得高興了，接連兩日夜不回來，也不打個電話通知，害得她憂疑不定，最後才算差人來說，叫她把他的襯衫褲及襪子等交給來人帶轉去，他還要在朋友家勾留三五天哩。「這可不是浪漫透了嗎？」她垂淚說，但我聽着却不覺得怎樣，就勸她道各人自有各人的脾氣，漸漸捉摸透了，也

就不以為怪。她說你們的生活過得很好吧？我說也沒有什麼，就把賢祇關心女兒而並不愛我的話告訴給她聽，談得興起了便把賢如何裝腔作勢的情形描述出來，誰知她却並不覺得可笑，祇說男人要賺錢是應該搭些架子的。

後來賢得知了便對我道：「你若歡喜同余先生余太太來往，就請他們到我家常來玩吧，茶飯點心要款待得客氣。你自己最好不要多出去，帶着孩子怕受風，放她在家中又恐娘姨靠不住的。」我聽他說的也是，於是每逢無聊時便邀余白夫婦來玩，他們來時還常帶別的客人來，我自己另外也去約好幾個，漸漸家中便熱鬧起來了。

賢的進款很不錯，一筆就有三千五千，他又喜歡買東西，吃的用的都滿坑滿谷。尤其是花在菱菱身上的，幾乎已近於奢侈，天天吃牛奶，水菓，鷄子，魚肝油不必說了，賢還聽信中醫的話，餵她紅棗湯，桂圓湯，胡桃茶，參鬚汁等等，因此菱菱常患便秘，賢到處給她找外國醫生，養得菱菱很嬌弱，但却伶俐可愛。此外賢又把二樓亭子間作為貯藏室，堆着整噸的煤球，十多擔米，幾聽火油，幾聽生油，其他如肥皂，火柴，洋燭，草紙等多的都是。我對於這些可不大在意，麗英瞧着却頗有羨慕之意。

余白是個天才的作家，有人請他當大學教授，他不就，請他在銀行任職，自然是更不肯去的了。他的收入就是靠賣文章，家裏雖有錢，因為母親已病故了，現在是繼母當家，他不願去拿，做父親的那裏還能關心得到？他自己又愛賭花錢，見了好的書畫唱片等要買還罷了，衣服用品又講究，出入動輒坐車，香煙不離口，電影話劇京戲都非看不可，剩下來不重要的便似乎祇有家用一項了。麗英因此很感苦痛，而且這是事實上的困難，馬虎不過去，與他說時，他便大發脾氣說是：「真的你這個女

人祇愛金錢！你難道不知道我窮，還來逼着我賺錢？要離婚便離婚好了！」說得麗英祇流淚，過後刊我家來訴說，我總是苦苦相勸。

余白待朋友倒是很好，他的講話非常風趣，理想又多，彷彿整天在做夢似的。他說我家是理想的沙龍，房子又寬敞，吃食又多，茶煙齊備，女主人又是熱心好客的。他常常把書借給我，又同我談論關於文學方面的事，鼓勵我寫作，有時還把我的作品介紹到雜誌上發表去，因此很使我感到興趣，賢也似乎並不反對。——他的心裏也許是不很喜歡的，不過他近來一味學客氣，對來賓是如此，對太太也不免如此，他的心目中彷彿祇有一個菱菱是真實的，是須全神貫注的，其他都無可無不可，隨便你們鬧去。

麗英很會打扮。她愛替自己打扮，愛替自己的女兒打扮，也愛替我們的菱菱打扮。她替菱菱縫了許多跳舞衣，織絨線衫褲，還同我一起出去選購鞋襪帽子圍涎等。菱菱本來是美麗的，後來給她這麼一打扮，更加出落得鮮花似的了，賢見着很歡喜，問是誰的主意時，我告訴了他，他默然半晌說道：「余太太真是個會管家的女子，而且也肯安本份，祇可惜余先生一味太才子氣了，經濟未免拮据些。」我聽了覺得刺耳，便說：「我可不是不安份，是本領不够呀！比不上人家，你何不去追求她呢？」賢也不再答話，祇淡然一笑置之。

他似乎有些瞧不起余白，以為他是沒有大志的，堂堂男子漢寫些詩呀小說呀可有什麼用處呢？余白也覺得他未免虛偽，天天祇知道轉財勢兩方面的念頭，沒有真本領，真見識，真學問的，現在他雖自以為得意了，可是又有什麼意思呢？

有一次我對余白夫婦說：「你們覺得賢究竟是箇怎麼樣的人呢？說他有感情吧，當然不像；說他

絕對沒有吧？他愛菱菱倒像是真的。」

余白回答道：「那有什麼稀奇？市儈都是祇知有利，其次便是親生兒女了，因為後代也是他的。至於老婆便靠不住，因此他也不肯愛；其實倒是男女之愛情是真的，父女愛若過份了，便是夫婦感情不足所發生的變態心理。」麗英向來是怕他的，到此也不禁接口道：「不管人家是變態也好，不變態也好，愛惜兒女總不是壞事。你說男女之情倒是真的，我看這話若說在你們文學家身上，恐怕也靠不住吧？」余白冷笑一聲道：「文學家也不是靠不住，恐怕要看對方之爲人，一個庸俗脂粉是決不能了解他的。」我聽見他們漸漸的又像要吵起來了，忙代麗英向他爭辯道：「一般藝術也包括文學家恐怕真是比較的不可信吧，因爲一則他們太愛自己的作品了，對於別的便少真情；二則也是他們的幻想太多，想愛而事實上不大會愛人，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說得麗英笑了，余白也不好意思反對我。

我們的菱菱一天天長大起來，她雖然吃過了人間相當貴重的食品，可是仍舊不顯得胖，賢担心了。明華有時到我家來，他也逗着菱菱玩，顯得很疼愛似的，他告訴我說孩子大了，最好多給她些粗食吃，養在暖房裏的嬌花是不行的。我把這句話對賢說了，賢在鼻子裏嗤笑一聲，說這種孩子家又懂得什麼。我心想人家也不小了，今年就要大學畢業哩；你自己也不過二十八歲罷了，何必一味世故得連一絲童心也泯滅了。況且明華原是我們的至親兼老朋友，也不應該如此不把他放在心上呀。

我很替賢可憐，他是孤獨的。隨便什麼人請他幫些忙，他總要放慮到錢；沒有錢的事他可以說決不肯幹，不過敷衍得相當好，使人家不會怪他。有時候我倒覺得他的敷衍是多餘的，不幫忙就說不幫忙好了，又何必滿口答應，隔幾日又藉故延宕，終至於推托，白白害人家多費時日，多跑腿，多被空頭的希望欺騙呢？他說這是做人的道理，不給人難堪，然而也用不着好心待人。就是對於自己父親，

我覺得他也是講面子，盡道理的地方多，好在我們家裏原是富有的，他的父親接到他的錢祇不過當作一件榮耀事罷了，又不靠此吃用，也就落得互相客氣。

整天到晚他矜持着，當事人同他講話時，他祇暗暗不在意似的應幾聲表示胸有成竹，用不着多聽。而且人家說不到幾句，他便按鈴叫書記進來吩咐別的了，使人家再也講不下去，但饒這麼着便越有人信任，把他視作神明。而回來碰見朋友也一味假笑，抱拳當胸說：「老兄請多坐一會，我出去有些小事就來。」人家就覺得他未免太甚，落得大律師貴忙大律師請便的尋他開心，他以為理所當然也不覺得什麼，我却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

祇有同菱菱在一起，他的裝設便消失了。我替菱菱把尿，他就過去蹲在地上，臉對着菱菱的腿縫說：「尿！尿快來！菱菱撒尿給爸爸吃呀！」一面說，一面嚥得嘴巴一片響，像在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惹得朱媽等都笑了。

偶而菱菱發熱了，他摸着她的額角滾燙的，便不禁忍淚低喚道：「菱菱是爸爸的心肝，不要逃去呀！」菱菱在朦朧中聽他如此說，想是以爲要到什麼地方玩去了，便嚥嚥掙扎着像要出去的樣子，他看看以爲預兆不吉利，定要給她買經鎮壓，又逼着我吃素，他自己也吃的，一切宴會都不赴，我覺得很可笑。晚上他又聽信朱媽的話，把掃帚倒豎立在床邊插上三柱香，一面誠心誠意的禱告着一面磕頭，說是求床公床婆快把菱菱的小魂靈我回來吧，我在旁瞧着又發笑又有些感動。

還有一件不近人情的，便是人家好意逗着菱菱玩，送給她一塊糖吃，他瞧見便馬上扳起臉孔來，說是菱菱不要吃這種東西，爸爸到樓上去拿別的來給你吃。說着便把她手中的糖奪下來，若已含在嘴裏了，也一定要她吐出才罷，彷彿人家給的都是髒東西一樣，這使人家當面看着頗爲難堪，但他却不

以爲意，祇是恨恨的抱過菱菱去了，菱菱哭着他喃喃哄，還說人家不好害得她哭傷精神，我很奇怪他這時的敷衍工夫到那裏去了？我相信若是將來菱菱長大了要跑出去同鄰家孩子打架，他一定會追着別人家四五歲的童兒叫罵而替他的小菱菱助威的。

菱菱睡時不可驚醒她，屋中靜悄悄的，女傭絕不敢高聲說一句話。有時候她日間睡的時間過多了，晚上便要醒來，唧唧啞啞的吵。依我說是不去理她也罷了，但是賢一定要捻開電燈，給她玩具去了，有時候更要逗她開心，自己僅穿汗背心短褲就跳下床來，滿地爬老虎給她看，還問她要不要騎在爸爸背上，由媽媽扶着，我說我是半夜三更沒有這麼好興趣，你要你便多爬一會給她瞧吧，祇是辯手辯腳別再上我的床來，這裏被頭都是新洗過的。他也不答話，後來索性與我分床睡，常把菱菱抱過去同他在一塊，拍着唱着等菱菱睡熟了，他這才自己讓到床沿邊來，生怕擠緊了她，她會不舒服。有幾次菱菱早醒來，拍拍連聲打他巴掌，他給弄醒了，覺得很有趣，連忙喊我過去告訴。

他還把菱菱的照片一張張寄給他自己的父親與我的母親，母親來信總是表示十分喜悅而且快慰的，希望我們能够好好的養她。他的父親則因爲菱菱是女孩子便沒有興趣，祇說孩子別寵壞了，金錢花得須上算，爲人總要積蓄些才好。因此賢便感激我母親而很不以自己的父親爲然。

但是菱菱不到週歲就祇好斷奶，原因是我又懷孕了，賢對於這點很不滿意，意思像怪我不該不堅拒，又說我這種女人真是碰不得，動不動就受胎，下等動物是頂容易繁殖的，難道不聽見人家說：好花不結子？我聽到後氣急攻心，幾乎暈過去，但是勉強咬牙支持着，表面上竭力不露出來。賢說過也就算了，他根本不把我當作一回事，他祇知道關懷菱菱，菱菱沒奶吃，他便急了，所以說出這番話來

。但是他究竟還需要不需要別的孩子呢？我惴惴地問過他，他搖頭說：「不要。」但繼而一付，也就改口道：「隨你便；我祇要一個菱菱够了。」

二十二 骨肉重叙

我漸漸的患起嘔吐來，倦來祇想臥，賢說：「這可是怎麼好呢？菱菱沒有人照管，我是分不開身子來的。」於是朱媽接口說：「要是老太太在這裏便好了。」這話打中賢的心坎，當晚就寫了封長信，苦勸公婆等全家搬到上海來住。

不久他們便來了，我見着微微兀自一驚！這麼一個圓胖臉廬平日常由我親手貼上小剪刀花紋去的，現在已變成瓜子形，當中是端端正正的鼻樑，顏色略帶黃黑。我拉起輪的手來問：「微微你認識我嗎？」她帶着羞赧轉過臉去，掙脫我的手，一面必恭必敬的唸道：「媽媽！」於是我也拘束起來，不好意思再同她取笑了。

婆婆穿着灰色羽紗衫子，黑印度綢的裙，樣子也像拘束得緊。我心想這是初到住不慣之故吧，但繼而又覺得或許是爲了家中僕婦太講究禮貌，老太太長老太太短的，害得她生怕失儀，給她們背地取笑鄉下人去，因此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我腹中尋思明天當替她做件玄色香雲紗長衫，下面買雙藍色繡黑花的緞鞋，鞋頭尖翹翹，鞋身是狹窄的，這樣再配上潔白精細的紗襪，也就差不多了。

公公一面捧着茶，一面頻頻咳嗽着，繼之以嘆息。他說：「這一年可真不得了呀，廿九年七月三日要塞失守，四日早晨N城便陷落了。我們在家裏緊緊閉着大門，先是飛機轟炸，不久軍隊便開過來了，我沒有看見，聽說大街有搶劫，我們嚇得不敢動。這樣在家裏一共躲了四天，又聽見人家說可以

走動了，趕緊逃到盧家堰去，可憐薇薇一路上見了檢查的兵便怪哭呢。」我默然聆着如轟故事般，N城的陷落我是在報上看見過的，祇不過母親在鄉下，似乎沒有關係，祇寫了封信去也就算了，信擺在郵局裏有半月之久，因為輪船停駛，結果不知在那裏繞了一個大灣子去的，母親來信說親友都平安，別無他話，因為恐防信要被拆。賢好像會打過一二個電報給家中，但也久久沒有回電，其後，也便聽說沒有事了。可是公公却真老了不少呀！兩鬢全白了，眼眶也凹了進去。

他說：「誰想到我已活到這麼大的年紀了，還會遇到那樣的事呀！辛辛苦苦積聚了一輩子，滿以為總可以有些東西交代給你們，誰知道，唉，幾次給搶過偷過便完了。這幾年本來是坐吃山空，如今什麼都一天貴似一天，唉，這可是完了……」

賢連忙安慰他老人家千萬別發愁，兒子雖沒用，但養活你們兩位老人家總還不至於愁怎樣吧。他的母親聽着便喜笑起來，摸着薇薇的額子說：「如今我們要把你還給你的爹媽了。」薇薇儘把頭在她的膝上磨着說不肯，婆婆待要再同她開玩笑時，瞧見公公的臉色越來越慘白了，也就忙忍住不語。

從此賢便常常陪着他們出去看京戲，逛公園，有時還請他們上酒樓吃飯，到大公司裏購買東西。每次回家的時候公公總是問：「今天花了很多錢吧？」賢笑着說：「這算什麼，不過幾百元錢。」公公暗自嘆，我聽了則頗不以爲然，心想賢何不故意說得少一些呢？後來朋友們也知道了，輪流發請帖來邀老太爺老太太吃飯，當然我也陪着去的，他們對我都很相熟，但對婆婆却有些過份客套，禮貌裝得太繁多了，這不是尊敬簡直有些近乎戲弄，她個個地吃不下幾樣菜。幸而還有薇薇在座，她是如何高興而且好奇地詢問婆婆這樣那樣的，使得婆婆還能夠因她而找到與別人敷衍幾句的材料，我替她難過，但是賢却得意洋洋地。

在家裏，我想這是樂得做人情的吧，買些好小菜給他父母吃，開賢多要錢，諒他也不好意思拒絕。但是僕人却最是勢利的，她們不知道敬老敬長，看見誰是當家人，便祇一味的向她奉承。近日來我因為身子不舒服，早晨就不免晏起些，她們明明已燒好泡飯，却不肯先送上去給老太爺老太太吃。有時候薇薇餓得緊了，吵着嚷着問她祖母要，公公一言不發的攙了她到馬路上去，買十個生煎饅頭，祖孫兩人分着吃了，這才緩緩的談笑着回來。後來我從傭婦口中得知此事，便把她們嚴厲申斥一頓，闕照以後不要等我起來才開飯，但是她們又會玩花樣，把上好白飯留燒給我與賢吃，捧上去的有時便不免攙些焦飯，有一次薇薇偶然告訴我說：「今天泡飯帶些焦，公公婆婆叫薇薇吃，薇薇不喫吃，要叫公公帶出去買生煎饅頭。」我聽着很生氣，又自背地訓斥了傭婦幾句，不過這些話公婆却從未對我講過，也不會告訴賢。

其他還有許多求好而不得的事，譬如說小菜吧，我總是每天買燒雞，葱烤肉，還有魚噉，蛋噉，樣樣都是新鮮的。但是上海的煮法與N城人不同，各種小菜都加糖，吃起來甜膩膩的，而且油味過重，他們似乎不很愛吃。N城人是喜歡吃鹹的，清口的，容易下飯的東西，如醃冬瓜噉，臭乳腐噉，這裏都不大容易買到。八月裏應該吃桂花黃魚了，魚肚皮上一抹嬌黃，魚眼睛像透明的綠寶石，N城人居處近海，捕來就吃自然是新鮮的，他們常常放鹽及料酒清蒸，也可以加蝦子醬油，但更愛清口的却放蝦瓜汁或上好鹽菜汁等，但是上海的黃魚就非紅燒不可，先在大量的生油中煎過，再放濃的醬油，加葱加糖，這樣他們老年人就嫌厚味吃不下了。好幾次都是公公在外面自己買了瓶裝香蠟之類來，等我知道第二天趕早再去買時，他們多吃也已經吃厭了。

還有一件使他們頗為不滿的，便是賢的過份寵愛菱菱。平日我買吃食來，總是一式兩份，薇薇同

菱菱是沒有差別的。賢却不是這樣了，他以為年長兒童有年長兒童吃的東西，年幼有年幼吃的，不可在質的及量的方面完全一樣。這在理論方面或許也有根據，但是在孩子及老人的心眼中却不管你這套了，有時候菱菱嚷着要搶薇薇的，賢百般哄勸不下，便說薇薇分些給小妹妹吧，薇薇不敢不依，眼睛却巴巴的望着祖母，祖母怪不忍心的說道：「賢賢不要難過吧，明天公公給你多買些來。」但有時薇薇却看中菱菱手裏的食物時，她不敢向妹妹要，祇咕嚕着嘴嚮她祖母道：「婆婆我也要那個。」公公賭氣要領她出去買了，我忙說菱菱分些給姐姐吧，菱菱當然不依，賢却說：「大些孩子應該懂道理，薇薇你自己手中有，為什麼偏要奪妹妹的？」婆婆到這時也就忍不住冷笑道：「誰奪你們的來？難道連雞一眼都不許？」我聽着很不好意思，但賢却似乎並不會注意及此。

客人到我家來，大家都祇記得有菱菱，帶來吃的或玩的東西都是準備給菱菱的。及至後來瞥見了還有一個八歲的姐姐，便說：「哎呀，大小姐，我可粗心志却有你在。喏，這小搖鼓祇配週旋的娃娃玩，我下次來時送給你個洋囡囡吧。」於是我便向他道謝，薇薇沒得着東西，謔言她是不在意的，眼看着菱菱緊緊搖着玩了，她祇低下頭，沒意思地慢步扶上樓梯。這個孩子好像太懂事了，她知道這裏不是她的家，她知道這裏的人都是並不把她重視的，她知道依依地貼纏着她的祖父母。我很疑心這種心理多少也受着公公與婆婆暗示的影響的，有時候她的衣服弄髒了一塊，不必整件洗，婆婆就自己去浴室去替她刷淨了，也不喚喊女傭。有一次菱菱吮着嬰兒時用下來的皮奶頭玩，不知怎的又給薇薇看中了，早飯後婆婆便問我道：「這奶頭究竟是什麼地方買的？我叫你公公有時也去買一個來給薇薇玩。」我說：「便把這個給薇薇吧。」她說：「不用，菱菱也要玩。」我說：「那末我去買吧。」她說：「這樣也好，錢多少給你帶去。」我當然不肯收錢，但是她一定要給，最後仍舊由薇薇拿來放

在我房裏了。

最不會體諒人的又該是女傭了，朱媽本來講定是專管菱菱的，雖然有許多事實不放心她，不許她去，但她總自以為是菱菱的保姆，處處誇說着，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有時候微微高興了要去抱着菱菱玩，同她拉手親嘴，朱媽便大聲說：「微微你再這樣，我要告訴少爺去了。少爺關照過，小孩子不可讓人家親嘴巴摸手摸腳的。」婆婆聽見了便在房門口喊：「微微快回這裏來呀！」公公捧着茶碗也走出來問什麼事，其實他是聽見的，婆婆含糊告訴他沒有什麼，他便在房門口噤咕道：「什麼少爺不少爺的？是我自己養出來的呢，還不到三十歲……真是老父也不認了，就祇疼愛一個血泡大的小丫頭！」我聽着也不敢出來解釋，想要狠狠罵傭人一頓，但是投鼠忌器，祇索以後輕輕發落幾句也罷。有時候我也帶着微微出去玩兒，而把菱菱留在家裏託婆婆看管，微微回來後，婆婆總要笑問她：「跟你媽媽出去玩兒不？」微微回答若是說好玩，婆婆便對她說：「那末你以後還是永遠跟你媽媽了吧？我同公公回N城去。」微微當然哭起來不依，她滿意了。至於留在家裏的菱菱呢？她當然照管得很小心，到我回來後就源源本本告訴我說給她吃過什麼東西，朱媽替她把過幾次尿，傍晚冷了爐會吩咐朱媽替她加穿一件背心而朱媽不聽，說是賢關照過的孩子衣服不可穿得太多，諸如此類，使我聽了覺得很抱歉不安而又不好道謝，以後祇好少出去了。而且有時候朱媽也要在我的跟前嘮叨一番，就是老太太拿自己用的手帕給菱菱擦過眼睛了，我又不好說。菱菱哭着要媽媽，老太爺說是孩子吵得真討厭。後來好容易哄得菱菱睡着了，老太太一定要關緊窗門，我說少爺關照過的孩子睡覺不必閉窗……不待她說完，我便喝住說：「老太太叫你怎樣便怎樣，誰叫你去多嘴的來？」

婆婆對於這兩個女傭很少使喚，殊不知此等下人頂不識好歹，你不使喚她，她便再也不來替你做

事情。有時候薇薇要吃什麼東西，婆婆便親自下廚房給她燒去，一次麗英同余白拌了嘴，氣沖沖跑來告訴我了，走進後門恰巧傭婦一個也不在，她瞧見婆婆在廚房，也不問她是什麼人，開口便說：「你們的奶奶在家嗎？」婆婆便忍氣說：「在樓上。」於是麗英便直衝上樓來，後門也是由婆婆替她關上的。她在我房間裏說了許多關於余白不好的話，說是情願同他離婚，我當然是勸慰的。直至她下樓時，在樓梯頭碰到薇薇，問是誰告訴我告訴她這是我大女兒，她瞧了半晌格格笑道：「臉孔倒還生得不錯，就是總不免帶些鄉下氣，那裏及得上菱菱的漂亮？怪不得你們徐律師歡喜她。」這話給婆婆聽見了，更不高興，以後我要帶薇薇出去到朋友家玩時，她便說，鄉下氣的別給人家笑話吧。我心知她說的是麗英，便也不敢同她來往了。

到了中秋後杏英也出來了，她的丈夫年來不很如意，現在暫時到外埠經商去，送她來上海暫住。賢很歡喜說：現在骨肉都團敘了。我也祇得跟着笑笑，心裏却覺得有些討厭她。她住在三樓亭子間裏，下面是客堂，二樓是公婆及薇薇的臥室，三樓是我與賢及菱菱的。也許是她嫌寂寞吧，在我們各自進房以後，她總愛躡手躡腳的一忽兒走到二樓房門外聽聽，一忽兒走到三樓的房門前來，恰巧有一天朱媽在晒台上收圍涎下來把她撞破了，她便老羞成怒，同朱媽作起對來。

她說她有一條手帕貼在浴室的窗玻璃上，隔夜便不見了，祇有朱媽清晨在那裏洗東西。朱媽聽見便叫起屈來，說是誰會見來，昨晚我祇收下塊奶奶的花綉帕。這樣她便咬定帕子是在我地方了，先是問起我，我說等我去找我看。後來我遍找沒有，便去回覆她，她扁着嘴巴冷笑道：「我知道是沒有，這塊帕子分呀昨天下午還在，大概是生了翅膀飛了。」以後她便一日三五趟的在浴室中冷笑罵，說是：「賊也沒眼睛偏揀我們窮人處偷呀，要孝敬主子拿你自己的什麼去都行，爲什麼要偷我的帕子？」

「又道：『我在這裏吃口白飯可是有人心疼死了呀，教唆着賊娘姨來偷我的手帕作抵償。』」一派胡言，說得朱媽氣急萬分，我又不許她分辯，恐怕多事，於是朱媽在第四天上便辭去了。

後來我們就用了一個陳媽。陳媽是個老實人，不會多嘴，但也不會哄孩子。有時候我同賢晚上出去看電影了，公婆便連夜替我們看管菱菱，杏英也湊熱鬧，冷笑挑撥不已，王媽聽不過常來傳給我聽。我們回來時已十一點鐘多了，客堂中還是燈火輝煌的，原來菱菱不肯睡哭吵，公婆在哄着她玩。杏英聽見我們的啟門聲便衝上前來告訴道：「幸而你們倒回來了，菱菱哭死，媽媽喊着哄，已經噁了喉嚨哩！」因此我再不敢同賢出去，倒是杏英勸着我，有時不得不陪她到處玩玩。

我的肚子漸漸大起來了，公公與婆婆計議了一番，由婆婆開口說：「你這樣東要管西要管的也太辛苦，我與你公公及杏英徽徽等四人還是自己燒飯吃罷，省得傭人忙不過來。」我再三勸阻不聽，賢祇好每月把用費送給他們自己主張去；他們不憚傭婦，婆婆與杏英兩人同到廚房裏洗菜淘米什麼都做，我瞧着心中着實難過，祇不明杏英又在說過些什麼話，不好直問，叫王媽去幫時，他們亦婉拒不讓地插手。

總於到了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切都改變了，賢不再做律師。我們一家人悶坐在家裏，公公祇是嘆氣；嘆氣過了又喝茶，茶的滋味是苦的，但是人生却更苦。半晌，他這纔緩緩的說起來道：「懷青快生產了，賢又一時沒事做，我們不好再在上海帶累你們。杏英是個嫁出的女兒，我們把她仍舊送回夫家去；徽徽也跟着我們慣了，這次還是一齊回N城去吧，但願明年養個小子，我就挺着老命出來看，祇要見他一面，便死也瞑目了。」我祇默默的低下頭去，不敢再多看他一眼——他的白髮滿頭了，眼眶更凹進去，恐怕真的在人世不久了吧？若是瞧不見孫兒怎麼行？

二十三 愛的侵略者

賢不再正式做律師，祇好辦些非訟事件，收入便銳減了。往來的人都喜歡這樣問：「你近來打算怎麼樣？」他的回答是：「失業了，準備餓死。」說過之後人家當然表示不相信，他也爲了堅定人家的這種不相信起見，不得不挖腰包表示自己家尙富裕，就勉強叫茶買酒的裝作歡容陪人飲，飲醉了便不免露出頹然的形容。也許人家早已拆穿西洋鏡了在惹笑吧，我最痛恨這般人的沒心腸，但也有時原諒他們，因爲他們自己也正在苦悶與無聊中呀。

余白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的才思是敏捷的，本來天天寫文章換錢，現在不得不擱筆了。就是已經出版的書，他也不願再印，賣完爲止。他的朋友多是藝人之類，平日本是樂於聲色犬馬的，現在更加日夜追歡起來。麗英同她吵過幾場，他便拿茶杯擡過去，還用腳把她的亂踢成傷，麗英氣苦地哭回娘家去了，口口聲聲要離婚。

余白冷笑道：「離婚是再好也沒有的事，家中錢不夠，落得省一個人吃用；祇怕你離了婚從此就找不到第二個丈夫。」麗英說：「就是沒有丈夫也勝如天天愁米愁煤還吃人打罵。」說着便到我家來告訴我同賢，賢凝視她半晌取笑道：「像你這樣的太太還怕沒有人要嗎？又美麗，又賢慧。」

她聽着立刻把臉暈紅起來，彷彿減輕了十年芳齡，於是我想那天她在城外小河裏划船遇見余白的光景，她的臉龐是圓圓的，眼珠漆黑，看起來來灼灼有光，但是轉瞬間這種光輝便失去了！沒有一

個男子能靜心細賞自己太太的明媚嬌艷，她總以爲往後的時間長得很，儘可以慢慢兒來，殊不知歡過三五年便生男育女了，等他用有慾無愛的眼光再管視她時，她已變成平凡而噁噁的，抱在懷中像一團死肉般的婦人。這時候他會厭惡她，恨她，覺得她累贅，彷彿不虐待她一下不足以洩自己被屈抑的憤怒似的；她假如含淚忍受住了，也許就能够挨到白頭偕老，像一對老伙伴似的直到最後的撒手爲止。但是她不能夠，她的回憶太明顯了，她祇記得開始戀愛時的刹那，那是一個夢，她把夢來當作現實，結果覺得被欺騙了——其實欺騙她的還是自己，而不是他，男人家事情忙，誰還有這麼好記性的牢記着八年或十年前的夢囈，永遠迷戀在夢中，一世也不睜開眼來瞧下這個紙醉金迷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男人的，祇有男人可以享受愛，愛就是促成交合同時還能夠助興的東西，男人到了中年後漸漸明白過來了，覺得它太麻煩費時，要講究享受還得另外用一種東西來代替它，這種東西便是錢，錢在男人手裏，誰能禁止他們同時大量的或先後零碎的一個個買愛！

這時候，女人的夢也應該醒了，反正遲早些總得醒的。花的嬌艷是片刻的，蝶的貪戀也不過片刻。春天來了匆匆間還要歸去，轉瞬便是烈日當空，焦灼得你够受，於是你便要度過落寞的秋，心灰意冷地，直等到嚴冬來給你結束生命。世間上沒有永遠的春天，也沒有久長的夢，夢將醒時人家偏要來給你稱讚上一陣賢慧美麗，那等於再催眠，徒然增加一番難堪，到頭來還不是事過境遷？

我的心裏微微有一些帶酸滋味，但是我覺得那是卑鄙的，也就自己抑制住了。產期業已臨近，賢天天在外面跑，我問他這麼晚才回來究竟爲了什麼事，他便拉長臉孔大嚷道：「在我吃飯！我不到處奔跑，誰拿白米來塞你們的肚子？」我聽了祇會氣苦。

家裏的存米一天天少起來了，人家不知道，以爲你們總不愁什麼吃的。賢似乎也不甚留心，而且

怕提起，每逢我偶然說起何不辭歇了陳媽，菱菱由我自己帶領，也好省一個人吃用時，他總是驟怒起來，額上青筋暴漲，捏着拳頭衝向前來對我怪吼道：「你在放些什麼屁？菱菱你會帶領，賤你凸着肚子連走都舉不動脚哩，菱菱出了亂子你拿什麼來賠還我？就拿你這條狗命給抵了，也够不上一星星！」我真奇怪這種話可是從一個讀書人嘴裏說出來的。

每晚上他飲酒。花生米啦，又燒鴨，一包包叫女傭去買了來，吃到中途高興時還喊菜，女傭纏不清楚或走得慢一些就要吃他臭罵，王媽受氣不過祇想辭職，由我千勸萬說好話才算勉強做下去了，祇是滿臉冷冰冰氣，映得全幢屋子都陰森森地。陳媽是個笨手笨脚的，賢倒反而待她好，吃酒剩下來小菜便叫陳媽將去下飯吧，吃完了早些睡，明天好領菱菱到弄口玩去。王媽賭氣在廚房噤咕，他也不理會，逕自上樓呼呼睡了。可恨的是明天上午收酒錢來時，我款步上樓對他說道：「下面酒店在收錢呢。」他沉着臉孔冷笑道：「收錢關我什麼事？酒店老闆又不是你的姘頭，叫你這樣起勁來替他討錢？」說着，他便自己拿起本曲調簿來看，口中工尺工尺工尺的，我沒奈何，祇得嚥淚下去把自己僅有的幾個積蓄錢來墊付。有時候他高興起來，也常肯把我所墊的款子還我，另外還多給些，說是給你買水果吃吧，但是大多數的時候，問他討錢時總是說：「你就替我墊一墊便會怎樣？難道怕我少你錢？」我說：「不是怕你少呀，我根本墊不出，沒有錢。」他就鼻孔冷笑一聲道：「那末我也沒有。」我說：「你沒有你就不用喝酒，不喝酒又不會渴死人的。」他砰的一聲把桌子都推翻道：「誰說不會渴死人？你不給酒我就到外面喝去。」說着怒目披上大衣逕自出去了。

從此他便不常在家裏吃飯，我們寂寞地過了年。有時候我也想籠絡他，到了初三那天在他上午將出去時見他還高興，便同他約好今晚必須回家來吃飯，我當親自替他燒幾隻可口的小菜。他笑着問：

「給我備酒嗎？」我瞧一下他的臉，也便含笑說：「少喝一些吧，多喝了會傷身子。」大家和和睦睦的分散了，他去找朋友，我去同王媽一齊買小菜。這樣上半天洗嘍切嘍忙了一大陣，下半天亂着燒，看看已是上燈時候了，他還不見回來，我心裏就有些慌，知道靠不住。菱菱饑餓先要吃了，我把各盆菜都勻出來給她，自己心想也吃一些，但總彷彿覺得他就要回來的了，不如再等五分鐘吧，這樣一再延期到九點半了，冬天的夜裏又是怪陰沉的，不吃飯更加顯得刺骨的冷，就是我再想等，女傭等也禁不住打瞌睡了，煤球的火焰祇會黯黃下去，我覺得一切希望都微弱，完了，他也許永遠不回来了。然而他畢竟還回來的。在午夜一點多鐘。他的嘴裏哼着歌，是舞場流行的爵士音樂，我聽着早惹氣。進來時扯開被頭就吻菱菱額，一陣酒氣衝過來，我不禁坐起在床上問：「你在外面喝了酒嗎？」他說：「你明明知道還問我則甚？」我不禁氣塞胸膈的數落他道：「人家早晨同你講得滿好的，叫你晚飯回到家裏來吃，我還為你親自去買小菜燒了大半天，誰知你倒在外面灌黃湯開心。」他脫了衣服一撥進被窩就朝裏睡了，嘴中還含糊說：「我灌黃湯也不干你事，你買小菜你自己去吃，我是沒福氣享受。」我的心中一陣冷，祇還懷着最後的一線希望，我便問他：「那末這買小菜的錢算是誰的呢？」他已幾乎睡熟了，聽見這話，却又回過頭來向我說道：「誰要買小菜便是誰出錢，橫豎我又不曾吃過一錢。」

我簡直氣到天亮。

次晨我清早起來，衝進廚房把所有小菜都倒在垃圾桶裏，王媽要想攔阻也來不及了。她知道定是賢給我受了氣，便一面攙我到客堂間暫坐，一面端了杯茶來，我抽噎着祇氣苦。王媽說：「這又何苦來呢，少爺近來也太不像了，不過奶奶你也得保重，早晚就要臨盆了，還淘這種閒氣。」我哭着說：

「人家男子就是一時賺不來錢也不該這樣作踐老婆呀，真是的……」王媽不待我說完，便飛出句利刃似的話來道：「我看少爺也不是爲了錢的事，像他這樣的人那裏不好想法子，奶奶你可別動氣，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我也是聽隔壁穆太太家女傭說的，穆太太有一次在大滬灘場碰着過我們少爺，他正同一個女朋友在熟絡地談着知心話，不防着穆太太瞧見他，聽說這個女朋友還是從前常常到這裏來的呢，也不知道她是誰，說是生得很漂亮的。」我聽着幾乎暈了過去。

遲緩地，怔忡地，我按着心口一步步扶上了樓梯，菱菱已睜開眼睛醒了，見着我便喊要起來。我說菱菱再多睡一會吧，天氣冷得很，賢也朦朧中喃喃說：你自己怎麼不多睡一會呢？這樣早起來又沒有什麼事。說完這句他又閉上眼睛睡了，我悽然望着他的臉，覺得將有什麼大事要發生，有些依戀，也有些恐懼。

這天他直到十一點多鐘才起來，我問他可要吃些什麼點心時，他說點心也不必吃了，今天決定不出去，下午陪你去看電影。我的心中頗有些惴惴，深恐他會問起昨夜所備小菜的話，果然他在吃午飯時對我說了：「昨晚我剛巧有些事情不能回來，累你白忙了一場，小菜錢一定還你，現在我們就叫王媽去熱菜來下酒吧。」我聽了不免心中慚愧，俱不得馬上能够貼出筆錢來重新補買小菜，但是時間已來不及了，祇得望着他撒謊道：「這菜後來是我與菱菱兩個自己吃掉了，你也不必還我錢，這時沒菜下酒，我看館子店今天也閉門了，還是叫王媽到外面去叫幾樣吧。」他聽了似乎有些失望，但也沒有別的話，便說：「既然如此也不必去叫了，就給王媽兩元錢叫她去买兩包油奈花生米來下酒吧。」我聽了便要伸手向他昨晚掛在衣架上的大衣袋裏取錢，不圖他這下子猛可變了顏色，慌張地起來按住我的手說道：「你這算什麼？兩塊錢就是暫時墊一墊也不打緊呀，怎麼亂動人家的衣袋？」我當着王媽沒

意思也就噤咕道：「便是翻翻你衣袋又算得什麼？叫我一次次學錢我可沒有這許多錢來墊，昨天小菜已經買去三十幾塊錢！」他不待我說完，便不耐煩似的打斷我的話道：「昨晚小菜可不關我事，我是一竅也不會吃到。」這時王媽便不該多嘴說一聲：「真是的，少爺你怎麼說好了的話，昨夜又不來吃飯？害得奶奶今早一氣便把小菜都倒掉了，可惜的，連菱菱都沒有吃着幾筷呢！」豈不禁圓睜眼睛，猛喝道：「原來是你把小菜統統都倒掉了？」我倒也不肯示弱，便故意裝作不經意的笑一聲道：「是我倒掉了又怎樣？錢可是我自己拿出的，倒不倒掉由得我！」說時冷不防賢劈手一記就打過來，我本能地把頭一閃，耳光正打在後頸上，嚇得菱菱直哭起來，王媽也呆了，顫抖着嘴唇不知說什麼好。我這時也顧不得大肚子不便，一頭撞入他懷裏說：「你打！你打！」一面又把最挖苦的話都罵出來，我知道男人頂恨說他不會賺錢，我就罵他自己不會賺錢還要叫老婆借酒錢小菜的，好不要臉。他說：「你的錢又是從那裏來的？還不是從我地方措了油去？」我說：「誰措你什麼油來，我是自己寫文章得來的稿費。」他說：「那末以後你就靠稿費爲生好了，別再向我要。」我說：「不問你要天下倒沒有這樣的便宜事，我偏要向你算帳，請你馬上把昨天的茶錢還給我。」於是他不肯，我偏要伸手向他大衣袋中摸，他彷彿有着虧心事似的慌張失措來拖我了，大家扭做一團，王媽不禁抖索索地直喊：「少爺，奶奶，看菱菱面上呀！奶奶你且讓後一步，當心肚子呀！」賢倒也望我肚子一瞧，又看了菱菱一眼，還自搶了大衣出門去了。

於是我哭了一會，又睡了片刻，粒米不沾唇，到了下午便覺得肚子痛起來了。這次我可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也不叫喊，祇自輕輕關照陳媽好好的照管菱菱，自己直挺挺躺在床上，心中彷彿在等死。但出乎意料外，他傍晚五點多鐘倒回來了，看我睡在床上便問：「身子沒有什麼不舒服吧？」我不禁

一陣心酸，眼淚淌個不住，他也訕訕地說：「以後決別這樣胡鬧吧，我是不知怎的，近來脾氣不好，外面也常同人家鬧架，昨夜是一個朋友請客，余白也在的，他最近說是決定到內地去了。」我聽着彷彿別有會心，淚也漸漸自己乾了，就告訴他今天有些腹痛。

他也慌了，深自悔艾，一面忙着預備生產時用的東西。晚飯時明華恰巧來看我們，他近來寄宿在朋友家裏，不做什麼事，預備有伴時到內地去。我見着他也不難為情，因為上次養第二個女兒時也是他在旁幫着的，這次他便義不容辭的替我這樣拿那樣的，夜裏請醫生也是他出去打電話，再在弄口等醫生的汽車，生怕他們找不到誤時。賢祇在床旁守候着我，恐防我胆小，白天裏相打的事情大家都忘去了，這一夜他還是十年以前的賢，明華好像是我們的一個親弟弟，我覺得幸福了。在民國三十一年正月初四午夜我養下了我的兒子元元，一個骨格很粗的胖子，秤起來足足有九磅多，眼睛烏溜溜的，落地時不即哭，給醫生拍了兩記，這才哇出聲來，聲音很宏亮。樂得賢連拍王媽陳媽的肩膀說：「勞苦你們了，我們燒好糖麵快去睡。」菱菱早已給抱到三樓去睡，賢看見糖麵捧來了就要去喊醒她來吃，我說孩子睡着還是不必喊醒她吧，明天也好吃的，賢滿面笑容望着同樣興奮的明華說道：「我早說菱菱是個有福氣的孩子呢，果然給她招來個弟弟，父親得知了不知將怎樣的高興呢。」

我想起公公近日來信說身體大壞，這次得知了該比吃十帖補藥還有效吧？也許他馬上就會出來看我們的，這樣一個白白胖胖的孫子，於是賢當夜就擬好了電報。

第二天賢不會出門去，明華也留在我家照料着。孩子的身體結實能安睡，因此也不用着怎樣忙，他們在空着無事時便逗菱菱玩，當然菱菱吃了許多好東西。

到了第三天上，忽然余白差人給我送來封信，說是他今天就要動身到內地去了，祝福我平安，並

且希望我的孩子長命百歲。他說他有許多話不能對我說，不過總之，他是不想留在上海了。我看了若有所悟的問賢道：「余白去了麗英不同去嗎？」他肯定而又故意猶豫其辭答：「恐怕不會的吧。」我說：「那末麗英獨自留在上海將怎麼樣呢？」他沉思了半晌，像是不願說却又不得不告訴我道：「他們已經於最近離婚了。」

我默默裝作睡去樣子，他問我冷嗎，我含糊說請你拿一件大衣或什麼再替我蓋在被上吧，他略躊躇也就裝作不介意的樣子把自己大衣從衣架上取下來覆在我被上了，當他離開房間時我就偷偷伸手到它的袋中摸索，在一隻皮篋子裏面我找到了那天他慌張地按住我的手不願讓我找到的東西，那是麗英的照片，她的臉龐是圓圓的，眼珠漆黑，像瞞着我灼灼發光。

二十四 都是為了孩子

從此賢又天天出去，要到半夜裏才回來，我也不再追問他，他也不再向我解釋。有時候他似乎很興奮，心想告訴我一些什麼，但是每當他提起麗英的名字時，我就把話頭轉向別處去了。祇有一次麗英寫信來向我道賀生子，我便對賢說道：「請你有便碰着麗英時給我道謝吧，關於余白的事……我希望她不要太難過。」賢陡然拉長臉孔，怪不開心似的幾乎要叱斥我道：「余白現在又與她有什麼相干？我知道你是有心……」說到這裏，他自己也覺得接不下去，就托故訕訕的走開了。

明華現在仍住在他朋友的家裏，不過天天到我家來，替我照管着菱菱，菱菱見了他便親熱地撲過去喊叔叔。有一天我悽然對他說，希望自己能爛月後能够找些事情做，問他可有什麼辦法；他似乎也懂得我的意思，祇說：「現在有什麼事情好做呢？一切讓他去罷了。」

頂奇怪的便是各個來探望我的親戚朋友，她們也都像已經知道什麼似的了，常舉眼向房間周圍一瞧，當然不見賢囉，便也不再問起，祇把說話聲音放得更柔和些勸我好好保養身子吧，這個乖乖兒子將來可是了不得的。

還有傭人，陳媽雖說是頂笨頂老實的，也知道更加疼愛菱菱，說是你媽媽將來多靠你同弟弟兩個哩。王媽歛動着嘴唇也是幾次想同我說話，被我用嚴厲的眼光禁止了，嚇得她把話又縮回去。

家裏一封封信寄了來，都是公公親筆寫的，說是他已經替元元去排過八字了，是魁降日生的，富

貴非凡，可惜未免硬了些，與母有沖剋，最好能穿過房出去找一個寄娘。我看了也祇一笑，賢彷彿真有些相信命運似的，不禁撫着他的頭嘆息，眼釘住我。我說：「公公也許到清明時天氣暖了，會出來吧？」賢點頭說：「我也相信他一定會出來的，祇不知道身體可行不行。」我的心中便另外生出種希望來。

有時候賢也常想不要多出外了，對我說：「今天陪你吃夜飯吧。」但不知怎的到了下午他又精神不寧起來，拿了本書上三樓睡午覺去，不一會又跟着拖鞋走下來，手裏仍捏着原書，彷彿祇不過翻了幾頁，默坐在我的床前儘打呵欠。明華百計想挑逗起他的興趣，他也過意不去似的勉強在同他敷衍着，我祇默默地睜大眼睛儘瞧。到了四點鐘光景，他終於熬不住了，訕訕的對我說：「出去附近找一個朋友再回來吧。」但是我早已知道他這次出去以後，不到午夜十一點多鐘是不會回來的了，後來果然證明我的猜想不錯。明華祇悶悶不樂的安慰我說：「真是男人家不得意時候都如此的，這也怪不得他；你有什么事情要做，儘管吩咐我好了。」我微微頷首，却也不道謝。

好容易挨到滿月的一天了，因爲人家都送禮，我就問賢該不該請客。賢沒精打彩的回答道：「你說怎樣？不；不過就請一次也好。」說着又出去了，沒有留下錢，連提也不會提起一句。明華知道我的脾氣，恐怕明天又要鬧，便自躊躇半刻，拿出五百元錢來交給我道：「這些請你權且用一用吧，等他給你的時候再還我好了，明天且不必向他討錢。」我紅着臉祇得暫借了下來。明天晚上請客的時候，賢最遲到，先是有人查問今天不知道麗英來不，另一個有意笑了一聲道：「她恐怕總不見得會來吧。」我聽着心裏着實難過，想你們該是在譏笑我木頭似的一些沒有知覺吧？或許以爲我大老實了沒本領，但是我真試問在一個男人變心時，任你怎樣聰明的太太可有什麼辦法？鬼也沒有用，老實也沒

有用，女人的力量祇能及於愛她的人的身上，假如那人不愛她了，眼淚徒足惹人憎厭，笑容也是使人難受的，還是趁早識相些把自己竭力隱藏在黑影裏，勿作聲息，讓他瞧不見，聽不到你爲上。

到晚上客散後麗英獨自來找我了，賢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假裝送客溜了出去，我疑心他們是講好的。她的態度很忤悞，但竭力鎮住使自己坦然，一面笑着對我說：「有孩子的女人很幸福吧？」我說：「那也要看幸福可能堅持到多久。」她說：「但是全憑你自己去努力的。」我說：「假如另有人在努力着想奪你的幸福呢？」她不禁嚇噤了半晌，說道：「那也沒有辦法，因爲人類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類真是自私自利的嗎？我偏不。從此我知道賢是靠不住的了，但是爲了維護孩子的幸福，我得忍耐，天下可沒有中途變心的母親呀！賢，元元的酒壓多深，小腿兒多胖，他現在雖祇懂得吮乳，但是我相信他將來一定會懂得世界上最深奧偉大的東西的。菱菱則是嬌小伶俐，一舉一動都逗人憐愛。就是說我的大女兒微微吧，我雖然已經有好幾月沒有見到她，但是我知道她的舉止是文靜的，讀書是聰明的，將來也是一個好女兒呀。我時時心間口，口間心的自己打量着，覺得一個女人可以不惜放棄十個丈夫，却不能放棄半個孩子，他們都應該是我的，是我的呀，我要撫育他們到長大，我要！我要！我要！

於是我把菱菱打扮得格外的俏麗，元元也是很清潔的，春天到了，我穿件淺紅薄呢的夾旗袍，外加純黑窄腰的長大衣，王媽替我抱着菱菱，我自己把元元放在孩車裏一路推着走，路旁的人們不知道還以爲我是快樂幸福的年輕母親呢，殊不知我的心裏又氣又悲哀，天天打算着如何弄些錢來買小菜，米煤則是現成的還有，不過吃完了這些後又該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我對賢說：「每月用多少錢你總得給我個固定的數目，省些不要緊，我就照着你所定的數目去分

配，但總不能憑你高興時給幾錢，不高興時便一文不給呀。」賢說：「我可沒有固定的收入，所以也不能給你固定數目，你愛怎樣便怎樣，我橫豎不大在窩裏吃飯。」我聽了便責備他不該如此不講理，假如我也像你一樣祇管自己在外面吃飽飯不管家裏是不是够用，孩子與傭婦又該怎樣了？他說：「那也祇得由他們去，你有本領你自己去管好了。老實說：就是同我討錢也該給我副好嘴臉看，開口就責問彷彿天生欠着你的，這些錢要是給了舞女嚮導，她們可不知要怎樣的奉承我呢！」我聽着當然很生氣，可是錢是頂實際的東西，生氣也得問他要。於是我便不顧羞恥的對他講了許多奉承話，他也知道我言不由衷，仍舊沒給好顏色我看，有時苦苦哀求來的三五十元錢，倒有一部份仍舊花在他身上了，大部份給孩子買東西，我自己除了每天吃二頓白飯外，其他的享受可以說一概沒有。親戚朋友們購着替我氣惱，大家都說我太老實了，爲什麼不如此如此同他交涉，不許他這樣，不許他那樣，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沒有用，第一他近來是真個變心了，你不許他，他偏要幹便怎樣？第二就交涉也不得結果，他目前在失意時候，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同他鬧他也不怕失面子。況且夫婦間事情可也決不是據理力爭得來的，情又必須出乎他本意，衆人祇能說些好意的風涼話，誰又肯真個幫助你同丈夫鬧來？至於借錢更不必說了。因此我仍舊受辱受氣的苦挨着。

有時候賢也稍有天良發現，不能完全無動於中了，他焦灼不安地結果拚命痛飲酒，一面頻頻回頭望着我與孩子們嘆息。有一次他醉了，他拉住我的手說：「青妹你要救救我呀，我做錯了一件事，如今悔也來不及了，你要救救我呀！」我不禁也莫名其妙的流下淚來，幾分替他煩惱，幾分替自己委屈，却是大部分心思替孩子擔憂。

於是他便常常在家裏晚養。我知道我的機會來了，故意裝作不經意似的說起先好後娶的婚姻都靠

不住；又說凡是離婚的女人再嫁後便不能拿出真心來愛丈夫，因為她的內心已經給以前負心的男人嚇怕了，她的再嫁也許僅是爲了負氣，爭個面子給前夫看；說的賢心裏更加活動起來了。但是我知道自己所說的話其實都是違心之論，貞操與女人真個又有什麼相干？一個靠賣淫來養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來不管是最偉大最神聖的聰明人中的一個，但是麗英畢竟是放棄女兒了，我不知道她是爲什麼，我很替她可惜；但在賢的跟前，我因爲別有作用，却不得不把這事說得特別不堪，我說：「假如一個女人人生過孩子已七八歲了，再同別的男子講起戀愛結婚來這還成什麼話？除非這個男子是不要體面的，不然在背後給人家指指點點說起她的歷史……」說到這裏，賢的臉孔便拉長了，連頰子都通紅起來。

第二天晚上，麗英果然又悄悄地跑來看我，賢仍舊不在家，她穿着一件半舊的碎花綢夾袍，形容顯得憔悴，見了我半晌開不得口，最後才毅然對我說道：「我覺得我很冒昧有句話想請問你；究竟你同你的賢還相愛不呢？」我的腹中連聲冷笑，但面子上却仍舊裝得很誠懇的答道：「我相信我們一向是相愛的。」她默然半晌，祇得老實說出來道：「你覺得他……他真的靠得住嗎？因爲他對我……他同我……別人……」我連忙截住她的話道：「我是十分相信你的，也相信他，別人的話我決不聽信，我們原是好朋友。」她無可奈何地流下淚來道：「我……一時錯了主意……已經……已經有了二個月……」

我愕然站起身來，覺得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應該結束。讀她去做賢的太太吧！我可與賢從來沒有十分快樂地相處過，從最早結婚之日算起，我們就是這樣零零碎碎的磨傷了感情。現在大家苦挨着已經過去快十年了，十年的光陰呵！就是最美麗的花架也會褪掉顏色，一層層揚上人生的塵埃，灰黯了，陳舊了，漸漸失去以前的鮮明與活力。花兒有開必有謝，惟有果子是真實的。給我帶去我的孩子吧，停會我自對賢說，我情願離婚。

可是賢却堅決地回答我道：「我不能失去菱菱呀，還有元元，還有徽徽。就是你，青妹，我也不願意同你離開。」

麗英親耳朵聽着，掩面自出去了；不久聽說她墮了胎，悄然離開上海，賢却更加酗酒發脾氣起來。我想：「麗英去了總是件好事情呀，我得忍耐着等他回心轉意。」但是他彷彿把所有的怨恨都放在我身上，以爲是爲我犧牲了一件極重要的東西，要求我賠償，要求我補足。我把一切都貢獻給他，凡是我所有的，我的能力所能够做到的，祇是不願再養孩子，他住在樓上，我住在樓下。有時候他很遲很遲的回來，我聽見他聲音，跑上去照他；有時候他全夜沒有回來，我豎起耳朵靜聽着，心裏有些悲哀，但却絕不提起詢問當；你實際上並不需要我。

他又說：「我要報復，」

「替你掛個虛名，來完成孩子們的幸福罷了。」

我又何必盡丈夫義務呢？可是完了，當晚便詳細寫了封信給公婆，說是在滬生活難過，賢又如何如何的同我作對，末了，「媳命薄如斯，生無足戀，死亦不惜，其如幼子尚在襁褓何？」信寄出後，我總希望公公會有一法，或者是逼着賢規定月費，或者就讓我帶着菱菱與元元回到N城去住。

不料過了四五天，賢便接一封公公的來信，把他訓責萬端，說是公公自己不日就要拚着老命出來與他理論，賢把信看完就一丟，叫我自己看，我不上兩段說：「哎呀，他自己可是出來不得的，老人身子……」不待說完賢就鐵青着臉孔站在我面前，鼻子哼着却没有發出聲音來，一咬牙舉起手就知道他來意了，我也筆直正對着他頭待疾風般手掌打下來，沒有閃避也不落下一滴眼淚。

，他通紅着眼睛狠狠釘住我發妻的情誼可說是完全消滅了。

他的聲音忽然低啞下來，

「我悽然攤開他的手，自把」

於是賢說下午快些打個

無論去搶去偷，決不少你一，正想說時，王媽却又送上

第二天賢要動身到N時

交給我，說是這次替

收下二百元，把其他

說是設法，其實我也

二十元不等的，我常常

這替孩子們輕輕打罵

是我雖然這麼的勤於寫，

害得我真個望眼穿了。

年 我很想到商業機關中做個小職員，他們說那必須懂日文。從此我便在晚上七點鐘後到日語補習學校練習會話去，那時候王媽已收拾好碗碟了，替我照管孩子。在這班中我遇見了一位德國留學過的女博士會禾醫師，她是生得這樣的美麗，舉止高貴，態度却慈祥到萬分。漸漸的我同她熟了，我知道她

類，我也望着他暗中切齒，兩人巴不得互相吞噬對方才痛快，夫

然拔住我的肩膀連連搖：「你怎麼不哭出來呀？或者快打還我。」

外道：「沒有什麼，請你原諒我。」

他吧，叫我另外備封信解釋。他說：「以後我給你錢就是了，

▲尋思着，心想這可不是錢的事了，我無論如何不再與你同居。說是公公病重了。

他的一封信，內容是對公公解釋安慰的；他也伸手摸出五百元用錢，現在我祇能先給你這些，橫豎我去了不久就回來的。我道：「請你多買些東西給公公吃吧，我這裏自己會設法。」

把陳媽先辭散了，日間我帶領兩個孩子。晚上寫文章，稿費千一下直寫到午夜。暑天的夜裏是悶熱的，我流着汗，一面寫文章。會從睡夢中醒來，打斷我思緒，而且等寫完快要到五更了。但不必都是勤於登的，有的選登倒還迅速，便是稿費遲遲不發，倒

的身世，她是青年與丈夫離婚的，因此特別容易同情人家，我非常了解社會的情形，我把我的結婚經過統統告訴了她，她真的非常了解；別的朋友們因爲太幸福了，不能把人家痛苦放在心上，她們有時追問了我，却把這些資料拿去添枝帶葉的當作茶餘酒後的談助。但是會禾醫生不是這樣的。

有時候我寫得疲倦了，也常發生厭世念頭；會禾醫師總是溫存地鼓勵着我，說是有孩子的女人是任何困難都不怕的，因爲天下決沒有逃避責任的母親。她似乎很喜歡我的孩子，起初我還以爲是我的孩子特別生得逗人憐愛的緣故，直至有一天我聽見她同一個焦黃臉孔拖鼻涕的女孩子在拉手殷勤詢問時，我這才明白她的慈愛天性，原來那個女孩是在繼父家中過活的，娘爲了她受過不少委屈，因此也不免憎恨她了，每遇她患病來診時，會醫師總是把藥品虧本賣給她的，因爲恐怕藥貴了，繼父就不肯允許她求醫。

一個光明的人物，能够增加無數不幸者的生活勇氣。我至今還不能忘懷那位會醫師，因爲她不僅在患難中救助過我，而且還尊敬我，使我知道向上努力的好處。我知道一個漂亮的小姐厭惡地掩着鼻子擲給爛脚乞丐一文錢，那不是激起乞丐的憤怒和報復心理，便是久而久之成習慣了，忘記羞恥，永遠曠着嗟來之食。惟有用熱心與尊敬來鼓勵不幸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幫助，她使我認識了人類最大最深的同情，我於是堅決地活下去了。

夏天過了，淒涼的秋天又一番到來。賢久久沒有信息，我幾次寄信打電報去問公公安否，他總是不給回音。我疑心，恐怕連公公都不能原諒我了吧，我像給衆人擱開在一旁般，在會禾醫師的支援下，祇苦守着一對兒女。

有一天，元元忽然發熱了，臉上隱約有紅的斑點。但是那有什麼關係呢？他仍舊能够吃奶玩耍，

我也不在意，到了那二天晚上發熱也給傳染了。那個夜裏我仍舊寫文章，燈光彷彿淡黃無力般，照得人淒涼地。兩個孩子都把嘴張着，鼻息咻咻，眼睛似乎翻起來了。我的心中一陣酸楚，心想自己辛辛苦苦所爲何來？一對兒女都患病了，也許更將同時失去，這又將是怎樣的難堪呀，於是我想到命運方面，難道是自己八字太硬了招不住孩子嗎？後來又想悔不該不早日把他們放棄了，如此不但成全麗英，而且成全麗英的胎兒，也許同時更能够使賢幸福。

想着想着天已亮了，還是出去打個電話給會禾醫師吧，有了患難的時候，我不期而然的總會想到她了。我不能忘記她是如何的接到電話便匆匆的趕來，診斷確定元元患的是痧子肺炎，菱菱則尙不至於大礙。我把他們抱着餵着足足忙了半月之久，王媽也支撐不住了，會禾醫師又給我設法介紹個老媽媽來。她的牙齒已脫光了，年老人總是重男輕女的，況且元元病的又利害，因此她祇自小心地侍候着他，日夜與我輪流偃着他睡。元元的病好了，我也不忍叫她再離去，我們就是天天一飯兩粥的咬菜根度日，幸而這兩個傭人都好，還沒有怨言。

在一個落葉蕭蕭的傍晚，我匆匆送着稿子到報館去，正走際忽然有一輛雙座三輪車從我身旁疾馳而過，上面端坐着一對男女，怪親熱的。我覺得自己心中十分的難堪，一些都是人呀，怎麼我就過不得甜蜜生活？殘餘的青春已經不多了，「他生未卜此生休」，我一路上迷迷糊糊的想着，漸漸地，脚下似乎感到輕鬆起來，前面的馬路則像往上浮，越浮越高了，天空顯得清清楚楚地，樹葉子滿空掉下來，讓人眼花，我的心祇跟着秋的夜晚晃動。我一步步踏過去，似乎要跌倒了，於是祇得忍痛僱輛黃包車，坐回家來，忽然幾聲輕咳，吐出了一口帶鹹味的鮮血——我是完了呵，但還不甘心地試着再咳幾次，口口都帶着血，把王媽老媽媽等都嚇呆了。

緊張地，顫慄地，我站在X光鏡前，倉木醫師靜悄悄地對我說道：「是肺結核呀，須打空氣針，你把嬰兒先斷奶吧！」這幾句話，雷轟電掣般直刺進我心房，我默默地聽着她的話退出去，陡然覺得對外面的世界起了無限依戀。一片法國梧桐葉子掉下來，我輕輕地把它拾起了，端詳着，造物爲什麼有生必要死呀，我不忍遽棄掉它，因爲我相信它或許還有些氣息在留戀着片刻的殘生。

回到家中，我把這話對兩個女傭說了，托她們照顧孩子，自己把被褥用具統統移到三樓去。從此再不能同元元親吻了呀，也不再替麥菱餵飯了，我悵然想着，心中祇陣陣起淒涼的感覺。夜間老媽媽給元元奶粉吃，我聽見哭聲悄然下樓來站在他們的房門口聽；是要兒來乳母的聲音呀，一種迫切需要而達不到的苦悶的發洩，賢也許同樣在苦悶着吧，我現在已什麼都不能給，什麼都沒有力量了。彈簧鎖着的門，祇隔一重板，用指彈幾下就可以開啓的；但是我的病與健康之隔呀，何日才能够取消，可以讓我自由的親近自己骨肉呢？我痴痴站立在門外，一心祇想叩門進去把他輕拍着使睡；但理智壓抑着我不得不緊緊扼住自己的手腕，我祇得硬起心腸掩耳遯跑回三樓去。

漸漸孩子們都習慣了，老媽媽領着他們姊弟兩個在天井中玩。我在三樓推窗望下來向他們招手，老媽媽指給他們看，他們也仰起圓圓的小臉來了，麥菱跳躍着歡呼「媽媽！」我祇覺得這是一種殘忍的娛樂，因爲他們不能上來，我又不能下去。親近的慾望因招手見面而挑起來了，但却又沒法滿足它的，當中阻隔着可是病菌而不是樓梯呀。

賢爲什麼還回來呢？隨便他娶羅英也好，隨便他娶別人也好，他總應該有一個太太，孩子總應該有一個負責照管的人呀？後母即使要虐待總也不過是皮肉痛苦，不比同我在一起隨時有傳染肺結核的可能，若傳染了肺病可是畢生不得了哩。

「好容易有一天，賢總於給我盼望到了。他的腕上圍着繻絲，我不由的大驚問他道：『公公現在可安好嗎？』他呆視我半晌忽然號哭道：『我再不要同你見面，也再不要同麗英見面了！你們害死我的父親，可憐他在臨終時還口口聲聲恨着我，歎息他不能照見元元長大哩！』」

我說：「我正等你回來辦理離婚手續，既然如此，今天馬上就進行吧！」他愕然聽了我半晌，冷笑道：「我早知道你這幾月中定會找到了如意郎君，不然，這些人的生活又是怎麼過的呢？」

於是我們討論着，如何辦理離婚的手續。我說大家也不必登報聲明了，走開就客客氣氣的走開，用不着請律師，祇要我個朋友來證明便了。菱菱聽見我們說着便趕緊拿塊大手帕包玩具去，老媽媽問她這可是作什麼呀？她說：「媽媽要去了，我也跟着走。」

祇有元元不知道，他還露出深深的笑臉歡躍着。願他永遠歡躍着吧，忘記世界上曾經有過這個不幸的母親，我真太對你們不住，太對你們不住了！微微我也不能再向她作別，她是早年跟着祖母的，惟願祖母健康長壽常照着地：還有死去的那個二女兒呀，我是時時向你懺悔，現在也許再不用多懺悔了，讓我到地下來找你，好好替你做些事，聊以補償前愆於萬一吧！

但是親友中誰也不肯替我們簽名做證人，生怕多事，彷彿一對夫妻無論如何在受着委屈也是應該的。有些人還責備我太忍心了，拋兒別女的事虧你做得出來，我默默更不欲說明，因為對着這種不是沒腦筋便是沒心肝的人們說了也是無益的。最後我靈機一動馬上就想到這位患難中必須想起的朋友會禾醫師，我對賢說了，我們就同到她家裏去，告訴她請她幫助，她的淚掉下來了，幾個看護小姐都哭，但是結果很爽快的答應簽了字。於是賢先退出來，她留我打枚靜脈針去，看護們顫抖着手來幫忙。針頭直刺到靜脈管外了，皮膚漲凸出來，她說：「哎呀！我真該死，忘記了自己是醫生，怎麼可以感

情衝動到如此呢？」

於是她嚴肅的替我紮好了，道過歉，拉我到沙發上坐定。她說：「現在我可以問你了，你以前有沒有愛過人呢。說真話！」我告訴她兩顆櫻桃的故事，但是那彷彿不是我的，年代長遠了，印像模糊了。她臉對着我正色說道：「那末我要忠告你一句話：假如你再碰到臨其民，你還是不能同他結婚呀——不，你同任何人都不能再結婚，直到你的肺病痊癒了爲止。」

她的臉龐是美麗的，舉止高貴，態度又是這樣的慈祥；像一個白衣天使在我的面前宣讀福音，我忽然起了宗教的虔誠，心中茫茫祇想跪在她腳下做禱告：願我的孩子們幸福，願賢幸福，願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雲烟般消散了，忘記我，讓我獨自在永恒的光輝下悄悄地替你們祝福吧。

後記

首先得聲明的，本文不是自傳，祇是自傳體的小說。

其中有許多人物是虛構，有許多故事都是憑空臆造的，但還有許多自認為是好材料的却不能收進去，原因是這故事描寫着現代，說話得避些忌諱。從十一章以下，曾經統統改寫過，這是件吃力而又不耐好的工作，但畢竟還是做了。

書中的女主角，在結婚十年中幾乎不會過合理的生活。到頭來還是離婚了，我相信她以後仍舊不會好的。生在這個世界中，女人真是悲慘，嫁人也不好，不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離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這是環境逼着她如此。

我知道一般女人所認為必須離婚的環境，第一是丈夫動手毆打，第二是而且故意作難不給她生活費用。假如祇有前者，女人還該看孩子及吃飯分上勉強忍耐，久而久之成習慣了，也就不大以為苦。假如丈夫祇不供給錢，待她的情分還不錯，則女人也可以努力謀生的，有着孩子更熱心，又何至於遠離呢？至於丈夫的愛情不專一問題，我却以為愛情本難專一，專一而永久尤其辦不到，做太太者起初得知了雖不免哭哭吵吵，但祇要丈夫能邊哄邊多給錢，也就算了。喜新嫌舊雖人之常情，有了新人之後便虐待舊人懼之唯恐不及，却未免有傷忠厚了。待愛人或太太也該如同旁人一般，不必捧之上天也不必踢之入十八層地獄，要發脾氣時不妨再替別人想想，這樣也就差不多了。

至於女人方面呢？我知道男人是不怕太太庸俗，不怕太太無聊，不怕太太會花錢，甚至於太太醜

隨些也可以忍耐，就是怕太太能幹而且較他爲強。照社會上一般的觀念，女人在男人跟前似乎應該是個弱者，至少也當裝得弱一些。甚而至於十足健康的女人對於男子也像一種侮辱，沒有一個男子肯當衆承認他的身體够不上他的太太的，因此肺病美人林黛玉倒不妨惹人愛憐，而豐容盛鬋的寶釵反而使人缺乏想像。女人不妨聰明，但却不可能幹；能幹在家事上猶自可恕，若在社會事業上也要顯其才能，便要使男子搖頭太息了。還有女人也不能有學識，因爲一般男子也是無甚學識的，他們怕太太發出來的議論遠較自己高明得多。——自然真正有學問有見識能治事的男人是不怕太太有本領的，不過這類男人也似乎不多，因此能够淺薄些便好。

武則天是能幹的，她嫁給唐太宗，本可以說是配得恰好了，可惜太宗已老，不能長久與她共處。以後到了高宗手裏，是這樣的一個不中用男人，她如何肯服貼？廬陵王更是她掌中之物不必說了。於是她做了女皇帝，在事業上的成功已登峯造極了，但是愛情上却更沒有辦法。她祇能淫亂，如張昌宗之流都是給她嫖的，當然她玩得不痛快！潘金蓮也是能幹的女人，她在做武大老婆時何等潑辣，但嫁給西門慶便服貼了，罵罵打打也不要緊，反而使自己感到有一種女性的屈辱在讓她滿足。王熙鳳有本領是人人知道的，但是賈璉及不上她，因此任憑她面容俊俏也寧願喜愛平兒，任憑她體態風騷也寧願調戲多姑娘了，這不爲別的就是因爲王熙鳳勝於賈璉而平兒與多姑娘不如之故，男人不想自己努力向上，就是頂怕女人要向上。

其他還有使得夫妻容易離婚的原因便是分床，從前的人睡的是大涼床，從結婚之日起一直同睡到老死，因此上半夜吵嘴下半夜便要好；如今夫婦則崇尚洋派，動不動分床甚至於分室睡，吵過嘴以後誰也不肯去遷就誰，尤其是女的要搭架子，於是男人便想：要同女人在一起機會多得很，誰又希罕

你發臉婆來？女的也覺得自己丈夫太不看重她了，好在年青美貌到外面去不怕沒有人賞識，漸漸的大家都懷恨記了心。

本書中男女主角其實都不是什麼大壞人，而且其實也沒有什麼必須分離的理由，然而因為現代社會環境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離婚了，於是他們便離了婚。以後男的也許會放蕩幾時，玩得厭了，另外結婚。女的也許致力於事業方面，也許很快就嫁了人，是禍是福且不去管它，總之他們都還是會活下去的。所可憐者無非是這幾個孩子，微微跟着她老弱的祖母，不知能夠過得多久？菱菱雖然拿了手帕包起玩具來說要跟媽媽去，但結果還是跟不成，留在家中讓傭人們帶管着，自然不免好好歹歹的。元元則是根本不認識母親，大起來也許會聽信爸爸的宣傳說是你娘如何如何不好，也許是祇憑幻想把媽媽看作天上神明——自然這些觀念都屬不對，不過就不對吧，可是決沒有法兒。

據一位朋友告訴我：某小學教師會出一作文題目曰：「我的家庭」，其中有一個女學生敘述得很好，說她的父母是如何相愛，家庭空氣是和暖的，生活是快樂的，教師起初還信以為實。不料後來經打聽結果，原來她的父母是離婚的，她起初跟父親住，後來因繼母虐待不過，便偷自逃出來跟母親了，再後來母親也另嫁人，繼父雖然待她甚好，但她孩子家也知道沒面子，居常快快樂樂，不大出來同別的孩子玩，更不肯讓同學們走到她家裏去了，她的功課是好得很。——原來孩子也起初望父母能永久在一起快樂幸福的。

我不能想像一對男女在簽離婚协议的刹那。將如何的想起從前身披禮服緩步入席時眾人都紛紛站起來，把紅綠紙屑一齊同他們紛丟，飄得滿堂都是，再加大的孩子們笑呀跳呀嚷：看哪！新娘來了！新郎來了！於是他們便含羞微笑着，彷彿兩人在一起已成爲宇宙中心了！——然而現在這整個的宇宙便如



1900
1000
1000

1000